

許廑父著

一四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七冊

(43)

許廩父著

四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目錄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黃秀山戕命	牌聲歷碌撫萬運籌	七册	七六一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七六八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		七七七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壘壘巡閱殃民		七八四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七九〇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吳趙慶兵	演會戲陸曹爭豔		七九九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		八〇五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八一三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開場		八二〇
第一百三十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婭失歡		八二八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八三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八三九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八四四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		八五〇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八五七
第一百三十六回	圍公府陳逆干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		八六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洲

八七一

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八七七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楊師戰敗

興大獄羅氏蒙嫌

八八四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鏖兵

八九一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八九九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九〇五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

九一四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劫

急兄仇抱憤崗被圍

九二三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九三一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

九三八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

九四六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

九五四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九六一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九六九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九七七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

九八五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與孫美瑤授首

竄豫東老洋人伏誅

九九二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

一〇〇〇

第一百五十五回
第一百五十六回
第一百五十七回
第一百五十八回
第一百五十九回
第一百六十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失廈門臧楊敗北
受賄託倒戈賣省
假紀律浙民遭劫
石青陽圍結西南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一〇一一
進仙霞萬姓哀鳴……………一〇二〇
結去思辭職安民……………一〇二八
真變化盧督下台……………一〇三七
孫中山宣言北伐……………一〇四五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一〇五六

自序

民國通俗演義，一至三集，吾友蔡子東藩所著，蔡子嗜報紙有恆性，蒐集既富，編著乃詳，益以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會文堂主人以蔡作斷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無續，乃商之於余，屬繼撰四五兩集，自民九李純自殺案始，迄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爲止，凡四十回爲一集，每集都三十萬言。余無似年來奔走軍政界，謀升斗之食，筆政久荒，俗塵滿腹，而資料之採集，又極煩苦，率爾操觚，勉以報命，甯貽笑於大方，恐取誚於狗尾。蔡子聞之，得毋哂其譎陋？民國十八年五月東越許塵父。

耳邊風，并不十分理會。他那方寸之間，兀自鬱鬱不樂的，不曉要怎樣纔好。這時，衙門中人和他家中幾位姨太太，見大帥如此煩惱，也都懷鬼胎兒似的，誰也不敢像平時般開心取樂，只弄得衙門內外，威儀嚴肅，寂靜無聲起來。豈知天人有感應之理，人的念頭，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聯合。那李純心有感觸，對人便說點厭世自殺的話頭兒，列公請想，民國以來，只有殘民自肥的軍閥，豈有因公自刎的長官，萬一真有其人，不但開民國史的新記錄，也且替各省軍政長官，保存一點顏面，管他死得值與不值，該與不該，誰還忍心批評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這到底還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純雖賢，究竟未必有此愛國愛名的熱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誑言。原來李純之死的確確，有一重祕密的黑幕在內。雖然李純因有自刎的謠傳，得了一個身後的盛名，但是大丈夫來要清去要白，像李純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還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設眼目咧。

按本書上回臨了，說李純自殺，原有許多物議，須待調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調查得有點頭緒，那些外面揣測之詞，不止一種，實在都屬無稽之談，至於真正斃命原因，仍舊逃不出上回所說「妻妾曖昧之情，齊幫辦不能無嫌」這兩句話。繼歷上回列公靜坐，且聽在下道來。

上文不是說過，李純因心中煩惱，常有厭世之談，他既如此牢騷，別人怎敢歡樂，只有齊幫辦變元，因是李純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權，在彼掌握，在情勢上，李純也不得不尊重他幾分。那時大家都在恐怖時代，有那李純身邊的親近幕僚，大夥兒對齊變元說道：「巡師憂時憂國，一片牢愁，萬一政躬有些違和，又是江蘇三千萬人的晦氣。大帥是執性之人，我們人微言輕，勸說無效，幫辦和大帥交誼最深，何不勸解一言，以廣大帥之意，不但我們衆人都感激幫辦，就是公館中幾位太太們，也要歌詠大德咧。」齊變元聽了，也自覺此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於是拍拍胸脯，大聲道：「諸公莫憂！此事全在變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歡天喜地的大帥。」當爲轉一語曰：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眼目挺足的大帥。諸位等着聽信罷！變元說了這話，欣然來見李純，李純因是變元，少不得裝點歡

容勉强和他敷衍着。變元也明知其意，却勦着李純說：「大帥多日沒有打牌，今兒大家閒着，非要請大帥賞臉，頑個八圈。」說着，又笑道：「不是變元無禮，實在是大帥昨兒發了軍餉，變元拜領了一份官俸，不曉什麼道理，這批鈔票銀元，老不聽變元指揮，非要回來侍候大帥。昨天晚上整整的鬧了一夜，累得變元通宵不會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帶了他們來，仍舊着他們伏侍大帥。大帥要不允變元的要求，變元真個要給他們鬧乏了。」却會湊些幾句話湊上了趣兒，把個李純說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變元來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悅，於是吩咐馬弁快請何參謀長朱鎮守使等人過來打牌。馬弁們巴不得一聲歡歡喜喜的分頭去請。不一時，果把參謀長何恩溥、朱鎮守使熙二人請到。說起打牌的話，二人自然贊成。這時，早有當差們將檯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純解悶，免不得牌下留情，處處地方儘讓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這位大帥哄得轉憂為喜，轉怒為歡。可見厭世是假。他們打的本是萬元一底的碼子，到了旁晚時分，李純已贏了兩底有餘，八圈打完，壁上掛鐘，噹噹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戰吃飯。飯後，李純還有餘興，便說：「我是贏家，照例只有勸你們再打的不曉大家興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湊趣。變元還笑說：「大帥已經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難道還要招點新軍麼？」李純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們怎敢違抗呢？放心罷，要是我再想擴充軍額，你們大可以拍幾個電報，彈劾我一個違令招兵的罪狀咧！」以中央命令為諷笑之資，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幾句話，說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見李純又說到國事上頭，深怕惹起他的恨處，忙着用話支吾開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這才息了舌爭，再興牌戰。這一場，大家因李純贏得夠了，不願再行讓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幾圈。李純却稍許輸了一點，他便立起身來，瞧着他的秘書張某正在寫字檯上，批什麼稿咧，便笑着招手道：「這個時候，還弄什麼筆頭兒，快來替我打幾圈罷！」張秘書只得擱筆而起，代他打牌。

李純先在一邊瞧着，後來見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覺肚子有點發痛，於是丟了牌局，獨自一人向

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愛的大姨太春風那邊去大便。從此大得方便矣。誰知他命該告終，經過三姨太秋月房間時，猛然一陣笑聲，從秋月房中出來，趁着那微風吹送，透入李純耳鼓，十分清徹明白。李純不覺大動疑心，連肚子中欲下猶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縮回腸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麼進來了。於是躡着手腳，索性走近秋月房門口，靠着門縫兒裏，向內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擁着一個男子，廝親廝熱的，正得趣咧。李純這一氣，纔是非同小可，難爲他急中有智，猛記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後門，平時總不上門的，不如繞道那門進去，看這奸夫淫婦，望那裏逃。心中如此想，兩只腳，便不知不覺的，繞到後門，輕輕一推，果然沒有門着。李純一脚跨了進去，却不料門口還蹲着一個什麼東西，黑頭頭裏，把李純絆了一下，一個狗吃屎，跌倒在地。這一來，不趕緊，把裏面一對癡男怨女，驚得直跳起來，異口同聲的喚道：「李媽，李媽！」原來李媽正是秋月派在門口望風的人，方才絆李純一交的，便是這個東西。他因望風不着，得便打個盹兒。此之謂合當有事。做夢也想不到這位李大帥，會在他打盹頭裏，跑了進來。恰巧又壓在自己身上，一時還爬不起來。比及秋月趕過來看時，才見李純和李媽，滾在一處，兀自喘吁吁地罵人。秋月驚慌之際，趕着扶起李純，李純也不打話，順手把他打了兩個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趕到前面，才見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極專的一個姓韓的韓副官。說時遲，那時快，韓副官正在拔開門門，想從前門溜去，後面李純已經趕上，大喝一聲：「混帳小子，望那……」說到這個那字，同時但聽碎的一聲，可憐堂堂一位李巡閱使，已挾了一股冤氣，并縮住未下的一團大便，奔向鬼門關上去了。滲擊成趣妙不可言。李純既死，這韓副官和秋月倆，只有預備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兒，正商着捲點細軟金珠，還要打發那望風打盹的老媽子。韓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彈，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帥，倒是秋月不忍，還想和他約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韓副官急道：「斬草不除根，日後終要受累，我們行兵打仗，殺人如草芥，一個老婆子，值得什麼，不如殺了乾淨。」勇哉此公！說着，更不容秋月說話，又是砰砰的兩鎗。這一來，才把一場滔天大禍，算闔定了。

本來李純的上房，都做在花園之內，各房相離頗遠，可巧這天又刮着大風，樹枝顫舞，樹葉紛飛，加以空中風吼，如龍吟虎嘯一般，許多聲浪併合起來，却把韓副官第一次鎗聲遮掩住了。那時候，他們大可以安安靜靜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無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繼續的發了兩鎗，這真是膽大妄爲，達於極點，湊巧給外面一個馬弁聽見了，這馬弁却是齊幫辦手下的人，此馬弁當是老齊元勳。因變元和李純交情最密，本來穿房入戶，都不避忌的，他見李純進去，久不出來，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這時花園中風雲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貼身馬弁忙取出手電筒照着，在先引路。這韓副官槍斃老媽的第二聲，却先進了馬弁的耳朵，不覺大驚住脚，回轉身對變元說道：「幫辦可聽見麼？這是鎗聲啦！」變元相距較遠，又被樹木遮住，却也隱隱聽得，似點怪響。聽了這話，忙問：「你聽清楚，這是那兒來的聲音？」馬弁引手遙指道：「那是大帥三姨太房子，鎗聲是從乎有這邊出來的。」變元聽了，也是他福至心靈，忙喝住馬弁：「不許多說，端的機警，跟我來！」又道：「一帶了暗們的，手鎗沒有啦？」馬弁回說：「帶着呢。」變元更不說話，向着秋月房，急急趨行。到了門口，就聽見裏面一陣歷碌聲，變元早聞李純幾位姨太太，只有此人不妥，却還不明白奸夫是誰，此際心中雪亮，喝命馬弁拿手鎗來。馬弁依言送上手鎗，變元吩咐他守住前門，自己握着手鎗，也從後門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躡脚而入，可笑那一對男女，正在收拾細軟，預備長行，忙得什麼似的，絕不防背後有人暗算，連着那支行凶的手鎗，也丟在李純屍身上面，並沒放好。變元眼快，一進門，就瞧見室中死着兩人，一個正是英名威望，李純封英威將軍，歛英威二字避而刻。坐鎮江南的李大帥秀山將軍，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應分，喜從何來？

且慢！作書的自己先要扳一個錯頭兒，實在那時候，齊幫辦也到了生死榮辱關頭，老實說：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這等悲喜念頭兒，只見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鎗，直指韓副官胸中，冷笑一聲說：「好大膽，做得好大事！」這一來，才把一對男女，驚得手足无措，神色張皇，兩個膝蓋兒，不知不覺地，和那張花旗產的大紅彩花地毯，

作了個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寫得如此鬧熱，趣極。不住的向變元磕起頭來。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嗚咽有聲，哀求饒命。變元見此情形，不覺心中一軟，真乎假乎低聲嘆道：「誰教你們作死？我看了你們這副情景，心裏又非常難受的。也罷，我是一個心慈臉軟的人，橫豈大家都出名叫我濫好人兒，說不得再來濫做一次好人，替你倆捐起這個木梢來罷！」二人巴不得這一句，兩顆心中一對石頭，轟的一聲，落下地去。正在磕頭道謝，只見變元又正色道：「且慢，你倆要命不難，却須聽我調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們怎麼說，你們就得怎麼說，要你們怎樣辦，就得怎樣辦，舛錯了一點，莫怪我心硬。那其間，只怕我都要給你們連累呢，那能再顧你們哪？」二人聽了，不約而同的公應一聲。變元把手鎗收了進去，喝道：「還不起來，再緩，沒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幾個頭，急忙起來。變元把前門開了，放進那個馬弁，附耳吩咐了幾句。怕老韓掉皮也。又對韓副官笑說：「拿耳朵過來！」韓副官依言，聽變元悄悄說道：「不怕有人來麼？」韓副官回說：「已經三姨太太打發出去，一時不得進來。」秋月房中安得如許時，沒人進出，著此一章，方沒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實亦必如此。變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說道：「如此，如此。」又對馬弁道：「你幫着韓副官，趕快把事情辦好，就送韓副官出去，懂得麼？」馬弁和韓副官都答應曉得。變元又指那老媽子說道：「人家問起他呢，你們怎麼回答？」韓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說大帥自盡的當兒，老媽子爲要阻止他，大帥一急，就將他先殺了，這不完啦。」變元點頭稱讚道：「怪不得人說風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遠得多呢。」比罵他還凶。韓副官聽了，不覺臉上又是一紅。變元又再三叮囑不要誤事，方才從從容容地緩步而出，仍舊回到牌場上，叫過一個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這般。」布置完備，想了想，沒有什麼事了，於是安安靜靜的，仍回原位打牌。

打到一副，驀聽得人聲鼎沸，合署喧騰，來了來了。變元心中禁不住弼弼亂跳，入情入理。其餘諸人，却都大吃一驚，入情入理。正待查問，那喧嘩之聲，已自遠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聽得明明白白，是大帥自殺的一句話兒。變元聽了，猛可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將和未和的萬子清一色，都犧牲了。絕大的牌，已經和出區區清一色，何足留戀。順手一擄，立起身

嚷道：「了不得，真個做出來也！」妙語妙筆，語是機警，筆是傳神筆。說着自己首先引導，帶着衆人趕進內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純的當差接着，回說：「大帥已經歸天，屍身在三姨太房內呢。」雙元帶着大衆，又趕向三姨太房，早見房中黑壓壓地，已站滿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職員，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姨，并一班馬弁當差丫頭老嫗，子有紛紛猜論的，有伏屍大哭的，鬧得個聲震簷壁，人滿香閨。雙元跨步上前，見了李純屍身，也禁不住一陣傷心，噙啣揮淚，那李純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張紙頭，上面寫着許多歪歪斜斜潦潦草草的字兒，哭得淚人兒似的，交與雙元手中，說道：「齊伯伯，你瞧瞧這上面說點什麼？」雙元一瞧，只見一片模糊，也沒有幾個字，可以辨識，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靜一靜兒，大帥還有遺言咧！」衆人聽了，果然鴉沒雀靜的，靜聽無譁。雙元大聲道：「大帥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這是他神經錯亂之故，如今將大意宣布一番罷。」大帥的意思，是說：「國事如此，自己身為封疆大吏，一點不能救正，現在南北相持，各走極端，中央派他做和議代表，也是一無結果，都是大帥心中久已引爲恨事的。眼前因省中公事，不蒙地方人民原諒，實在氣懣填膺，不但无心作官，更無顏處世，因此決心自殺，派雙元暫代巡閱使督軍之職。」以上是實，此下是主。一面請張祕書擬稿，向中央保舉雙元繼任。至於遺產辦法，大帥另有支配清單，除提出半數，分給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太，以半數作南開大學基金，及直隸賑災之用。「做死人家產不着。」大帥遺言，已盡於此，只有派雙元代理繼任的話，雙元委實萬分慚愧，但既蒙大帥相知之雅，委託之殷，自當以地方大局爲重，暫時擔任維持，并盼各同人大家協助辦理，莫丟了大帥身後的顏面，和殉國的苦心，才是正理。」說得如許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說話時，不但署中僚屬，陸續到齊，還有幾位鎮守使師長，如陳調元、朱春普等一班兒，也俱趕到。此外却有齊幫辦的手下軍官，都全副武裝，帶領兵士們，霎時布滿了署內署外，和上房花園等處。盡在如此這般中，據說是齊幫辦的參謀長，聞信派來，防備意外之事的。這等用兵，也可謂神速之極了。句中着眼，却說得刻薄。

當下大衆聽了齊幫辦宣布的遺囑，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領神會的，間有少數懷疑的人，見齊幫辦和幾位軍界領袖，都十分相信，他們又怎敢不信。下一致字，句中有眼。於是又請三姨太太說明經過情形，盡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太是蘇州妓院出身，嬌聲曼氣，帶泪含悲的，說是大帥進來大便，何嘗大便簡直未便。大便過後，坐在奴的牀上，忽然朝奴滴下泪來，奴是再三再四的問他，誰知大帥一味傷心，總不說話，倒把奴急的沒法安慰。奴想去報告太太哩，大帥又說不許奴去，奴還有什麼法子呢？連用幾個奴字，真有嬌聲曼氣的一種肉麻相，可謂繪聲繪影之筆。只眼睜睜瞧着大帥，大帥忽然命奴拿出紙筆，寫了這麼一大篇，奴又不認得字，知道他寫的什麼呢？奴又不敢問他，只坐在一邊悶想。如今奴想起來，奴可明白了，原來大帥爲要寫這東西，怕別的姊妹們都是讀書識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齊齊的寫呢？可不尋到奴這不識字的地方來了！衆人聽了，都點點頭，惟有齊幫辦更擺頭晃腦子的，表示讚許之意。深。

正是：

山木自寇，象齒焚身，
恫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還有什麼宣布，却聽下回分解。

李督頭腦較清於其他軍閥，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貪橫，乃慘遭橫死，死尙被誣，此有心人所爲長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國以來，曷有軍閥而得好結果者？與其害國殃民，遺臭千古，尙不若死於風流之爲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則謂同一不終，此尙差勝。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却說三姨太太秋月，又對衆人說道：「大帥寫完了字，奴又到後面解手去了。一個爲大便而死，一個以小解送終，相映

成趣。誰知道他會走這條絕路兒呢！當時奴只聽得李媽叫一聲，大帥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膽的，一聽這話，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來了，正待問哩，就聽大帥罵了一聲，蠢東西，誰要你管。同時就聽得砰的響了一聲，已經把奴唬得膽都碎了。奴可來不及蓋馬子兒，拉了褲，趣極就趕去看時，不道李媽已經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聲「阿呀」，險些把褲子都吊下地來。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奴的天哪，誰道大帥更不待慢，立刻又把槍機一扳，他！他！他就阿唷！傳神之筆奴回想起來，真個說都不敢說下去了。」說到這裏，三姨太太趕着，趕着妙偏緊了喉嚨，一個倒栽蔥，跌在李純身上，哀哀大哭起來，還說：「早曉得大帥這等很心，奴是抵拚給你打死，老早請了太太過來了，奴也不致吃這等大驚慌了。」衆人聽了，料道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於是，由齊幫辦宣布，人死不可復生。大帥身繫東南安危，我們該趕緊商量，維持後事，電告中央，派員接替，注重在此然後商量辦理喪事。此言一出，大衆一哄退出，齊到西花廳開起善後會議來。對於李純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綜計自韓副官行凶，至齊幫辦設計，衆人共聽遺囑為止，前後不過四五個鐘頭，却也辦得細密周到，無懈可擊。贊美一筆更妙列公請想這齊幫辦的手腕，可利害不利害呢？

李純死後，經全體幕僚和軍界同袍，并家屬代表，大開善後會議。到了次日，午後，便是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長以下各官，和省議會的議長議員，地方士紳，不下數百人，得了信息，陸續晉署探問，當由齊幫辦會同何參謀長，齊省長，暨家屬人等，公同發表李純遺書，并電報等，共計五件，茲爲照錄於下：

(一) 致齊省長耀琳齊幫辦雙元

純爲病魔所迫，苦不堪言，兩月以來，不能理事，貽誤良多，負疚曷極。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己恨天，徒喚奈何。一生英名，爲此病魔失盡。時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痛苦萬狀，而出於自殺者，即從遺書中屢言病覺，推想出來，其實於情理不合。尤爲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爲

誤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爲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九年十月十日。

(一) 致全國各界

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留別，十月十一日。

(二) 關於身後的希望

純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種大事，應得預先聲敘明白：(一) 代江浙兩省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蘇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 代蘇省人民，叩求齊省長，望以地方公安爲重，候新任王省長到時，再行卸職。(三) 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一職，並未受命，叩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遺誤。(四) 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雙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齊幫辦及全體軍政兩界周知。李純叩。十月十一日。

(四) 致齊幫辦及皖張督軍

新安武軍歸皖，督張文生管轄，其餉項照章逕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日恐領不及，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元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軍、蘇齊幫辦查照辦理。十月十一日。

(五) 處分家事遺囑致伊弟李桂山中將

桂山二弟手足，兄爲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紀念。茲有數言，揮淚相囑：(一) 兄爲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公，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永久

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養。(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屬弟妥為管理，郭桐軒為人忠厚，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為主持家，須有條理，尤宜簡樸，切囑切囑。兄純揮淚留別。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這幾封遺書，須要明白，李純死後，韓副官一人一手，怎麼作得出如此長篇文章？當然這都是一班有關係的大人先生，稟承齊幫辦意旨，在事後編撰出來的，這是無庸疑議的了。雪亮！再則其中還有許多說話，或和昨夜變元所說不同，或竟為變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臨時增改而成，本來難逃明眼人的洞鑒。入情入理。只有一樁，不能不替他下一個注腳，原來李純的三省巡閱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素而得，後因江西督軍陳光遠，有「甯隸鄂省，不附李純」的宣言，皖省張文生，也有反抗李純的表示，因此遲遲疑疑，未敢就職；而且也是李純滿口厭世的主要原因。現在李純既死，論資格物望和軍隊實力，除了齊幫辦，無第二人。變元當李純初死之時，就對眾宣稱：「李帥委他暫攝巡督兩篆，并有電懇中央予以實授」的說話，但這是他一時的野心，想由師長幫辦的銜頭，一躍而為督軍兼巡閱，真可謂志大言誇，而不顧利害的蠢主意。貪多嚼勿爛。

豈知李純死耗發表之後，變元雖持李純遺言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氣，却十分緊張，不但把李純遺囑置之不理，并且還想趁此機會，要求廢督，東也開會，西也集議，紛紛攘攘的，電請中央，大有不達目的不休之勢。這半天工夫，就接得許多不好的消息，齊變元志在進取，已非朝夕，自然處處周備，着着設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靈速，一邊稍有風聲，他這裏也早得了報告。這時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別注意之中，更加多派偵探，四處八方的秘密探訪，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許多報告。變元這才曉得出位之思，過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國野心家頭者。這才趕緊設法，先把遺囑中代理巡閱一事，一筆勾銷，却專從督軍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穩，然後再作進一步的

計畫，這是他心中的盤算，至於對外一方面，自己先實行代握軍篆，並為見好鄰封起見，趕緊把新安武軍的軍餉儘先借撥；同時怕同事中尚有不悅，趁着李純治喪機會，施出全付拉攏手腕，和他們聯絡得如兄弟，莫逆異常。這時江蘇共有七鎮守使，論資格也有比變元更老的，但變元新和直派聯絡，得了幫辦位置，又加了上將銜，老實說一句，分明就是一個副督軍，正死副繼，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樓臺，措置早妥，別人未必弄得過他。加以中央接到電報，已準李純遺言，復電令變元代理督軍，有此許多原因，同時變元又卑詞甘言，轉相俯就，大家也就沒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氣，尊他一聲齊督軍罷了。變元得此機會，中心訴悅，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豐，中央不肯實授，却不知中央對於此事，亦正煞費躊躇，當時為安靖地方，維持秩序起見，雖已電令變元代理督軍，同時蘇人爭請廢督，甚囂塵上，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難的，倒是一般有蘇督希望的人，好似羣犬爭骨，閔然而起。十年。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騷擾者，中央威信失墮，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張新總理雲鵬南下督蘇，仍兼三省巡閱，而以周士模組閣，無奈老靳本人，並不十分願意，此時全國軍政大權，非曹即張，總統不過伴食而已，還是雲鵬因和雙方有親戚關係，曹張都給還一點面子，他說要做，別人果然不能侵奪，他如不願，別人自更不能勉強。於是舍而求次，則有王士珍王占元吳佩孚陳光遠等，論資格以王士珍為最老，論實力以吳佩孚為最盛。占元光遠各有地盤，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穩健，不肯再居爐火，做人傀儡，所以數人之中，仍以吳佩孚一人最為有望。可巧吳佩孚此時正因奉張氣燄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開戰，直方竭全力以相撲，奉軍不過調遣偏師，遙為聲援，而所得軍實，反比直方為多，尤其使他憤恨，這還關於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難堪的，因前在保定會議，佩孚自恃資格才力，足以代表曹錕，侃侃爭論，旁若無人，張作霖幾乎為他窘住，因仿着三國演義，袁術叱關羽的樣兒，說他「人微言輕，不配多講。」佩孚心高氣傲，那裏耐得這等惡氣，總因自己的主帥曹三爺正在竭意和他交歡時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暫把一口惡氣，硬硬的嚥了下去。但是這等怨毒，深印心骨，再也無法消滅。民國以來許多

戰事，總因權利意識而起。所以直皖戰後，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戰爭的預備。此番蘇督缺出，明知齊燮元蓄志圖謀，決不肯拱手讓人，好在他十分知趣，自代理督軍令下，即暗中派人，刻意交驩曹吳，佩孚一想，彼既降心相從，也落得收他作個東南膀臂，因此索性做個好人，反替燮元竭力保薦。於是齊燮元蘇督一席，才算完全到手，而蘇省地域也從此正式隸入直派。後來北方多少風雲，每與蘇浙戰事相間而生，互有關繫，實也濫觴於此呢。如今將陸軍部呈復總統對於李純的撫卹辦法，錄在下面：

爲英威上將軍在任身故，遵令議卹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大總統令開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勳一位陸軍上將李純，奠定東南，勳勤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羣流翕洽，而於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導，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本日據齊耀琳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奄，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疚憂愧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披覽之餘，曷勝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爲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枉失長城，實爲國家痛惜。着派齊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營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着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爲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績，宣付國史立傳，並候特製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績。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用示篤念勳勞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歷辦成案，凡遇勳勤夙著，在職身故之員，均查照陸軍平時卹賞暫行簡章，分別給卹。此次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江蘇督軍李純，爲國捐軀，業經奉令給與各項卹典在案。擬請從優依卹章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按卹賞表第二號陸軍上將因公殞命例，給予一次卹金七百元，遺族年撫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

爲止，用彰盡績。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覆，伏乞 鑒核施行。謹呈。

呈文上去，當於九月二十八日奉批：

呈悉。准如所擬給卹。此令。

蘇事至此暫且擱起，先談西南方面的事情。看官們總該記得，中央因求南北統一，曾派李純爲議和總代表，雖然曠日久持，毫無成績，不過李純爲人，頗有長厚之名，對於南北兩方，都還能夠接近，有這麼一個緩衝人物，又巧處在南北之中，一般人心理上，總還覺得南北有些微可和的希望。再則南北如此久持，既非國家之福，究竟當軸方面，也覺不甚相宜。雙方面子上，儘是說的官話，暗地裏誰不願對方稍肯讓價，這注統一國家的大生意，民國十年來全做的蝕本生意。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兩方和議，儘管不成，而李純之見重於雙方，却是不可掩的事實。如今李純既死，失了和議中心，南北政府，都覺從此更難接近，未免互存可惜之意。這倒是李純死後的一種真實風光呢。

却說西南政府自兩李內變，滇桂失和，軍政府的內幕，也和北方政府一般，但具虛名，毫無實際。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雖有整頓之心，無奈權不在手，亦只有鎮日躲在大沙頭的農林試驗場中，做他命令不出府門的總裁。得了空，向一班幕僚們，發幾句牢騷話兒罷了。可憐。至於莫督方面，從廣惠鎮守使接陳炳焜的督軍，又用毫無作爲百事不知的粵海道尹張錦芳護理廣東省長，表面是軍分民治，實在省長不過是督軍一個二三等屬吏，除了用幾個祕書科長，委幾個普通縣缺之外，就是些小事情，不經督軍許可，是一點不能發生效力的。可憐。好在張錦芳本人，原係出身綠林，充當書記，因他爲人隨和，好說話，給人瞧得可憐兒的，更湊着自己運氣，由連營長而縣知事，而道尹，如今索性做了一省長官，也算得心滿意足，所謂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這兩句古書，大可移贈這位張省長咧。他既如此知足，又承莫督提拔之恩，自然唯唯諾諾，奉命惟謹。在任一年，倒也相安無事。是一個會做事

意的人。

誰知這時却有一人，磨拳擦掌的，要過一過廣東省長癮頭，這人非他，便是現任財政廳長楊永泰，字豐卿的。論廣東現時官吏，出息頂好的，自推財政廳長，因為省中正在整頓市政，開闢馬路，這市政督會辦，照例是由財政警察兩廳長兼辦的。楊永泰以一個毫無勢力的舊國會議員，因交歡莫督，得其寵信，才給他做這財政廳長，本來大可躊躇滿志，得過且過，只因永泰為人精明強幹，是個心細才大之人，覺得區區財市兩部分事情，未能展其驥足，於是竭力拉攏沈鴻英劉志陸劉達慶林虎等一班將官，求他們向莫督說項，給他實授廣東省長。也會做生，可惜運氣不好。莫督倒也無可不可，但廣西陸榮廷方面，却因永泰是有名政客，又為政學會中堅人物，這政學會在兩廣，却似安福俱樂部的在北方一般，受人指摘，為各方所不滿，所以永泰的省長夢，幾乎被老陸一言打破，幸而莫督對他感情頗佳，又代他到軍政府，請出岑春煊，替他講話。同時張錦芳也知永泰志在必成，自己萬萬不是對手，倒也乖乖的，自請退職，仍回粵海道原任。是一個會做生意的人。至此永泰的省長，才算做成功了。却不曉因此累及陸莫兩方，大傷情感，連到桂派內部，都發生裂痕起來。他們決裂原因，雖不專為此事，要以此事為原因之最大者，這也是無庸諱言的事情呢。

誰知楊永泰才大命窮，就職不到幾月，廣東省內又發生一樁大戰事，原來粵人特性，好動惡靜，喜新厭故，論這八個兒字，未嘗不是粵人爭雄商業，操持海上霸權的大原因。然施之政治，則往往弄得騷擾反覆，大局振動。可_{以作買賣營生，不能作官場生意。}結果，還是粵人自己吃虧，_{粵人之自殺政策。}所以光復以還，粵省的戰事最多，幾乎每易一次長官，便有一次戰亂。長官年年調換，戰事也年年都有，總算莫榮新做得最長，地方上也勉勉強強的，安靜了幾年。論榮新本人，委實算得一個廉潔自愛，惜民護商的好長官，可惜所用非人，利用他的忠厚，欺侮他的無識，種種劣蹟，書不勝書。榮新自己樸誠儉約，除了每月應支官俸之外，確實一文也沒有妄取。然而他的部屬，竟有發財至

幾千幾百萬的，這要從我們旁觀的說來。自然這批部下，對不住榮新，榮新又對不住廣東人，管他本人道德怎高，究竟又算得什麼兒哩。公論這等地方，都是無形中造成粵桂惡感的主因。因為這批人什九是桂派人物，廣東人反只站在一邊，眼瞪瞪的受他們侵蝕欺凌，一句也不敢聲說，本來都是叫人難受的事情啊。總計榮新督粵五年，論維持地方，保護商業，其功固不可沒，而縱容部曲橫行不法，其罪也自難追。公論再講作官這樁營生，幹的好是他分內事，弄得不好，可就對不起地方人民，而地方人民，也未必因其功而原其罪，於是探本窮源都說以外省人治本省，人人存一個樂得作惡之心，政事焉有不壞，為長治久安之計，非得粵人治粵決乎不能收效。這等情態，差不多粵人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榮新手下一班蝦兵蟹將，兀自尊欲妄為，一點不肯斂迹，於是粵人治粵之聲浪，漸騰於社會，同時桂派防制粵人的手段，也越弄越嚴，雙方交惡，達於極度。於是桂之戰，乃一發不可遏止。桂人之自殺政策這時粵人之較有實力者，在省中是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警察廳長魏邦平，在外面的，只有一個援閩總司令陳炯明，三人原無深交，只因桂派氣餒，嘖嘖逼人，大有一網打盡之勢，於是利害關係，自然而然的互相結合。陳炯明雖遠在漳州，既得二人聲援，消息靈通，膽氣十倍，且知滇桂分裂於前，桂派內鬨於後，粵人治粵，聲浪又一天高似一天，認為時不可失，遂於九年六月中，毅然決然，利用真正粵軍的牌號，回師攻粵。此公本善投機正是：

袁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粵桂如輔車，相攻何太急。

欲知戰事真相如何，却待下回分解。

西南政府，以護法興師，宣言獨立，組織之始，非不正大堂皇，有聲有色，曾幾何時，而政府改組，真心為國之中山先生，竟被排擠以去，又繼而滇桂失和，軍府分離，更數月而桂系內部，亦告分裂，卒之李魏內變，陳師反戈，護法無功，徒苦百姓，不亦大可以已哉。蓋天下事，惟以真正血忱，輔以熱心毅力，百折不回，始有成功之望。若稍存私利，競奪事權，徒襲美名，不察實際，與北方軍閥之侈談統一，提倡和平，有何分別，是故有皖直之交戰於北，便有桂粵之互鬨於南，有安福之專欲橫行，便有政學之操縱。

不法，是真一邱之貉。無庸軒輊其間。所可惜者，一個護法救國大題目，竟被此輩做得一場糊塗，不堪寓目耳。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

却說陳炯明，字競存，廣東梅縣人也。前清時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國以來，以秀才而掌大兵，握軍篆，聲勢赫奕，焜耀一時者，北有吳子玉，南則陳競存，所以有南北兩個怪秀才之稱。原是一對好貨。這炯明在民國初元，也曾做過廣東都督，後來便給人驅逐下台，至莫榮新作粵督，他的參謀長郭椿森和炯明頗有交情，湊巧此時，又發生一件警衛軍的交涉，廣東原有八十營警衛軍，自朱慶瀾氏做省長時候，編制成立，向歸省長統轄，直至陳炳焜督粵，以武力收爲己有，因此粵人嘖有煩言，說是桂派收佔全粵兵權之表示。及莫督繼任，不願爲己甚之舉，原擬將警衛軍設法改組，以平粵人之憤，正躊躇間，忽得間諜報稱，福建李厚基受中央密命，安福喉使將聯絡浙軍童保暄、潘國綱、陳肇英等，大舉攻粵，榮新得此消息，正擬派兵防禦，郭椿森便乘機替炯明進言，說他是「粵軍前輩，素有治軍之名，又且熟於閩粵交界情勢，不如派他做援閩總司令，乘李厚基未及發動之時，趕速進兵，既以貫徹護法事業，亦先發制人之計也。至炯明軍隊，本已散淨，現正有警衛軍不易處置的問題，索性就撥二十營歸他節制，又可以間執粵人之口，此正一舉三得之事，請督軍切勿猶疑，趕快辦理爲妙。」榮新聽他言之有理，又經椿森力保，炯明忠忱無他，於是決計委他爲援閩總司令。

公文待發，又發生一個小小趣聞：原因炯明爲人，才幹有餘，心術難恃，伏下背主叛黨事。而且高自期許，不肯屈居人下。在先，因蟄處省中，無事可爲，一切皆願遷就，比及閩事發生，榮新答應應用他，他又爲得步進步之計，要求榮新改用聘書，勿下委令。榮新胸无城府，任人頗專，對於這等地方，却視爲細務末節，但願他肯效力，樂得給他一個

面子。却有幕府中人再三堅持，非下委不可。他們的理由是說：「一用聘書，彼此便成敵體，不但有乖督軍統一軍權之旨，且恐將來不能指揮炯明，自是正理分明犧牲二十營兵士反在一省之內，自樹一個大敵，督軍千萬莫上他這大當。」榮新聽了這話，恍然大悟，從此也疑炯明野心太甚，不肯十分信用。等他出發之後，便密令潮梅鎮守使劉志陸、惠州綏靖督辦劉達慶等，須要暗中防備着他，勿得大意等話。那劉志陸是莫督義子，從前跟隨榮新出生入死，久共患難，倒也算得一個健將。近因安富尊榮，日久翫生，不免近於驕惰，得了這個密令，那裏放在心中，還說：「陳某敗軍之將，有甚能為，督軍也太膽小了。」麟兵豈有不敗之理，桂系之敗，劉爲罪魁，宜哉。

一言甫畢，忽又接得督軍急電，因瓊州龍濟光大舉內犯，林虎和他交戰，先勝後敗，所以調志陸軍隊前去助剿。這龍濟光却是一個狠貨，前年屠龍之役，所有桂粵兩軍，都曾吃他的大虧，後來雖被桂軍全力壓迫，將他趕到瓊州，究竟還不能消弭他的勢力。此時得了北方補助軍械，預備破釜沈舟的幹他一下，來勢甚凶，却也未可輕視。志陸正擬出發，又得省電，後防空虛，適陳炯明軍隊尚在半途，經過潮梅，即暫令填防。志陸接得此電，心中却大不願意，抵足恨恨道：「這又是郭椿森栽培陳炯明的妙計，他們想得我潮梅地盤，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因即復電反對，甚有不許炯明軍隊過境之意。榮新已中了郭椿森之言，養虎自傷，莫氏大策。回電申飭志陸。志陸沒法，只得和幕府商量，留下若干勁旅，牽制炯明，而自率大軍出發，會合林虎、沈鴻英之軍，三方兜剿。濟光果然不支，潰敗而逃。誰知這時廣東事情越鬧越凶，大有五花八門，離奇變幻之觀。當劉林在西部二次屠龍之際，正陳炯明在東部與閩浙軍相持之日，炯明部下雖都是粵軍，只因榮新心懷疑忌，所有良好器械，都靳而不予，兼之統率方新，指揮不便，剛到潮梅，恰逢閩軍臧致平和浙軍陳肇英會師來犯，炯明與戰於漳泉之間，三遇三北，抵抗不住，節節後退。潮梅大爲震動，不是炯明無能，却是桂運未絕。又幸屠龍已了，劉志陸振旅還師，適植臧陳不睦，肇英不戰而退，志陸新勝之兵，銳氣正盛，把臧軍驅逐出境，炯明自然無顏留駐潮梅，便以追臧援閩爲名，進住漳州，而對於莫劉兩方和

桂派的感情，也從此日趨惡劣。只因毛羽未豐，暫行蟄伏，一面簡蒐軍實，積屯糧草，購買兵火，擴張軍額，以爲後日之圖。有此遠圖，也自不凡。這都是民國七八年間的事情。著者因陳炯明是一個重要脚色，將來對於國民革命軍，尙有多少糾葛情事，所以不憚煩瑣，將他的前事，補述一番，以見此公人品不端，心術欠正，所以後來叛困孫大元帥，冒天下之不韙，爲全國之罪人，端非偶然之事啊。閑言少說。

再講陳炯明在滄數年，蓄銳養精，志不在小。至民國九年夏秋之交，得了李福林魏邦平報告，知道桂派內部離心，將驕卒情，粵人受侮多年，渴思自治，於是認爲大好機會。確是好機會。順着人民心理，揭發粵人治粵的商標，返戈內向，出兵之始，會有他的部下，向著名的一個星家卜了一卦，卦象如何？小子因非內行，不及記憶，但知他的批語有「在內者勝」四字。迷信不足憑，但這四個字，實聰明之至。人人都道：「桂派蟠踞粵省，五羊城內，幾成桂人私產，這個人字，分明指桂派而言。況且多寡懸殊，強弱不敵，以常理言：「炯明此舉，未免過於冒失，深恐一敗塗地，必致退步爲難哩。」這等議論，傳入炯明耳中，炯明大怒，指爲反間造謠，定要嚴行查究，倒晦氣了那位星卜大家，得知消息，連夜捲捲行囊，逃到香港去了。炯明便出了一張告示，說明桂派橫暴情形，和自己出師宗旨，勸喻人民，勿得輕信謠言，一面親督隊伍，帶同手下健將，洪兆麟、許崇智，并參謀長鄧鏗等，兼程出發，一面派人進省，約會李魏，待至相當時機，大家一齊動手，互爲應援。

也是桂派氣數合盡，消息傳到省城，莫榮新不過痛罵郭椿森，介紹匪人。悔之何及？其時椿森因一樁事情，觸怒了陸榮廷，一道手諭，着莫榮新立即驅斥。榮新爲顧全他顏面計，派他赴滬充議和代表，已經去得長久，儘你榮新痛罵，橫豎於他无干了。此公始終受不知人之害。至於軍界中人，早把陳炯明不放在眼內，一班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在東西兩堤，徵妓飲博，歡天喜地的，任情胡鬧。如此荒唐，便無陳氏也必敗亡。那劉志陸原在東堤，討了一位姨太，寓居香港，此時又看中了東堤長安寨裏一個寮口婆子，（蘇人所謂娘姨大姊之類）叫做老四的，一個要娶，一個要嫁，

溫得膠膝一般，分拆不開。（溫者粵語言要好，猶蘇人所謂恩相好也。）軍署中人原有一個俱樂部，設在東堤探花酒樓一間大廳，志陸每到省城，也是天天前去，說是俱樂部，其實這班人辦公時間，還不及在俱樂部的時間更多。弄到後來，大家都以賭博冶游爲重，公務爲輕，卽有重要公事，往往不在署中辦理，反都趕到這個俱樂部中會議起來。如此荒唐不亡何待？榮新因省內宴安，地方平靜，也不去責備他們。此公實在做夢。

當炯明發難之前，炯明部下統領李炳榮，因小事被陳炯明當衆斥責，懷恨在心，此時他却先得知了炯明陰謀，便和參謀譚道南商議。道南勸道：「老陳雖然很惡，究竟兵力有限，況且他既疑忌我們，卽使打了勝仗，得了廣東，我們也是沾不着光的，不如乘此機會，和老莫聯絡聯絡。」炳榮甚以爲然，卽派遣南晉省，深夜到軍署，求見參謀長傅吉士。吉士因事情緊急，連夜趕至東堤，和各軍首領相見。這時劉志陸正和老四擁在一處談心，吉士走近身去，笑道：「偉軍如此寫意，可知陳競存耽耽虎視，伺機待發，聽說有卽日出兵的消息呢？我倒還有心思，溫你老契麼？還是快快回去，守你老家去罷！」偉軍是志陸的字，志陸聽了，呼的笑了一聲道：「吉士兄！真是書生之見，陳競存也有腦子，也有思想，好好的漳州皇帝不做，倒要來潮梅送死，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吉士笑道：「話雖如此，你也別太得意了！」說着，把李炳榮派人告變的話，訴說了。又道：「儘你兵強馬壯，勝過競存，究竟事先隄防，是不得有錯的。」自是正論。志陸冷笑道：「理他的胡說呢！我們的軍隊，見過多少戰陣，還會上陳競存的當麼？」吉士未答，却有省署的政務廳長夏香孫，緩緩踱了過來，聽他們說到這裏，便點頭插嘴道：「劉鎮守使是豪氣勝人，傅參謀長是臨事謹慎，二公之言，俱有道理。若說競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詐陰鷲，精明強幹。」陳氏確評聽說他在軍中，每日裏和兵士們同甘共苦，躬親庶務，一天到晚，耳朵邊插着一枝鉛筆，好似工人頭兒，監督工程一般，跋來報往的，川流不息。這等精神，果然爲常人所難能，這種做派，又豈志小識隘的人，所能幾及？况他手下，還有……」自是正論，其如劉氏不悟何？說到這個「有」字，志陸已大不耐煩，抱着老四臉，假臉兒的，開了一個香，口中說

道：「他們只是不經嚇，一聽陳炯明造反，就怕得那麼鬼樣兒，我們還是樂我們的，不要去理他們。」說着，立起身，拉着老四，說聲打茶圍去，頭也不回的走了。隨後一批老舉，也都闐然一聲，紛紛各散，倒把傅夏倆說得大沒意思，大家嘆息了一回，各自走開，究竟也有明白人。各尋各的快樂去了。

誰知這天過後，不好的消息，一天天追逼上來。劉志陸手下第一位健將卓貴廷，曾在屠龍攻臧兩役，立過戰績，此時已升副司令官，率着部下三營健兒，鎮紮汕頭，事前也在省城大嫖大賭的盡興兒頭，他是一個武人，原不曉什麼叫做溫存憐愛，什麼叫做惜玉憐香，他要便不頑，頑起來，非要頑得個流血漂杵，嬌啼宛轉，說得上俗點，就是梳攏妓女，再村點，就是替姑娘們開寶。不是奇癖是歡心。他這踰上來，因是新升顯職，更其意氣飛揚，興緻百倍，呼朋引侶的，鬧了幾夜，覺得都不盡興，非要找一個琵琶仔（即蘇之小先生）來梳攏一下，總之不得過癮。他這意思，一經表示，就有那批不長進的東西，替他東找西覓，探寶也似的探著了一個絕色的姑娘，這人名叫愛玉兒，今年剛十四歲，年紀雖小，資格却是老練，凡是平康中應酬客人，灌米湯，砍條斧，種種專門之學，却已全副精工。他本是蘇州人，他娘小二嫂子和天香樓老板四姑要好，所以帶了愛玉在天香落籍。小二嫂自己也是中年時代，徐娘半老，丰韻頗佳，他的營業方法，是用愛玉出條子，把客人拉了來，自己放出手段，和他下水，却把愛玉防護得非常嚴密，立意要揀一個有勢有財，能穀化個一萬八千的，才許問愛玉的津，也是他花運高照，不上幾時，就給他認識了這位卓副司令，一見垂青，千金不吝，竟由幾位皮條朋友的撮合，輕轉易易的，把愛玉一生的貞操換了許多蘇州閭門外面的產業，小二嫂果然可賀，愛玉未免可憐。越語卻說得人毛骨一聳。却不知更可憐的，還有那位副司令官卓貴廷先生，他自梳攏愛玉之後，早不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流連溫柔，樂而忘返，甚至把愛玉母女帶到先施公司的東亞旅館，開了幾個房間，閉戶談情，不問外事。此之謂該死。不但軍政大計，置之不理，就連平日賭博徵逐之交，以至最近拉馬說親的大冰先生們，也不曉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等頑法，原是卓貴廷的老脾氣兒，凡是他的心

愛的人，一經上手，就得頑個淋漓盡致，毫無顧義，方才一揮手兒，說聲滾你媽的蛋罷。那時候就想問他要多一個銅錢，也是萬不可得的事情。從此一別，爾東我西，再見之時，也不過點頭一笑，若說情殷故劍，回念舊情，重溫一回好夢，那也是斷乎沒有的事。真是獸欲。

據聞他在潮汕時候，曾有一個姑娘，蒙他愛賞，居然朝夕不離的處有月餘之久。這在他的嫖史中，已算是特別的新紀錄了。一時外面的揣測，以為這姑娘大有升任卓姨太太的希望，甚至有許多求差謀缺，經手詞訟的人，不走別路，都去找這姑娘。此皆上文所謂沒出息者也。姑娘藉此聲勢，居然於短時期內，也攪了千把塊錢，比及一月之後，卓貴廷忽然翻轉臉皮，下起逐客令來。姑娘怎曉他的性情，還當他是頑笑咧，少不得嬌嬌滴滴地，灌了許多米

湯，豈知這等聲音，平時貴廷所奉為仙音法曲的，此時即覺變成鴉叫狼鳴，甚至見了那付溫柔宛轉的媚態，也覺萬分討人厭惡，因他嘮叨不了，禁不住無明火起，舉起皮鞋腳兒，向他小肚子下，猛不防的踢了一下，踢得那姑娘一陣疼痛，昏暈在地。貴廷愈加有氣，拔出手鎗就打，幸而有人勸止，方才悻悻而去，連客棧中一應房飯雜用都沒有開銷，可憐那姑娘除得了他一千塊錢梳櫛之費外，竟是一文也沒有拿到，還要替他開銷一個多月的賬目，還要進醫院去養傷，仔細算來，除了好處不着外，還賠出幾百塊錢的醫費，白白賠了一個身體，陪了他一個多月，這也算得他十足的晦氣了。誰教你不識相。如今這愛玉姑娘，却真有眼光，有見識，他已認定貴廷這人是靠不住的，趁他歡喜時候，陸續敲了他幾千塊錢，除了孝敬小二嫂外，餘下的，託一個要好客人，存莊生息。過不多時，竟和小二嫂提起贖身問題來，小二嫂無可如何，只好准他。這愛玉不過一個小孩子家，竟有這等手段，這等知識，至今天香怡紅各妓院中，談起愛玉兩字，還沒有一個不嘖嘖佩服咧。這是後話。

再說貴廷迷戀愛玉之時，正劉志陸賞識老四之日，正副司令一對有情人。也正是陳炯明夜襲潮汕之時，兩位正副司令，同在省城，享着溫柔之福，做夢也想不到這位久被輕視的陳炯明，竟如飛將軍從天而下的大幹起來幾

天中告急之電，雪片般飛來，才把一位風流儒雅的劉鎮守使，急得走頭無路，四處八方的，找尋卓副司令，好容易給他從愛玉被窩中尋了出來，大家一陣埋怨，可已無濟於事。卓貴廷戀愛愛玉之心，實在未曾滅殺，熱火頭裏，硬生生將他們拆開，倒也鼻涕眼淚，千叮萬囑的，應有盡有。妙極，趣極。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此情此景，却有七八分相像。劉志陸立在一邊，想到自己和老四情形，不免心中有感，瞧着他倆這等難舍難分情狀，妙極，趣極。又怕誤了大事，急得只是頓足。好容易再把貴廷拉出旅館，拖上火車，一拉一拉，想見匆忙着急情狀。星馳電掣的趕到前方，那陳炯明大隊人馬，已如潮水般湧進汕頭。卓貴廷匆匆趕到，急急調度，已經來不及了。給洪兆麟指揮隊伍包圍起來，那消一個時辰，全部人馬，潰不成軍，繳械的繳械，逃走的逃走，傷的傷，死的死。卓貴廷本人中了一粒流彈，也就帶着一段愛玉未了之情，悠悠忽忽地，飄向閻羅殿上去了。趣而刺。

信息傳到省城，有感嘆他的忠勇的，有責他貽誤戎機的，更有認識愛玉的人，作爲一種滑稽論調。說女子的下身，原有一種特殊形態，男子們碰到了他，就會傾家蕩產，身死名裂的。奇談，却有這等俗語。愛玉的下體，頗似屬於此類。卓司令却做了一個開天闢地的客人，無怪要性命丟脫，骸骨無存了。這等議論，諛而近虐，有識者不值一笑。迷信者奉爲圭臬。大凡這等事情最易傳說開去，於是一唱百和，街談巷議，當作一件正經新聞，不上幾天，東堤一帶，已是人人皆曉，個個盡知。每逢愛玉出來，人人要和他嘻嘻地笑個不止，急得愛玉紅了臉兒，大罵殺千刀，路倒屍，幸而不久桂派失敗，粵軍進城，省河大亂，人心惶惶，不但沒有治游之人，就是兩堤鶯燕，也都站腳不住，紛紛攜裝，繫伴避地港滬。這愛玉業已自由，便不高興再回省城，索性北上到青島去了。後來還有許多北方健兒，關東大漢，顛倒在他的燕脂掌上，石榴裙下，因以造成多少有趣的民國趣史，那是後話。先提一句兒，作爲文章的伏筆。正是：

大將風流，姑娘恩義。可憐汕海冤魂，還在天香夢裏。
欲知潮汕失後，桂派情形如何，却待下回再講。

凡事皆有定數，數之所定，人力難回。以桂軍之橫暴，能削盡粵人兵權，而獨留一陰險狡詐，不忠不義之陳炯明，且助以兵資以餉，因以養成尾大不掉之局，卒之覆亡於炯明之手，桂系不仁，應得此報，然以此而幾陷中山先生於危險之域，則又非讖者所能預料。當引史公語曰：「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纍纍巡閱殃民

却說粵桂戰起，劉志陸逗留省垣，卓貴廷身死潮汕，不上幾天工夫，潮梅全部已入陳炯明掌握之中，雖說炯明善於用兵，蓄謀有素，不難一戰勝人，但劉志陸素有儒將之名，兩次屠龍戰績昭著，其才能勢力，又豈不能於事先下手為強，殲滅一個勢孤力弱的陳炯明？總因他恃勝而驕，把陳炯明不放在眼內，以致坐失時機，養癰貽患。及至炯明舉兵相向，猶復委情風月，貽誤戎機，終至粵軍勢熾，貴廷敗亡，而全省精華要害的潮梅地盤，竟這般輕輕易易的拱手讓入，這也是很可歎惋的。於是李魏內應，全省動搖，桂派勢力一蹶不振，從此西南方面，又另換一副局面。軍閥時代，起仆興替，無是非功罪可言，吾人演述至此，亦惟歸諸運數而已。概乎言之。

潮梅既失，省中大震，榮新以下各軍事長官，相顧瞠目，始知陳炯明果非易與，追悔從前不該聽郭椿林之言，資寇以兵，釀成今日局面。痛憤之下，少不得調兵派將，分道防堵。其一林虎馬濟，由惠州出，三多祝，取海陸豐為右翼；其二沈鴻英李根源，由惠州過河源，分紫金老隆兩道，會攻潮州。看官莫講這等調度，表面上似乎沒甚道理，不知榮新對此，也正煞費一番苦心。民國以來，軍事長官，升得愈高，便愈難做人，往往如此。原來莫督在粵數年，地方感情，雖尚融洽，而廣西陸榮廷，因他事事專主，目無長官，心中著實不快。因馬濟年少英俊，派他到粵辦理兵工廠，其實想叫他乘機代莫，榮新自顧年老，又不肯負老陸提挈之恩，現既意見參差，倒也情願及時下野，但對於馬濟繼任，却極端

反對他的心目中，只有他親家沈鴻英，最爲相宜。而沈鴻英又爲陸氏所深惡，馬沈相持，互不爲下。其餘諸將，只有林虎李根源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這番用兵，將林李二人分助沈馬，免得沈馬兩到了前方，忽生火併。真是苦心作用，究亦何益。這是他們歷史上的關係，趁暇替他們補記一言，以見桂派內訌之劇烈，與失敗之原由。

諸軍出發之後，左翼沈李兩方已得河源，便擬分道進攻。陳炯明連吃敗仗，大爲驚惶，於是遣書省中李福林魏邦平，動以利害，責以約言。他倆因粵人勢力太孤，久懷疑忌，免死狐悲，應作此想。此屆炯明一敗，桂人排粵之心，更甚。莫督雖無野心，部下諸將功高望重，而無可位置，那時他倆的地位，便有點岌岌可危了。二人儘作此想，一面道聽戰況，比及接到炯明來信，邦平便去找福林商議辦法。福林道：「桂軍內訌日甚，老頭子無法調融，失敗是意中之事，但恐競存不能久持，一旦潰散，各軍還師省城，你我兵力有限，如何支撐呢？」邦平道：「我也這般想，要做就立刻動手，否則終始效忠，聽人支配。老頭子心術純正，或者未必更動你我。不說別的，單講此番我問他要求幾艘兵艦，他竟一口答應，完全派歸節制。雖有申葆藩再三勸止，說魏某一得兵船，馬上就會獨立，而老頭子竟不爲動，可見他信我甚深。」袖筆靈便。講到這等交誼，我們就要獨立，也不能委屈老頭子呢。福林冷笑道：「老莫原算好人，那批莫有先生，久已嫉視我們，豈能長久相安？況且我的觀測，此番事平之後，老莫本人，或且未必能毅久於其位。何況你我依我之見，趁各軍外出，省防空虛，更妙的省河兵艦，在你掌中，海軍老林是向來不管閑眼的，只要我去對他一說，請他嚴守中立，那時老莫無兵可調，無船可用，競存攻於前，我們截於後，不怕那批莫有派不束手就擒。古人道得好：『無毒不丈夫。』」又道：「先下手爲強。」莫有派宰制粵省，罪惡貫盈，我們都是本省人，不將自己計就替本省人立點功績，亦是應當的。語雖很毒，亦是實情。何必因老頭子一點小仁小義，誤却全粵大事呢。原來廣西人說話，沒字讀音如莫，莫有者，沒有也。廣東人深恨桂人，把莫有派三字，代表桂派，又特製一個有字，即將有字中間，缺其兩點，作爲莫有二字。有派者，卽莫有派也。這原是一種輕薄之意，後來大家傳說，竟把這個有字成爲廣東

一種特別字兒。當下邦平想了一想，點頭道：「這話不錯，人不害虎，虎大傷人，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家拚着幹一下子罷。」議妥之後，大家便分頭進行。

那時外面傳說紛紛，督署中也有了些風聲。參謀長傅吉士，省長楊永泰，財政廳長龔政，和桂派幾個紳士，都請求榮新注意。榮新雖亦漸有覺悟，奈省防空虛，兵艦又被邦平騙去，即使曉得他們的祕密，一時也無從防備。因循循的，又是數天。至陰歷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李魏布置已完，宣告獨立。省中人心大亂，秩序也整頓不起。李福林又用飛機向督省兩署，丟擲炸彈，把督署門前炸了一個大地穴，又借中秋送禮為名，派人擔禮分送督軍省長軍府三機關，却把炸機做在籬子上，蓋兒一揭，立刻爆發。幸而軍府稽查最嚴，進門之際，就被侍衛檢查，當時炸死一個衛隊長。督省兩署，聞警戒嚴，却還沒有闖禍。因之人心愈加恐慌。莫督却非常鎮定，因前方迭得勝利，專候林馬沈回師相援。李魏兵力有限，未必遂敢相倡。誰知桂派氣數合終沒興事，一齊都來，正當省城吃緊之時，那虎門要塞司令邱渭南，又被炯明等運動，倒戈相向。海軍方面，也被福林勾結，宣言不預內爭，這等影響，却比李魏獨立，關係尤大。同時湖南方面，譚延闓又派陳嘉佑、李明揚，攻夔、韶、關、兵、至、碎石，沈鴻英在前方聞信，以本人大本營所在，斷乎不肯放棄，便也不管什麼是非利害，立刻調動隊伍，星夜退回，趕到韶、關去了。將領可以自由行動，大事安得不壞。鴻英既退，李根源為保存自己實力計，也只得逐步退下。於是林虎、馬濟，也不願再戰，分道各退。所有奪回各地，仍被陳炯明得去。炯明又得李魏電報，桂軍危險情形，及內訌狀況，一時軍心大振，節節進逼，勢如破竹。這邊退下的兵，因主將失和，互爭意氣，再也不問自己部下的紀律，沿途劫掠奸淫，無所不為，劫奪既多，便把軍器拋棄，槍械子彈，遺棄滿道。有的發了財，四處逃散，這原是中國舊式軍隊的常態，能進不能退的一退之後，立即潰散，再也不成軍，大概皆然，倒也不怪桂軍。說破舊式軍隊通病，其實還是主將不真之故。不過桂軍經此一役，精華損失殆盡，數年來蓄養擴充的實力，幾於根本剝滅，就中華國運說，這等軍閥惡勢，刻得一分是一分，未嘗不是前途的曙光，若在桂

系自身着想，只怕事後回思，也不免懊恨當時互爭意氣不顧大局的失策呢。

再說各軍退回之後，莫榮新只急得搓手頓足，連說糟了糟了，萬不料沈馬二人，誤事至此，我七十衰翁，行將就木，還有什麼希戀？只是這班人正在英年，將來失了這個地盤，看他們飄浮到什麼地方去！參謀長傅吉士在旁勸道：「事已如此，督軍儘抱怨人，也是無用。現在各軍齊集省垣，李印泉部屬最稱善戰，此次退下來時，紀律頗好，軍實無缺，可以調他守觀音山大本營，其餘各軍，速請林馬二公整理編配，同心作戰，危局尚可挽回，也未可定。」榮新搖頭道：「這等人還講得明白麼？我看大勢已去，我在粵五年，以民國官吏比較起來，不可謂不久，既無德政及民，何苦糜爛地方，不如早早讓賢，請競存麗堂等快來維持秩序罷！」此老輩竟尙有天良。說時，軍府總裁岑春煊也緩步進來，榮新因把退讓之意說了，春煊生性強項，還打算背城一戰，經不得榮新退志已決，又苦勸春煊道：「老帥春秋已高，正好和榮新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何苦再替這班不自愛的蠢奴作牛馬傀儡呢？」春煊原無實力，見榮新如此堅決，只得點頭道：「既如此，我却還有一言，我們組織軍府，本以護法號召，法雖未復，最初和我們作對的皖派，現已推倒，上次李秀山提出和議，我本有心遷就，不料秀山一死，和議停頓，遷延至今，誤事不少。如今既要下野，不可不有一個交代，我想拍電中央，說明下野之意，請中央派員接事，一面將軍府文卷印信，賚送北京，你看如何？」一齣大戲，如此終場，可謂滑稽。榮新知道春煊意思，不過爲敷衍面子起見，自然點頭樂從，一切照辦。於是春煊先回上海，榮新也派人和魏李接洽妥當，由北江出韶關，繞道江西，也到上海作他的寓公生涯。

據聞榮新到滬以後，在麥根路租了一幢小洋樓，安頓家屬，日常生活之費，還得仰仗一班舊部接濟。後來魏邦平打廣西時，部下誤燒莫氏桂平老屋，邦平心下大爲抱歉，除申飭部下之外，還匯了五千塊錢給榮新，賠償他的損失。榮新得了這筆款項，好似出賣了一所房子，倒也藉以維持了幾年用度。從來督軍下場要算此公最窮，却也可憐。

也因有此一節，所以榮新的名譽，還比普通擁財害民的軍閥差勝一籌，這倒也是一時的公論呢。

榮新既退，炯明入省，以廢督爲名，自任省長，又恐自己威望尚低，未能制服全省，對付北方，於是派員來滬，歡迎國民黨總理孫先生回粵，組織大元帥府，稍事休養，再行對桂用兵，驅除陸譚。這時炯明部下，回想出兵時，星家之言，他那「在內者勝」的「內」字，原指粵人而言，粵爲本省，正合內字之義，但怪當時大家總沒想到，事雖近於迷信，却也真覺可怪咧。這事且暫按下。

如今作者筆鋒兒，又要指向北方去也。這時正當九十年間，北方軍閥，正在競爭權利的時候，乃忽然有李純的自刎，已覺駭人聽聞，不期相去數月，又有陝西督軍閻相文的自殺，尤爲出人意外。可謂無獨有偶先是陝督陳樹藩爲安福部下健將，皖系既倒，奉直代興，樹藩亦經政府命令褫職，而以閻相文繼任。相文自知實力不逮，樹藩深恐被樹藩擋駕，拜命之下，且喜且悲。經政府一再催促，只得帶了部下幾營人馬，前往接事。到了西安，樹藩果不受命，厲兵秣馬，出城迎敵。樹藩在陝數年，勢力深固，加之衆寡不侔，勞逸互異，相文如何能支持接連打了幾仗，損失甚多，只得電請政府，速派勁旅，前去救援。政府亦因樹藩不除，終爲西鄙大患，於是調遣大兵助戰。相持許久，樹藩力怯遁去，相文欣欣得意的，進了省城。可見他的自殺，決非爲國爲民接了督篆，自己也搬進督署居住，不料時過半月，

忽然又發生督軍自殺的奇聞。這天上午，部下將校，齊集督署議事，相文平日頗有勤政之名，這天正是會議之期，大家等他出來主席，等了多時，不見出來，衆人都覺奇怪。問着裏邊聽差的，都道：「督軍不曉爲甚，今天這般沈睡，尚未起身，我們又不敢去驚動他，怎麼好呢？」衆人只得再耐心等着，直到日色過午，裏邊却不備飯，衆人都覺饑餓難當，有那脾氣強悍的，早等得光火起來，喊那相文的馬弁，厲聲責問。馬弁只得進去，請相文時，喊了幾聲，兀自聲息全無，情知有異。撩起帳子一瞧，不覺嚇得目瞪口呆，直聲大喊道：「督軍完了！」一語未畢，相文的家屬人等，一起趕入，大家向相文一看，只見他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撫他的身體，已是冰冷。再一細看，脅下有鮮血潺潺流出，旁邊還放着一枝手鎗，再觀傷處，竟是一個小小的槍洞，才知他是受槍而死，但還不知他被害之故。大家哭着，把

他血漬揩淨，這才瞧見衣角兒上，露出一角紙頭，抽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余本武人，以救國爲職志，不以權利榮懷抱。此次奉命入陝，因陳督頑強抗命，戰禍頓起，殺傷甚多，疚心曷極。且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身縮一省軍府，自愧無能補救，不如一死以謝天下。相文絕筆。

衆人見了，才知閻督早蓄自殺之志，却還追究不出他所以自殺的原因。因相文並非淡泊之人，此番新膺榮命，意氣自豪，正丈夫得意之秋，何以忽萌厭世之心？即據他遺囑看來，其中說話，也和他的行事多相矛盾。即使臨時發生爲難情事，似也不致自殺地步。所以他的自殺，比之李純，更屬令人費解。實奇怪。據著者所聞，內中却也含有曖昧性質，因相文有一愛妾，不曉和相文的什麼親人，有了不正行爲，相文一時氣憤，出此下策。又想同是一死，何妨說得光明一點，於是又弄出這張遺囑，藉以遮羞顏而掩耳目。也有人說：「這張遺囑並非相文親作，也和李純一般，出於旁人代筆的。」以在下愚見，不管他遺囑的真假，總之他肯爲廉恥而自殊，究不失爲負氣之人。在此廉恥道喪的時代，這等人，又豈易多得嗎？請而刻。

相文既死，中央命馮師長玉祥代理督軍任務，玉祥爲直系健將，較之相文闊茸，相去何霄壤？這一來，不消說，直系勢力，更要擴張得多。同時虎踞洛陽的吳子玉，却又得了兩湖地盤，更有馳騁中原，澄清四海的奢願。原來王占元本一無賴之徒，在鄂七年，除督督閻錫山外，要算他在位最久的了。從來說官久必富，何況王占元是專驚侵剝，不憚民怨的人，積聚之厚，更屬不可數計。我真不解他們要許多錢作什麼用？非但鄂省人民恨之切骨，甚至他所倚爲長城的部屬將校，以至全體士兵，也都積欠軍餉，怨聲載道。占元耳目甚長，信息很靈，也知自己犯了衆怒，恐怕中央加罪，那時部下既不用命，紳商羣起而攻，不但勢位難保，還恐多年體面，剝削淨盡。再四思維，只有聯絡實力領袖，互爲聲援。既令軍民側目，又怕政府見罪，論眼前勢力最大者，關外莫如張，北方惟有曹，爲利便之計，聯張又不交曹，好在天津會議，正在開幕，曹張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憚修阻，親自到津，加入議團。對張則暗送秋波，

對曹尤密切勾結。足見大才佩服佩服。又見曹錕部下惟吳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靈魂，於是對於子玉尤格外巴結，竭意逢迎。此番却上當了。三人之中，惟吳子玉眼光最遠，識見最高，況平日聽得人說王督如何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遠圖，未得根據武漢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懾東西，本來暗暗盤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吳王兩方，萬無聯結之可能。偏這占元昏天黑地，還當他是好朋友，用盡方法，和他拉攏。吳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臉，見曹張二人，都受他牢籠，自己也落得假作癡呆，佯示親善。這一來，把個王占元喜歡得無可不可，於是放大了膽子，跟着曹張一同入京。天天向總統和財部兩處聒噪，逼討欠餉六百萬。他這用意，一是爲錢，一則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種先發制人之計。果不其然，政府給他逼得無法可施，只得勉強強挖肉補瘡的，籌給三百萬元。占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慢歡喜，未卜是禍是福哩。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窮。人生不知足，得隴又望蜀。飯蔬食飲水，藥亦在其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莊子有言，山木自寇，旁火自煎，象有齒以焚其身，多積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積貲千萬而不饜，甚至死於財，敗於利者，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鑒前車，人責其貪，我則深嘆其拙矣。本回以莫始以王終，同爲失敗之軍閥，一則尙能得人原諒，一則全國欲殺得人原者，雖仇敵且爲之扶助，至全國欲殺，則雖擁厚財，亦正不知命在何時耳。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却說王占元威偪政府，得了欠餉三百萬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貪鄙之徒，得此鉅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連等處外國銀行，只拿出少數部分，攤給各軍。自取滅亡。俗語說得好：『黑烏珠瞧見白銀子，』沒有不被吸引

的，占元只圖自身發財，却不曉得軍人衣食問題，比他發財更覺緊要，況且各軍欠餉已久，生活維艱，今聞王督代索軍餉，已得三百萬元，雖然不能清還，究也可以暫維生計，當他未出京時，便已紛紛傳說，嗷嗷待哺，都道督軍回來，我輩就有生路了。豈知占元只顧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體官軍的公憤。自取滅亡武昌、宜昌兩處軍隊，首先譁變，焚燒劫掠，無所不爲。可憐鄂省商民，年來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經叫苦連天，今又遭此浩劫，正個有冤難訴，有口難分，事後雖經占元派隊剿平，然而兩處商人損失不下數千百萬，却向誰人索償？人民至此，實也忍難再忍，於是聯合各界，公電中央，要求懲辦王督。

中央見占元鬧得太不像樣，當派蔣作賓南下，調查兵變真相。作賓人頗正直，一到武昌，查得占元種種不法情狀，心中大怒，見占元時，少不得勸戒幾句。不料占元自恃有曹張兩方聲援，竟敢反唇相稽。作賓也不和他多說，因尚有他事赴湘，會到湘督趙恆惕，談起王占元禍鄂虐民情事，因勸恆惕出兵聲討。恆惕先談兵力不足，作賓正色道：「明公英名蓋世，仁義爲懷，湘鄂壤地相接，救災卹鄰，古人所許，何乃自餒？若是，況且王氏罪惡貫盈，普天同憤，南北政府，均欲剪除，明公果有志救民，作賓不敏，必爲公游說各方，共同援助，明公還怕什麼？」恆惕正猶豫間，湊巧王占元因湖北省長問題，又與鄂人大起衝突，於是旅京旅湘鄂同鄉，爲救護桑梓起見，分向南北政府，請願驅王，原來恆惕本心，未嘗不欲收鄂省於掌握，所以遲疑審慎者，却因南方內變，粵桂相持，此時莫榮新已退出廣東，陳炯明又進兵廣西，並且利用桂派將官沈鴻英、黃克昭等，倒戈逐陸。桂事關係較輕，如此帶出頗巧。陸與趙有違言，戰而勝，必進規湘南，恆惕若攻占元，豈非雙方受敵，所以不敢發兵。這時却得粵軍平桂，陸氏遁逃的消息，對南之念既紓，而部下將士，多屬鄂籍，痛恨王占元專橫不法，一力慫恿恆惕，乘機出兵，既得義聲，又享實利。的是好生意。正千載一時之機會等語，恆惕如何不動，因即派撥一二兩師和一八兩混成旅精兵，以宋鶴庚爲援鄂總司令，魯滌平爲援鄂副司令，並飭財政廳長楊丙籌集軍餉，并兼兵站總監。各軍分道進攻，第一由岳陽臨湘向鄂之蒲圻進攻。

是爲正面軍，以鄂軍團爲先鋒隊，夏斗寅爲先鋒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爲右路，以第一混成旅葉開鑫爲指揮。第三，從澧縣進攻公安，松滋爲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長唐榮陽爲指揮。分派停當，浩浩蕩蕩，齊向鄂南進迫。

王占元得報，大怒道：「趙炎午，恆惕字。」

恆惕字。

安敢無禮！我誓必剿滅了他。」因他三路進取，也分三道抵禦。派孫傳芳爲前敵總司令，兼中路司令，劉躍龍、王都慶爲左右路司令，劉王二人本在前方，當催孫傳芳攜帶山野重砲，并機關槍隊及工程電信救護各隊，乘火車出發，至羊樓司指揮作戰。一面分電各方，說明趙恆惕起釁情形，請求援助。果然奉張直曹和各省同盟，均有電來，尤於相當時機，助兵助餉。直曹除囑洛陽吳子玉速派蕭耀南一師南下，加入作戰外，吳氏并大慷其慨的，發電討湘，并有親自到鄂督師之表示。占元得報大喜，却慢開心。除趕發急電道謝外，並在署內西花廳爲吳氏預備行轅。占元恃此強援，膽氣愈豪，連催各路主將返守爲攻，大有滅此朝食之勢。却慢拿穩。

不料趙恆惕本是宿將，部下宋魯夏等將官，也素負勇敢之名，况出師救鄂，名正言順，一路而來，商農各界，皆箠食壺漿，慰勞軍隊，因此氣勢也自百倍。吳民商之軍閥聽者。至七月二十九日，開始向鄂軍攻擊，在羊樓司地方，與孫傳芳軍奮戰半天，那孫傳芳也是一員名將，從前王占元攻白狼時候，傳芳尙作營長，曾率所部，一日夜長跑二百餘里，破白狼數千之衆，出王占元於重圍，從此爲占元所信任，累加拔擢，今復委以方面專任，傳芳感激圖報，與夏斗寅之兵，死力相持。卒以後方布置未完，應援不至，退敗數里，守住羊樓峒隘口。湘軍那肯相舍，努力追趕，至羊樓峒相近，幸傳芳先命埋着兩個地雷，轟死湘兵數百，夏斗寅才不敢追，暫且紮營相持。

過了一天，斗寅率敢死隊百人，再行衝鋒，與鄂軍相見於趙李橋。傳芳因昨日之敗，憤怒不可遏止，親率大兵，拚命搏戰。不料南風大作，塵土飛揚，傳芳所恃的砲隊，竟失其效用。此之謂天奪其魄。湘軍乘勢猛攻，鄂軍又敗退十餘里，湘軍佔住趙李橋，兩方連日相持，互有勝負，但湘軍素稱悍悍，捷奔善走，往往鄂軍大隊到來，即四處奔散。鄂軍正欲安營，他們又四遠會集，多方擾亂，又善於晚間劫營，鄂軍大受其累。占元聞報，便欲調回傳芳，親自督師，經

衆人力勸而止。一面却紛電各省，催促援兵，一面電令傅芳死守弗退，也不必進攻，候各處援軍到齊，再行進取。這邊趙恆惕也慮曠日持久，對方援軍大集，勝負難定，因亦遣使入蜀，運動劉湘，由鄂西進兵，攻取宜昌，劉湘也知直軍得利，必將擾及川中，便出兵兩師，派胡濟舟，顏得慶分道入鄂，聲明此次出兵，專爲驅王援鄂，絕無權利思想，以博鄂人的同情。

王占元正因連失要隘，心中發毛，聞川省助湘，愈加恐懼，只得屢電吳氏求助。昏塊這時蕭耀南駐紮劉家廟，占元又親去求他出兵，耀南本奉上命援王，此時却按兵不動，雖經占元再三求告，又允他支給軍餉十七萬餘，并在漢廠補助快槍三千桿。請他發點橫財耀南勉強敷衍，調度部屬，分批裝輪，出發至鮎魚套地方，忽又逗留不進。其意可知於是各處援鄂之軍，如靳雲鶚、趙傑等，皆不肯先發，互相觀望。那邊湘軍又節節進迫，取蒲圻，攻咸甯，聲勢非常浩大，那蒲圻是武岳線最後的險要去處，從此直至省城，並無可守之地。王占元見救兵難恃，敵氛日惡，才把滅此朝食的气餒，推了下去。好笑難爲他知機如神，還要恭維他一句，刻甚先把家眷并全部宦囊，專輪下駛，離了這個是非之地，又把司令部中預備發餉的現款五百餘萬，託由省城票號秘密匯往山東館陶老家。這等作爲，可也算他調度有方，應付得宜，不媿專閫之才了。還要恭維他一句，刻甚措置既妥，才預備本人下臺，作富家翁地步，於是連致中央兩電，一係辭職讓賢，第二電，尙作剖辨之語，大略道：

蕭總司令按兵不動，靳旅不受調遣，業經電陳在案。前線鄂軍因援軍不肯前進，紛紛向後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孫傳芳、劉躍龍、宋大霽所部，困守十晝夜，無法再行維持。占元保境有責，回天乏術，請查照前電，任命蕭耀南爲湖北督軍，或可挽回危局。蕭總司令桑梓關懷，當有轉移辦法也。

電中語氣，明窺曹吳隱衷，說透耀南私衷，了了數言，既卸本人之責，又諉罪於別人，言中有物，話裏有話，下臺文字，如此婉曲冠冕，却也不可多得咧。這却是真恭維此電到京，靳總理商同曹錕意旨，連下三道命令，一免王占元。

本兼各職，一任蕭耀南爲湖北督軍，一特任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至此吳氏計劃完全成功，原來上面許多事情，全是此公計劃，一語點破。聲色不露，而得兩湖地盤。王占元一番心機，徒然爲人作嫁，人說這等地方，可說人才的高下賢愚，在下却說民國以來，鷄虫得失，蝸角爭持，鬧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要其旨歸，大概不過爾爾，雖一律作如是觀，可也。確論。閑言休講。

再說湖北新舊兩任，一個是掩袖出門，搭輪遁滬，再無顏面逗留，一方是走馬履新，意氣豪放。

東院筆歐西院吳。

當由吳氏親自提出條件，派員與趙恆惕磋商息兵。本來湘中出兵，以援鄂民驅王督爲名，今王督下野，吳氏又與省會商量，通電各省及中央，實行制憲，預備鄂人自治。又託蔣作賓向湘方調停，戰事似可暫告結束。無奈民國軍人作戰目的，原爲權利，今湘軍血戰多時，各大將領，无功可得，无利可圖，便要就此歇手，他們各人的良心上，也覺對不住本身。此之謂良心。於是宋鶴庚首先表示，對於吳氏條件，概不容納，餘人兵力有限，却不能不受其節制。和議既裂，戰禍重開，吳氏究竟不比占元无能，立刻通令部屬，限一星期內，克復岳州，自己復親至前方指揮，却把後方維持之責，付諸新督蕭耀南。這時吳氏親統之軍，有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等三師，皆久經戰陣，素負勇名的精兵，吳氏爲一鼓殲敵之計，統令開赴前線，一部在金口方面，一部扼住官埠橋，雙方於八月十七日，同下總攻。擊令湘軍雖稱善戰，但一邊却係生力軍，器械服裝，均非湘軍可比。同時又有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前來助吳，直取岳州，兼爲陸軍掩護。一時吳軍聲勢大盛，趙恆惕原與吳氏交好，至此自知不敵，只得派人前來議和。因條件不能相容，吳氏一口拒絕，督師猛戰。所有交界之處，如中伙舖新堤嘉魚簾州等要害地點，均入吳軍之手，但南軍尚死守簾州，不肯退讓。吳氏因從某參謀之計，晝夜派工程隊，將簾州北面橫堤掘開，一時江水橫溢，湘軍溺死者不計其數，輜重糧草及一應軍需，盡皆漂入江水。兩岸無辜居民，正在睡夢中，忽然遭此大劫，淹死於不明不白中者，更屬不可勝數。這一役，就叫吳佩孚水灌新堤，湘省人民從此痛恨吳氏，可恨將前此捍衛湘南，主持公道的感

情，完全抹倒。可惜將來吳氏戰史上，少不得添上這一段水淹三軍的殘酷紀錄。可歎吳氏常慕關岳爲人，又嘗自比雲長，雲長因水淹曹軍，後人譏其殘忍，後來被擒孫吳，身首異處。現在吳子玉却不暇學他好處，先將壞事學會，究竟自己結局，未必勝於關羽，若照迷信家說來，豈非和美髯公一樣的受了報應麼？這等腐敗之談，頑固之論，作者自負文明，原不肯援爲定論，所以煩絮不休的，也因深惜吳氏一世令名，半生戎馬，值此國勢岌危，外患交迫的時代，有多少安內攘外的大事業，不好做，何苦要學那班不長進沒出息的軍閥樣兒，儘作些內爭自殺的勾當，到頭來一事無成，只落得受人唾罵，何苦來呢？這是廢話，不必多講。

再說吳氏利用水神之力，連得勝仗，只待把汀泗橋和咸甯兩處得到，便可直薄岳城，正在計劃頭裏，忽見外面送進一信，原來是梁任公來勸他息兵安民的。此公久不出場，他的文章詞令，又爲一代崇拜，而此書所言，却與在下希望憐惜吳氏之微意相同。不過他的文章做得太好，比在下說得更爲透闡明白，在下認爲有流傳不朽的價值，不敢憚煩，趕緊將他錄在下面，給讀者作史事觀也好，作文章讀也好，橫豎是在下一番好意罷了。信內說道：子玉將軍麾下竊聞照乘之珠，以暗投入，鮮不遭按劍相視者。以鄙人之與執事，夙無一面之雅，而執事於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則鄙人固不宜於執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於言，則進言之先，有當鄭重聲明者數事：其一吾於執事絕無所求；其二吾於南軍絕無關係；其三吾對於任何方面，任何性質之政潮，絕不願參與活動。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書於執事者，徒以執事此旬日間之舉措，最少亦當與十年內國家治亂之運有關，係最少亦當與千數百萬人生命財產安危有關係。吾既此時生此國，義不容默然而息，抑爲社會愛惜人才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如執事者，凡國人皆宜盡責善忠告之義，吾因此兩動機，乃掬其血誠草致此書，惟執事察焉！此書到時，計雄師已抵鄂矣。執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窺，而道路藉藉，或謂執事者將循政府之意，而從事於武力解決，鄙人據執事既往言論行事以下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爾爾者，則不得不深

爲執事惜，且深爲國家前途痛也。自執事撻伐安福，迅奏膚功，而所謂現政府者，遂託庇以迄於今日，執事之意，豈不以爲大局自茲粗定，將以福國利民之業，責付之彼輩也。今一年矣，其成績若何？此無待鄙人詞費，計執事之痛心疾首，或更有倍徙於吾儕者。由此言之，維持現狀之決不足以謀自安，既洞若觀火也。夫使現狀而猶有絲毫可維持價值，人亦孰欲無故自擾，以重天下之難。今彼自身既已取得無可維持之資格，則無論維持者，費幾何心力，事必無所救，而徒與之俱斃。如以執事之明，而猶見不及此，則今後執事之命運，將如長日衣敗絮行荆棘之下，吾敢斷言也。而或者曰：「執事之規畫，殆不在此。」執事欲大行其威，則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諸障。執事今挾精兵數萬，投諸所向，無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內以後，乃徐語於新建設也。一執事若懷抱此種思想者，則殷鑒不遠。在段芝泉、芝泉未始不愛國也，彼當洪憲復辟兩役，拯國體於漂搖之中，其爲一時物望所歸，不讓執事之在今日，徒以誤解民治真精神，且過恃自己之武力，一誤再誤，而卒自陷於窮途。此執事所躬與周旋，而洞見癥結者也。鄙人未嘗學軍旅，殊不知執事所擁之兵力，視他軍如何？若專就軍事論軍事，則以藍粉湘軍，誰曰不可能？雖然，猶宜知軍之爲用，有時不惟其實而惟其名。不惟其力而惟其氣。若徒校實與力而已，則去歲畿輔之役，執事所部，殊未見其有以優勝於安福，然而不待交綏，而五尺之童，已能決其勝負者，則名實使然，氣實使然。是故野戰砲機關槍之威力，可以量以測者也，乃在輿論之空氣，則不可測量。空氣之爲物，乃至弱而至微，及其積之厚，而煽之急，順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則木可拔，而屋可發，雖有賁獲，不能禦也。輿論之性質，正有類於是。二年來執事之功名，固由執事所自造，然猶有立乎執事之後，而予以莫大之聲援者，曰輿論。此諒爲執事所承認也。嗚呼！執事其念之輿論之集也甚難，去也甚易。一年以來，輿論之對於執事，已從沸點而漸降下矣。今猶保持相當之溫度，以觀執事對於今茲之役，其態度爲何？如若執事之舉措而忽反，夫大多數人心理之豫期，則緣反動之結果，而沸點則變零點，蓋意中事也。審如是也，則去歲執事之所處地位，將有人起而代之。

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執事乃拾而自披於背肩，目前之勝負，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如讓一步，即現政府所願望仗執事之威，掃蕩湘軍，一舉而下岳州，再舉而克長沙，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事勢果至於此，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左傳有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一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試問今在其位，與將在其位者，能否不爲王占元第二？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恢復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於大局何利焉？况耽耽焉甚執事之後者，已大有人在。以吾儕局外所觀察，彼湘軍者，或且爲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值歲之不易，彼蓋最爲能急執事之難。執事今小不忍而蓋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勝其悔也。執事不嘗倡立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渴，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此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賅合無間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爲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踴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率精銳以對外雪恥，斯乃真愛國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閱牆之忿，而自陷於荆棘之中也？鄙人比來日夕淫於典籍，於時事無所聞問，凡此所云，或早已在執事規劃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爲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則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以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採，而其事後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爲國家計，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欲言！

吳氏看完了梁任公的信，他正在啜茗，手中握着的茶盃，忽然跌落地上，嚙瑯瑯一聲響，把吳氏驚得直跳起來，却還不曉得是茶盃落地，一時手足慌忙，神色大變。楚靈王乾谿之役，有此情形。吳氏之終不能放下屠刀耳。經馬弁們進來伺候，吳氏把神色一定，再把那信回過味來一想，方才覺得自己衣襟上，統被茶汁濺濕。此時正當秋初夏末，

天時還非常炎熱，他還穿着一身裏衣，沒有穿軍服，茶汁滲入皮膚，還是不覺，却有一個馬弁低聲說道：「大帥身上都濕了！該換衣服。」外面人伏已齊，伺候大帥親去察勘地勢。吳氏聽了，不覺長嘆一聲，吩咐把任公的信，妥爲保存，將來回去後，可好好交與太太，莫忘了！可見吳氏原不敢忘任公之言。馬弁應諾，把那信摺疊起來，藏入吳氏平常收藏文書要件的一隻護書中。吳氏自己，也已換好衣服，穿上軍裝，親至汀泗橋官埠橋咸甯一帶，視察一回。各處地形，已瞭熟胸中，方才帶了大隊，親至汀泗橋督戰。恆惕也因求和不成，十分小心，親率陳嘉佑、震東和湘中驍將葉開鑫之軍，在官塘驛地方應戰。這次大戰，是兩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雙方均用全力相搏，砲火所至，血肉橫飛，自朝至夜，前仆後繼，兩邊都不會休息片時。這種勇猛的戰法，不但湘鄂兩軍開戰以來所未見，就是民國以來，各省戰事也未嘗有此拚命的情況。相持至夜，仍無勝負。這晚月色無光，大地昏黑，恆惕命敢死勇士五百人，組成便衣軍，從小道繞過汀泗橋側，吶一聲喊，手鎗齊發，炸彈四飛，直軍方面，却沒有防到這着。吳氏未免粗心。一時手忙腳亂，倉卒迎敵。陳旅長嘉謨身受重傷，斬雲鶚的第八師全軍覆沒，幸而董政國的一旅加入作戰，才把防線擋住。湘軍得勝，又在高處連放幾個開花大砲，向直軍陣中打來，直軍自第三師以下，和豫軍趙傑隊伍，皆受重大損失，不得已退出汀泗橋。湘軍隨即進佔。吳氏得信，飛馬起來，立將首先退兵的營長捉到，親自揮刀，梟了他的首級，提在手中，大聲喊道：「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誰敢向後，以此爲例！」說罷，把一顆頭顱，擲向半天，頸血四濺，全軍爲之駭然。亦殊勇壯。人人努力，向前反攻。吳氏大喜，正在持刀指揮，幕的半空中轟然有聲，飛來一彈，將吳氏身邊衛隊炸成盡粉。正是：

鉅款頒來，惹起蕭牆之慨，郵書飛降，驚回豪傑之心。

未知吳子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吳子玉趙炎午，皆大將才，吳趙之兵，又皆精銳之兵也，而子玉炎午，又爲舊交，使二人平意氣，捐私心，合力對外，安知不爲

中國之設飛福煦也？乃見不及此，而竭全力於內爭，敗固含羞，勝亦何取？讀任公書，不禁爲二人惜事功，尤不禁爲中華悲國運也。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吳趙鏖兵 演會戲陸曹爭豔

却說吳佩孚正在汀泗橋指揮各軍，猛烈進攻，轟聽得轟然一聲，半空中飛來一粒彈子，正落在他的身邊，著地開花，將吳氏身邊衛隊，盡行炸死。吳氏立處，尙差着十幾步路，居然被他倖免。真是僥倖。好個吳佩孚，面上一點沒有驚恐神色，他瞧得這等炮彈的力量，遠不及梁任公一枝秃筆來得利害，見他從從容容，若無其事的，照舊督陣。卻也不見他的部下，見他渾身血汗，甚至面上也有許多斑斑點點的，望去似紅，又似黃，又像灰黑色。原來盡是他衛士的鮮血，以及受炸高飛的灰塵沙土之類。他却毫不顧慮，也不肯稍稍移動地位。這一來，反把全體軍心激厲起來，愈加抖擻精神，忘生捨命的向敵陣猛攻。蘇老泉云：「泰山頽於前而色不變，方可以爲將。」吳氏足以當之。湘軍方面，却也不肯示弱，兀自努力抵抗。到了後來，兩邊愈接近，索性捨了槍彈，拔出刺刀，互相肉搏。這才是比較氣力，毫無躲閃的戰法。在中國古時，沒有槍炮以前，向來作戰，總是這個樣子。後來有了槍炮，便把這等笨法兒丟了。誰知歐戰以後，又把這種拚命肉搏的方法，作爲最新的戰術。近來世事，往往新鮮之極，歸於反古，萬不料這性命相撲的頑意兒，也會回復古法起來。話雖說得輕鬆，究竟這等戰法，卻是死傷的多，幸免的少。不是極忠勇極大膽的兵士，誰肯攪這萬無生理的頑兒？只恨這等好兵士，不像歐戰時候的用於敵國，却拿來犧牲在這等無意識無作用的內爭之中，真正是我們中國一樁大可痛心的事情哪！

這湘鄂兩軍，又相拚了幾個小時，鄂軍援兵大至，湘軍死傷殆盡，且戰且退。直軍乘勢奪回汀泗橋，統計兩天

戰事，直軍得了最後勝利，却失去旅長一人，團長團副各一人，營長二人，連排長以下，更屬不可勝記。合到湘軍方面，共死傷兵士官佐達七八千人。最可痛的，是兩方主帥盡是開口愛國，閉口保民的英雄賢哲，弄得這批忠勇的部屬，直到死亡俄頃，還不曉得自己爲誰而死，爲甚而亡。因爲中外今古，從來沒有聽得同爲愛國保民，反以兵戎相見，性命相撲的，別說當局者莫名其妙，就是作書的人，旁觀之下，也還識不透他們的玄虛詭秘。言之慨然。

吳軍既得勝利，又值廿四師長張福來，同時報告前來，說已聯絡海陸軍，奪得城陵磯，從此直至岳州，險要全無。吳氏派探察勘前方，回報已無湘軍蹤迹。吳氏尚恐有詐，逐步前進，直薄岳城，早有城中紳商代表帶着滿面慘容，前來歡迎吳氏入城。歡迎之上，系以慘容二字，是皮裏陽秋之筆。吳氏才知趙恆惕已經退保長沙去了。吳氏進住岳州，見城內商民受災狀況，心中也覺有點難過。部下將士，請乘勝進窺長沙，截定全湘。吳氏喟然道：「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做了皇帝想登仙，同是中國人，何苦逼得人沒處走。况我和趙炎午私交極深，此番之事，已出於萬不得已，還能窮兵黷武，把他弄得無處容身，壓依我之見，現在湘軍已退出岳境，我們原來目的已算達到，趁此機會，還是和平解決爲是。」吳氏此語，宛然仁人之言，造福湘民不淺。此言一出，三湘七澤間，登時布滿了和平空氣。湖北督軍蕭耀南已經到了岳州，並有南北代表張一麟、張紹曾、張舫孫、定遠、葉開鑫、王承斌等，均已到齊，便定本月三十一日開了一個和平會議，公推吳氏主席，大家協定四事：

第一，岳州、臨湘一帶，歸湖北軍管轄。

第二，平江、臨湘以南，歸湖南軍管轄。

第三，保留湖南總司令趙恆惕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第四，兩湖聯防，照舊繼續。

協議既定，干戈斯戢。湘鄂人民，當水深火熱之餘，得此福音，藉息殘喘，倒也額手相慶，共樂昇平。那吳佩孚原

主張聯省自治，今既得兩湖地方，作爲根據，便想乘此時機，勸導各省，一致進行。不料鄂西方面，又被川軍侵入宜昌，危在旦夕，聲勢十分浩大。吳氏只好把岳州防守事宜，暫歸蕭督兼理，自己帶隊赴宜。施宜鎮守使開城迎接，裏應外合，殺退圍城之兵。川軍將領但懋辛、藍文蔚等，聽說吳氏親到，不敢輕敵，一面電請劉湘派兵應援，一面召齊全隊人馬，共有萬餘，協力迎戰。川軍雖然驍勇，因久震於吳氏威名，見他自己督隊，心中先存了怕懼。大凡作戰，最貴是一股勇氣，如今吳軍是得勝之兵，氣勢正盛，川軍却未戰先餒，這等戰事，不待交鋒，而勝負已決。果然一場交鋒，川軍大潰，但懋辛率領殘部，遁歸重慶。吳氏却也不敢深追，只吩咐趙榮華好生防守，自己仍乘楚豫兵艦，整隊而歸。

這時的吳子玉威名四震，有舉足重輕之勢，本人心中，亦覺得意非凡。而且吳氏人格頗高，私人道德亦頗注意，政治雖非所長，至如尋常軍閥的通病，如擁兵害民，貪婪無厭，以至吸大烟，狎女色，賭博縱飲之類，他却一無所犯。至於治軍之嚴，疾惡如仇，尤爲近時軍人所罕見。治事之餘，惟與幕府白堅武、楊雲史等飲酒賦詩，馳馬試劍，頗有古來儒將之風。可惜他屢戰屢勝，不免把武力看得太重，竟合了太史公論項王句，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之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恰恰給梁任公說得一個準着，這也真個可惜極了。

作者久仰吳氏是近代一位英雄，愛之望之，不殊梁公，故演義中對於吳氏，不時露出感喟之意，蓋不但痛惜其宗旨之乖深，亦所以痛戒軍閥中才德不如吳氏者。大家知所敘述，莫再蹈吳氏之覆轍，亦猶任公勸吳氏以段派爲殷鑒耳。再講吳氏功高望重，威名日盛，不但關外的張作霖忌疾甚烈，就是吳氏的主帥恩公曹三爺，也覺有尾大不掉之勢，心中好生不快。不過曹本無能，但倚吳爲魂魄，吳雖強盛，却也不敢忘曹，雙方因此尚得互相維繫，不見裂痕。至於兩人門下，却免不了挑撥唆惑，對甲罵乙，對乙又說甲，如此不止一日，不僅一人。曹吳心中，都免不了得各存芥蒂，而雙方表面上，却反覺格外客氣起來。本來客氣是真情的反面，所以古人說『至親無文』，又道『

情越疏，禮越多。」從前曹吳情好有逾父子，誰也用不着客氣，如今感情既虧，互相猜疑，猜疑之甚，自然要互相客氣起來。可巧這年陰歷辛酉十月廿一，是曹三爺六旬大慶，民國軍政長官藉做壽以斂財，屬吏藉祝壽以階進，十年以來已成風氣。現在曹錕已做了四省經略，名義上比巡閱又高一級，只差不會爬上那張總統的交椅。又值川湘初定，北方甯謐，民國以來像這等日子，就算太平時世。大平時世而冠以就算兩字，辭似慶幸而實沉痛非常。以此老曹格外興高采烈，預備熱鬧鬧的做他一個生平未有的榮慶。這等舉動，若在平時，吳佩孚定要反對，此際却心存芥蒂，貌爲客氣，但不敢講話。還先期電賀，並將親自到保祝嘏。曹三本也怕他講話，今見他如此恭順，不覺拈鬚長笑。對幕府中人說道：「一子玉生性古怪，却獨能推尊老夫，也算前生的緣法咧。」衆人聽了，便都奪着貢諛，說吳帥無論怎樣威望，怎比得上老帥的助高望重，震古鑠今。此中不但有緣，也是大帥德業所感召啊。」曹三聽了，十分開心，即命他們好好擬了電報，歡迎子玉來保，說咱們自己人，祝壽可不敢當，不過好久不見，我正懷念得很，望他早日前來，啗餚可以痛談幾天。話要說得越懇切越好，越合啗餚的身分交况。曹氏才德雖無足錄，然亦頗爽直，與奸詐之流自異。

幕府遵命擬發，吳氏得電，知曹三對他仍極懇摯，倒也欣慰不置。到了壽期相近，他便真個趕到保定，和曹錕弟兄，及一班拜壽團員，盡情權聚。吳氏并格外討好，竟以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副使的身分，擔任曹氏壽期內的總招待員，也可算得特別屈尊，十分巴結了。只是吳氏生平爲人絕不肯敷衍面子，此番如此作爲，在老曹心中，果然百倍開心，嫌怨盡釋，而以別人眼光瞧來，却不能不疑心吳氏變節辱身之故。神經過敏者，甚至認爲吳氏內部組織妥當，第二步計劃，即爲對奉開戰。曹張係兒女親家，感情雖傷，關係難斷。吳氏爲使老曹毅然絕張助己，對奉開戰，不能不將自己對曹情感，比兒女姻親更堅更厚。古人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吳氏此舉，正合丈夫作用，其言雖似太早，却亦未爲無見呢。這却慢提。

先鈺曹錕此次壽域宏開，壽筵盛設，其繁華熱鬧，富麗堂皇，不但爲千古以來所罕見，就論民國大軍閥的壽禮，也可首屈一指。一星期前，就由經略署傳諭北省著名男女優伶，來保堂會，此時叫天已死，伶界名人，自以梅蘭芳的青衣花旦，堪稱第一流人才，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楊小樓之武生，以及程麟秋向小雲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也都日夜登臺，演唱得意傑作。曹錕出身小販，困苦備嘗，而生性好淫，水陸並進，得意以後，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不可數計。卽如此次壽辰邀角，亦最注重名旦，賞賚之重，禮遇之隆，足使部下官兵，見而生妬，聞而咋舌。聽說演戲七天，犒賞達二十萬元。惟五旦所得，在半數以上，卽此一端，可以想見曹之爲人。小販子纏脫不了小販子氣。但聞曹錕心中，尙不十分滿意，原因近來北京伶人，又有男盛於女之勢，女伶中又鮮出色人才，曹錕撫今思昔，不禁回想起一個舊人兒來。巫山夢杳，故劍情深，自古英雄，未有不憐兒女，洪承疇爲了一個滿妃，助成清代三百年基業，吳三桂失了一位愛姬，斷送有明三百年天下。像曹錕之所爲，也算得深情之英雄，庶幾媲美洪吳，足爲千秋佳話呢。佳話云者，惡之極而反言之也。

說起曹錕的情人，大概看官們都該曉得一點，其人非他，便是龍陽才子易實甫，願意做他的草紙月布，冀得常嗅餘香的劉喜奎兒啊。北京某大學生，因一香面孔，拘罰五十元，喜謂價廉物美。喜奎大名久傳，南北全盛時代，幾乎壓倒梅程，推翻荀尙，餘子碌碌，更不足道。那時京津坤伶勢力，駸駸乎駕男伶而上之，其實所賴者，也不過一個喜奎而已。此外雖有鮮靈芝綠牡丹等數人，究竟無甚出色，所以喜奎一嫁，轉瞬坤伶聲勢，一落千丈，伶界牛耳，又讓男伶奪去。莫說小小妮子，舉足爲伶界重輕，以視今日曹氏軍界地位，也正未必多讓啦。

喜奎原得陸軍次長陸錦一力捧場，才得一鳴驚人。陸錦因此得爲喜奎入幕之賓。其實喜奎心中，對於這位陸大人，只有厭恨而無戀愛可言，然而陸錦却那能看出美人深心，尙且肉麻當有趣的誇耀大衆，引爲無上光榮。恰值上次曹錕壽辰，陸錦便親送喜奎前往祝嘏，并唱堂會戲三天，誰知動了曹錕的食指，賞賜之優厚，且不消講。

還把他留進內院，唱了幾齣祕戲。這一來，才把個陸錦弄得求榮成辱，搔首徬徨。後來又聽說曹大帥極愛喜奎，有納充下陳之說，陸錦更弄得走頭無路，如醉如瘋，逢人便說：「完了完了，精透精透。」人家見了，都暗暗匿笑，他也不覺得羞惡。等得壽期已過，人家都告辭回去，只有陸錦，舍不得喜奎，兀自託故逗留，探聽消息。還算他的運氣，此時忽然來了一個救星，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曹三。生性長厚，得志後，不忘糟糠，仍舊敬畏太太，因此太太有權支配內政，查得曹氏嗔喜奎情形，心中大不為然。明知喜奎決不喜歡曹三，也不暇徵求曹三同意，趁他出外之時，把喜奎喊來，問了幾句。喜奎竟涕泣陳情，自言已有丈夫。曹太太問丈夫何人，喜奎一時回答不出，只得暫借陸錦牌頭一用，說是「陸軍部陸大人」。曹太太聽了，回顧侍妾們冷笑道：「你們瞧瞧，老頭兒越發荒唐得不成話了。一則是大員的姬人，二則大家還是朋友咧，虧他做出這等禽獸行為。」侍妾們也深願太太作主，速把喜奎遣去，免他寵擅專房。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再三慫恿，曹太太竟大開方便，連夜把喜奎放出府門，還派了一個當差，押送回京。陸錦聞訊之下，喜歡得渾身骨頭都輕飄飄的，好像站立不住一般，因為他曾幾次三番向喜奎求婚，喜奎總是支吾搪塞，不肯允許，把個陸錦急得不曉要怎樣改頭換面，刮膚滷腸，才能博得美人歡心，相持至今，未得結果。如今聽說喜奎在曹宅承認是自己的妻小，不用說，此番回京，必能三星百輛，姻締美滿，倒還十分感激曹三爺玉成之德，綰合之功。預備成婚之後，供他一個長生祿位，早燒香，晚點燈，祝他千年不老，才能報答鴻慈，稍伸敬意。心中這麼想着，一個身子，却早糊糊塗塗的，趁車回京。一到車站，來不及回家，立刻坐上一部汽車，趕至喜奎家中，誰知一進大門，就有喜奎跟班上來，打了個千，回說：姑娘剛才回來，辛苦得很，預備休養幾天，才能見客。求大人原諒。陸錦萬料不到會掃這一鼻子灰的，早不覺怔怔發起癡來。怔了多時，忽對喜奎家人說道：「你們姑娘難道不曉得是我來了。」家人笑回：「姑娘原吩咐過，什麼客人一概擋駕。」陸錦還不識趣，又說出一句肉麻說話來，正是：

英雄原是多情種，美色怎教急雨催。

未知陸錦更有何言，且看下同分解。

戰氣也，故古人有再衰三竭之語，吳越汀泗橋之戰，吳氏之能勝，亦惟氣盛而已。氣愈盛則心愈虛，此成功之象也。從此屢勝而驕，遂欲以武力統一中國，而不知驕盈之極，即衰竭之徵，迷夢未醒，事功已墜，讀獅子冠軍之語，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

却說陸軍次長陸錦，聽得劉喜奎不肯出見，那時候憑他涵養再深一點，也萬萬受不了，心中一忿，不禁厲聲叱道：「胡說！我是你們姑娘將來老爺，又不是客人，難道還要你們姑娘怎樣招待不成？」肉麻我和他既是自家人，原用不着你們通報的，還是自己進去等我問清了你們姑娘，再打斷你的狗腿子。」說罷，氣匆匆地向着喜奎臥室便走。家人明受喜奎吩咐單要拒絕陸大人，但這等說話，是斷斷不敢說出來的。如今見他自認爲喜奎未來的男人，不待通報，逕自進去，只得陪着笑臉，再三懇求說：「陸大人既這麼說了，小的原不曉得陸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約，大家本是自己人，原不能當作客人看待，所以小的倒得罪了。但是姑娘的脾氣，陸大人有什麼不曉得？他既這樣吩咐，小的吃他的飯，斷不能違他命令，就是姑娘將來跟了大人，小的也還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就是將來也不敢違抗大人的。大人是明白人，有什麼不原諒小的。却也會說如今這樣罷，姑娘確因倦極，在裏面休息，待小的再去通稟一聲說是。」陸大人到來，想姑娘一定急要見面的，他一定會起來迎接大人，那時却與小的責任無干了。」說罷，又打了一個千，含笑說：「總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栽培小的，賞小的一口飯吃。」陸錦見這人說話內行，本來自己深懼喜奎，怕他動怒。銀樣鐵鎗頭因亦樂得趁機收篷，便

點點頭說道：「好好！你快去對姑娘說，并叫他不必起來，大家一家人咧，還用得着客氣麼？」家人應命而去。

不一時，只聽得裏邊似有開門送客之聲，陸錦不覺大疑，正思進去一瞧，早見喜奎蓬着頭出來，秋波微暈，粉臉呈紫，一面孔不高興的神氣，口也不開的，就在陸錦對面一張紅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陸錦見了這付情形，又是心愛，又是害怕，早將預備作他丈夫的熱心，放低了一半。絕倒。却一時打疊不出一句話來，作開場白兒，良久良久，才迸出一句話來，陪笑說道：「我聽說你回來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趕着來瞧瞧你。」聲容如繪。偏……「他這下半句，是說偏你又睡了，但是喜奎却不願他多說，忙着大聲截住道：「哦！你倒急麼？什麼啦？」聲口如畫。我又不

是你什麼親人？又沒有給人搶了去，何必勞你陸大人這般發急。老實說，我喜奎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替我發急的資格的人咧。痛快。承你陸大人的情，倒居然替我發急得這個樣子，我是委實感激得很，只可惜陸大人枉用了這番心機，因為陸大人只配做中華民國陸軍部的次長，還不配做我劉喜奎發急的人咧！」罵盡一切，趨而刻。說着，兩隻秋水澄清的眼珠兒，似笑非笑，似瞅不瞅的，朝陸錦有意無意的這麼一瞧。

陸錦聽了這番峭刻挖苦的說話，又回想到剛才對他家人說的牛皮，兩兩參證，覺得大不對縫了。總倒。眼見着那家人還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陸錦這一來，覺得比先時遭他拒絕不見的事情，更覺下不來台。本來自討沒趣。但他是多情的人，只會對家人擺大人架子，却沒本領對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權，受了這場排揎，還是滿臉含着苦笑，一點不敢動怒。世間大人架子，惟有向此輩擺耳，若石欄裙固，未有不拜倒者也。呆殼多時，却虧好又想出一句話來。支支吾吾的說道：「這個倒不是我什麼野心，況且我也不敢……但……但……」一語未曾說出，喜奎忙喝止道：「但什麼！但什麼！昏你的糊塗蛋，本來誰許你有甚野心，你有野心，就該用點氣力，替國家多做點有益之事，替國家東征西討，在疆場上立點汗馬功勞，也不枉國家重用你的大恩，誰許你把野心用到我們脂粉隊中來了。此語出之婦人口中，足愧煞陸錦，而無如其顏之厚也。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用不着你來征伐。」說到

這裏，又禁不住失笑道：「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手握兵符經略幾省的軍閥大人，更用不着你這般蠟蠟螫螫的鬼討好兒。」說完了話，笑得氣都回不上來，拿塊手帕子掩住了他的櫻桃小口，只用那一隻手指兒，指着陸錦。

陸錦這才恍然大悟道：「哦！了不得，原來姑娘爲這事情惱我咧。」可謂呆鳥。本來這是我的不是，誰教我拿着姑

娘高貴之軀，送給那布販子曹三開心去咧。」他一面說，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個長揖，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氣解冤，言歸於好了。誰知喜奎猛地放下臉兒，大聲叱異道：『阿唷！你要死了，作這鬼樣兒幹什麼？我一個唱戲的人，原是不值錢的身子，誰養我，誰就是我的老斗。曹三爺要我唱戲，那是曹三的權力，我去不去，是我劉喜奎本人的主意，與你陸大人什麼相干？怎麼是陸大人送與曹三開心的？這是什麼怪話？這話真正從那兒說起哪？』真是何苦。」陸錦聽了，只得又退至原位，怔了一歇，方才喟然長嘆道：「罷！罷！總是我陸錦不好。本來姑娘吃這一

趟大虧，全是我作成的，也怪不得姑娘生氣。再說姑娘要是不生氣，倒反不見你我的交情了。」真是一派夢話，苦無術足以瞞之。喜奎聽了，不覺笑得打跌道：「你這個人哪，妙極了，妙極了，虧你從那裏學得這付老臉皮兒，又會纏七夾

八的，硬把人家的話意，轉換一個方向兒。我想像你陸大人做這陸軍次長，也沒有多大好處，還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幾個遊戲場中，做個滑稽派的獨腳戲，或者還有人替你喝一聲彩，那時候我劉喜奎，雖然未必引你爲同志，却不妨承認你是一個游藝行中的同道。那就賞足了面子了。」索性痛罵。陸錦見他怒氣已解，因也笑說：「能穀做姑娘的同道，誰說不是天大的臉子，強如做陸軍次長多了。」太不要臉。喜奎正在沒奈何他，喜奎其奈他何？却有天津戲園中派來和喜奎接洽唱戲條件的人，上門求見，喜奎乘機說一聲：「對不住，陸大人請你坐一歇，我有事情，失陪了。」

不等陸錦回言，便向外而去。

陸錦見他姍姍出去，大有翩若游龍之概，不覺看得出神起來，良久良久，才自言自語的太息道：「唉！這小妮子，恁他倔強，教我也沒法子奈何他了，只有等將來嫁了過去，再慢慢地勸導他罷。」肉麻。說罷，抬起頭來一看，只

見原先那家人，還立在一邊伺候呢。陸錦一張紫膛色的臉上，竟也會泛出一層紅光。還算知恥。等了一回，見喜奎還沒進來，自覺乏味，便立起身來，說道：「我走了。姑娘這幾天興致不好，你們都好好的伺候，將來過我家去，我都要重重提拔，像你這般內行，還得保舉你做個縣知事哩。」做國家名器地方人民不著此之謂落得做人情。那人聽了，趕着打個千，再三道謝。

陸錦回到部中，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忽然記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不知究是什麼人，不要真是自己一個情敵麼。聰明極了。若照喜奎以前情形和自己待他的許多好處，喜奎又有承認作我家眷的宣言，那麼，斷不至於再有外遇。然而事情究有可疑，非得澈底調查一下，斷不能消此疑竇。何必多心。想了一回，忽然想到一個人來，心中大喜，忙喚當差的，快去警監衙門把李督察員請來。這李督察，原是陸錦私人，是一個專跑妓院，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陸錦用這人，可謂因才器使。不嫌大員身分。當下李某到來，便把這事委託了他。這人却真個能幹不上三天，便給他偵查得詳細，回來從直報告。陸錦才知喜奎心中，除了本人之外，還有一個情深義摯的崔承熾兒。何見之晚也。陸錦得了報告，心中大憤，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問他一個私通小崔的罪狀。有何罪名。并要詰問他小崔有甚好處，得他如許垂青。論勢力，本人是陸軍次長，小崔不過內務部一個小小司員。論財力，本人富可敵國，小崔是靠差使混飯吃的窮鬼。論過去歷史，本人對於喜奎，確有維持生活，捧他成名大恩。肉麻。崔承熾對他有何好處，雖然無由而知，但是無論如何，總也越不過本人前頭去。醜極。照常理論，喜奎有了本人，生活名望，地位聲勢，已經足敷有餘，何必再找別人。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喜奎喜歡承熾的理由來。笨賊昏塊。因又想到唱戲的人，免不得總有幾個客人，那小崔兒是否和喜奎有特別交誼。喜奎待他的特別交誼，是否比本人更好，抑或介於齊楚，無所軒輊。再或小崔認識喜奎，還在本人之前，喜奎因歷史關係，無法推却，不得不稍與敷衍，也未可知。千思萬想，盡惡極奸作者如何體會出來。然則喜奎爲什麼又要諱莫如深的，不肯告訴我呢？何以喜奎和我處得這麼久了，我却總沒有曉得一點

風聲呢種種疑團，愈加難以剖解，真是不說破到還明白，說破了，更難明白了。絕倒。

陸錦從此也無心在部辦公了。一天到晚，只在喜奎家鬼混。喜奎高興時候，也不敢不略假詞色，要是不高興呢，甚至明明在家，也不肯和他相見。好個陸錦，他却真是一個多情忠厚之人，恭維得妙。這一下子，他已窺破喜奎和小崔兒的深情密愛，萬萬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項背。太聰明了，怕不是福。心中一股酸氣，大有按捺不住之苦，却難爲他涵養功深，見了喜奎，總是勉強忍耐，不肯使他丟臉。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月，喜奎要上天津去了，照例應由陸錦侍衛，誰知喜奎此番却堅拒陸錦，勸他多辦公事，少貪風流。絕倒。又道：「你們做大官的人，應以名譽爲重，不要爲了一個劉喜奎，丟了數十年的官聲。」陸錦見他儘打官話，心中摸不着他的頭腦，但據陸錦之意，却有甯可去官敗名，不能不陪劉喜奎的決心。多情之至。因爲喜奎豔名久噪，曾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爲他發起色狂病來，寄了許多情書給喜奎，喜奎付之一笑，置之不理，那學生急了，竟於散戲之時候，在門口，等得喜奎出來，上車之時，竟自搶上前去，捧過他那嬌嫩香甜的一張圓臉兒，使勁的聞了一個香，趣甚。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那學生還不敢放手，直等得喜奎的車夫跟包們，圍將攔來，將他擒住，他才哈哈大笑的說道：「好幸運，好幸運，今兒才償了我的心願了也。」衆人才曉得他是一個瘋子，拉拉扯扯的，將他送到警署。警官問明原因，罰了他五十塊錢，他還做了一篇文章，送登報上，說：「劉喜奎香個面孔，只罰五十元，警官未免不公，因爲喜奎是現代絕色，聞香面孔，雖然不比奸淫也，算一親芳澤，區區五十金，罰得太輕了，未免輕視美人。至於本人，却算做了一樁本輕利重的生意。」云云。絕倒。從此喜奎名氣越大，喜奎也應感激他這種宣傳工夫。而喜奎的戒備，也比較嚴密。此番陸錦必欲伴送去津，就是這個意思，他倒的確是一番愛惜保護的深心。自是好心。

無奈喜奎偏不中抬舉，一定拒絕不受。陸錦心中，也覺詫異，不期脫口說道：「那麼，你這趨去津，是用不着人家護送了。那小崔哩，他可跟你同去不呢？」喜奎一聽小崔兩字，憑他膽子再大，意氣再盛一點，也總有些不大得

勁起來，登時粉臉飛紅，秋波暈碧，期期艾艾的，一時對答不出。停有幾秒鐘時，方才冷冷的道：「什麼小菜大菜？你說的我全不懂呀。」陸錦見他情虛，益發深信喜奎和承熾，真有密切關係，并料定喜奎赴津，承熾必定充當隨從之職，大膽明了，怕不是騙。不覺妬火大熾，五內如煎，但又不忍使喜奎難堪，只得輕輕點頭說道：「小菜自然比大菜好點。你帶了小菜，本來不必再要大菜了。」雖爲他如此伶俐會說。陸錦一面說，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張，大非平時飛揚跋扈能說慣話的情形，便覺得他楚楚可憐，再不能多說一句，畢竟多情。却喜喜奎心中一虛，面色便和悅了許多，對於陸錦，也免不得勉強敷衍，略事殷勤。陸錦原是沒腦子的東西，受此優遇，已是心滿意足，應該感謝小菜，無所不可。那怕喜奎對他說明要嫁給崔承熾了，煩他作個證婚，同時兼充一個大茶壺兒，諒他也沒有不樂於遵命了的。趣而刻。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談。偏說不刻。只看他經過喜奎一次優待，當夜留他在家中睡了一晚，次日一早，便由着崔承熾護送出發，他倆竟堂堂皇皇親親熱熱的，同到天津去了。陸錦只大睜着眼睛，連送上火車的差使，都派他不着。可憐。要知這全是喜奎枕邊被底一番活動之功，竟能弄得陸錦伏伏貼貼，甘心讓步，此而可讓，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讓呢？

這還罷了，不料從此以後，喜奎對於陸錦，愈存輕鄙之心，應得輕鄙。同時對於承熾，也越存親愛之意。承熾本是寒士，喜奎常向陸錦索得孝敬，便轉去送給承熾。老醋人偏喜討年輕美妾，結果未有不如如此。承熾得此，已比部中薪水體面得多，在他本意，這等差使，遠勝內部員司。就是喜奎初意，也打算請承熾辭去內部職務，專替本人編編戲講講話，也就夠了。總因外間名譽有關，未敢輕易言辭，不道兩邊往來的日子久了，形迹渾忘，忌諱毫無，承熾穿着一件猢猻袍子，出入衙門，太寫意了，也不是好事。常有同事們取笑他，說是劉喜奎做給他穿的。承熾一時得意忘形，竟老老實實，說是喜奎向陸次長要求，送給我的。同事們聽了，有笑他的，有羨慕的，却有十分之九是妬忌他的。因爲那時北京正大鬧官災，各大衙門，除了財交兩部是闊衙門，月月有薪水可領之外，其他各部，都是七折八扣，還經

年累月的，不得發放。人人窮得淌水，苦得要命，偏這崔承熾，因兼了這個美差，起居日用，非常寫意，早已弄得人人眼紅，個個心妬。不是量小也可憐。只因他的臉蛋子，原生得不差，年紀又輕，媚功又好，大似老天爺特別垂青，有意栽培，使他享這豔福財運一般。天之所定，誰能易之？掉文妙。因此大家雖有妬心，却也沒法奈何他。此時見他公然說出陸錦贈袍一事，言下并有政府官吏不及坤伶侍衛之意。不是小崔荒唐，却是作者深刻。把一班窮同事說得面紅色，難以為情起來。於是有那深明大義的人說：「承熾此舉有大罪三：一是瀆辱鄰部長官；二是傲慢本部同事；三是輕蔑政府神聖。」說得正大堂皇，妙甚。至於他本身的品行不端，人格墮落，猶其餘事」等語。

他這題目，來得大了，惹起許多人的注意，一人唱說，千人附和，不上幾天，早已傳入陸次長的耳中，想到自己的衣服，經過意中人的手，間接而披於情敵之身，瀆辱二字，可謂確切不移，而且實際上教自己無顏見人，如此一想，恨不得派遣衛隊，將小崔捉來，立行正法，以為瀆辱長官者戒。轉念一想，自己和喜奎的事，也不是什麼名正言順的國家大事，更不是陸軍部次長職務內應有之事，却有自知之明。小崔在這上頭，欺侮本人，只能算是私人搶風，萬萬不能加他瀆辱官長的罪名兒。況且此事一經聲揚，小崔果然危險，然而充其極量，也不過削職而止，本人身為次長，位高望重，若因此而竟被牽動地位，不但事實上拼他不過，而從此名譽掃地，貽笑中外，終身留下一個汗點兒，尤其犯不上算。然則要求伴送赴京時，所謂寧可丟官壞名者何耶？何況喜奎心中，只愛一個承熾，實際上本人却還叨着他的光兒。因為承熾之事發表以後，喜奎心中愧懼，反和本人要好得多，本人正想趁此機會，為得步進步之計，若將承熾攀倒，喜奎也和本人作對，那時再想博得美人一笑為歡，可比登天還難了。可憐。如此一想，又覺承熾的地位，不但不可動他，還該設法保全他才是。這樣兩個相反的念頭，交戰胸中，萬分委決不下，倒把個才大功高的陸次長，弄得如醉如癡，恰如染了神經病兒一般。有時雖在辦公時間，也會自言自語的，說出劉喜奎可憐，崔承熾可憐的兩句話來。可憐。惹得陸部全體員司和陸錦一班同僚，都當作一件趣史，霎時傳遍九城。幸而陸錦為人忠

厚，大家不忍和他爲難，也沒有人去攻訐他。

却有一個司長，和他最有感情，勸透他的隱恨苦衷，替他想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勸他到保定走一趟，向曹三爺聲明：「本人並沒有娶喜奎爲妾，本人也並無娶他爲妾之意。自從喜奎承大帥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禮之行，致負大帥裁成之德。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混命小菜的，那廝自恃年輕貌美，多方誘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只因小菜屢說大帥身居高位，心存叵測，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還有許多混賬說話，他能說得出，某却傳不來。」聲之激之，勸之誘之，曹三應入其彀。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居然和小菜十分親密起來。大帥軍書旁午，政務勞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這廝信口造謠，膽大妄爲，不但於大帥名譽有關，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與大帥發生惡感。在大帥本身，固沒甚關係，倒怕國家大局發生不良影響，歸根結底，大帥還是不能辭咎，所以專忱過來，稟報一聲，大帥看該如何辦法？措詞奇妙。這番說話，委實說得上絕妙好詞四字。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同時即藉表本人之忠義，一方面爲喜奎留出地步，同時又將曹三的地位，抬得十足。而且立言非常得體，措詞十分大方，了了數言，面面俱到，不但無懈可擊，簡直無語不圓。評語亦妙，作者必是閱卷老手。陸錦受教之後，真有一百二十分的欽佩，難爲他不敢怠慢，在部中請了要公赴保的短假，急急忙忙，趕到保定，會見曹三。

曹三自喜奎去後，鬱鬱不樂，忽忽如有所失，屢向各方打聽，也已深悉喜奎未嘗嫁給陸錦，不過假陸太太三字作個牌頭，幷知陸錦還吃着小崔的虧。心中正在痛恨承熾，憐念陸錦的當兒，可巧陸錦到來，便立刻延見，優予禮貌。陸錦更是喜悅，便將那司長教給的一番話，說了出來，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又妬又感，羞是羞喜奎被奪，怒是怒喜奎上當，妬是妬承熾的豔福，感是感陸錦的忠義。不出所料，句句合符。陸錦見曹三已被激動，大事可算成功，幷承曹三十分優待，心中歉慰，自不待言。但只對於喜奎方面，猶恐結怨太甚，不能見面。可憐。因復再三要求曹三，

嚴守秘密。曹三也答應了，留陸錦在保玩了三天，比及陸錦辭別回京，早有家人報稱曹經略等電請國務院重辦小崔，不料小崔聞訊逃走，據聞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陸錦聽了，萬不料如此一來，倒成全了他們，反而正式結合起來。弄巧成拙，喜奎此去必定嫁與小崔，本人不成了陌路蕭郎，竟連一面之緣，都不可得了。噫！心中一急，竟吐出一口血來。正是：

海棠不與梨花壓，大菜何如小菜香？

未知性命如何，却看下同分解。

堂堂經略使，隨軍次長，爲了一個女伶，失敗於小小內務司官之手，誠若輩所認爲奇恥大辱，雖鄰邦侵蝕，國事蝸蟻，不足比其憤懣也。夫千古英雄，未有多情者，千古有名美人，未有不傾心於真正英雄者。喜奎豔冠一時，名揚海外，洵可謂有名之美人，乃對於自負多情而英雄之曹陸，鄙夷直同糞土，此無他，英雄固多情深，深情必先鍾於國民，而後及於戀愛。曹陸身爲大員，而惟聲色是尚，置國計民生於不顧，所謂多情，直是淫欲變相。安有淫欲之人，而能久於情者？則無寧借寒士以共白首，猶得終身厮守不離也。嗟夫！曹陸之失敗情場，曹陸自取之耳，於喜奎何尤，然而喜奎高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却說過不多日，崔承熾和劉喜奎結婚消息，傳播京津道上，各地報紙，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和結婚的消息，儀注等等。大家當作一件佳話珍聞，甚至有那消息靈敏的報館，竟連帶將曹陸兩方情場角逐，和失敗於小菜之手的一段內幕，也盡情刊布出來。這樣一來，不但陸錦丟盡顏面，就是身居保定，貴爲經略的曹三爺，也覺面上無光，心中不樂。誰教你們不知自重，須知年紀不饒人，品貌自天生，倒不是次長經略之威，所能壓服和比擬的。但這是小事，他們既託庇於

外人，匿身租界，也犯不着再去尋事，一幕三角戀愛公案，就從此作小結束，這是前數年的事情。如今曹三勢力愈盛，身分愈高，此番宏開壽域，男女名伶，羣集一堂，却獨獨見不到心上人兒劉喜奎，你教他如何不感傷追念咧。

曹三原是一個直爽長厚的人，恭維得妙，心有所思，面上到遮掩不住，登時長吁短歎的，鬱鬱不樂起來。這一來，別人倒還罷了，只有他那幾位親信人物，如高凌霨、王毓芝、李彥青等，早都慌做一團，大有主憂臣死的意態。好一班忠臣，還是彥青比較密切，他原是一個廚子的少爺，廚子而有少爺，此少爺之所以不值錢也。少爺之父而爲廚子，廚子之所以爲廚子也，殊比來不同。

說起這廚子的來頭，卻也非同小可，因爲他的東家是外號智多星張志潭，張部長的老太爺，曾有人見過他的名片，左角兒上也寫着一大批官銜，這官銜却真威赫，凡是張氏父子兩代，在清朝、民國歷任的各種銜頭，全都抄了上去。只於官銜之下，加了膳房主任四個小字，絕此等人於今不少。下面便是這膳房主任領袖的姓名，列公別笑此公善於扯淡，委實除了少數之少數的幾位真正闊人之外，那批熱中朋友，誰不嘖嘖稱羨，暗暗拉攏，希冀借此作個終南的捷徑，可以親近張氏，營謀差缺。可嘆。後來這位李主任，老太爺終於犯了招搖納賄的罪名，被張老太爺驅逐出來，幸而他的少爺李彥青亦已出山任事，在一家浴室內充當扞腳專員，有此主任，才能出這等專員，雖非箕裘克紹，却也不姓象賢。還兼理擦背事宜，本來每月收入，亦頗可觀，不料這位李專員的運氣，却比他老太爺好得多，不曉以何因緣，見賞於這位四省經略大人曹三爺，一見傾心，三生緣訂。曹三爺一度出浴，就把這李專員帶回公館，有此闊東家少爺的名片，當比老爺更風光。兩個人要好到了不得，不但曹三爺出浴時候，少他不得，甚至起居食息，隨時隨事，都有非他不可之勢。

是正文，也是伏筆。李專員得此際遇，正是平地一聲雷的大抖特抖起來，那時他的頭銜，又換過了，本來是普通浴室的扞腳員，現在却升做經略府的洗澡主任。絕倒深刺。另外還有曹大經略提拔他的什麼副官咧，參議咧，處長咧，種種道地官銜，官銜而有道地，非道地之分，語刻而奇趣。那倒的真是中華民國的薦簡職銜，並不是小子開的頑笑了。列公聽到這裏，或者有人奇怪，以爲一個扞腳出身的人，怎麼能設置身仕版呢？殊不知

知英雄出身，原本越底越好。妙語。趣語。以李彥青一生事業而論，此時還不過發軔之始，將來的富貴功名，真是未可意料。若照列公這等小見，只怕還要驚駭欲絕咧。

再說李彥青做了曹大經略身邊最最寵信之人，自有許多攀附的人，一般的稱他李大人、李老爺，稱他老子是老太爺，還有和他同事之人，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噓幾句，也有和他拜把子、稱兄弟的。彥青志得意滿，自不消說，只有兩處地方，還不能十分討好，一個是吳大帥吳子玉，生性正直，最恨這等宵小之徒，太看輕這位主任了。常說曹大帥的事情，全是這班狐狗攪壞，言下之意，還不專指彥青一人。明知其無成，而抵死相從者，子玉之長處，也是子玉之短處。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劉夫人，罵得最爲刻毒，他曾當着許多人的面，把彥青罵去，拍案大罵，說老帥春秋已高，精神日壞，大帥身子壞，精神不濟，自然只有夫人曉得，何意李主任也與有勞，益此真奇妙趣史，以極不堪事，寫得極乾淨，見得作者匠心。近來身子越衰，毛病越多，全是你這妖怪東西攪壞的。妖怪東西，也是道地官術麼。彥青素知曹三天不怕，地不怕，單單敬怕這位太太，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爲心，跟着敬畏太太，受了罵，兀自不敢聲辯，只有唯唯稱是，諾諾連聲。等曹太太氣平了些，方說小的不敢，小的原不肯的，怎奈老帥沒人伺候，小的也叫沒法兒罷了。小的原不肯，小的沒法兒，語極普通，掩卷一想，妙不可言。曹太太聽了，更其怒不可遏，叱道：「憑他再沒伺候之人，也不配你這妖怪跑在前頭。老實告訴你，你要想在這府中吃飯，從此以後，就不許近着老帥的身體。要是不然，我就有本事，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懂得麼？」彥青只得叩了個頭，含悲帶淚的出去，見了曹三，不覺倒在懷裏，大放悲聲。曹三也知他吃了太太的虧，又見他哭得哽哽咽咽，悽悽惻惻，心中老大不忍，只得用盡老力，將他抱了起來，再三安慰道：「好孩子，快別哭了，咱們爺兒似的，你有爲難，咱全知道。好孩子，我也是敬重太太，此等地方，還見曹三古道，沒法子替你出氣，只有慢慢地賞你一個好差使，受了太太的虧，橫豈好在衆人面前討個便宜。李主任這生意做着了，給你頑頑，這等人當差使，非頑頑而何？」曹三妙語，作者趣筆，消消你這口氣，不好麼？」彥青只得收淚道謝。又道：「大帥事情多，精神又不濟，身子是應該保養的，小的原再三

對大帥說了，大帥總是……」說得這裏，不覺把臉兒微微一紅，嫣然一笑。曹三見此情形，心中早又搖搖大動起來，恨不得立刻馬上，要和他怎樣才好。你要怎樣，無奈青天白日的，還有許多公事沒有辦，只得將他捧了起來，下死勁的，咬了他幾口，咬得那個彥青吃吃地笑個不住。過了一天，曹銀果然又下了一個手諭，着他老太爺去署理一個縣缺，人人都曉得這是酬報李彥青受罵之功。後來這位廚子縣令，調任別處，交代未清，人家問起這事，他便大模大樣的說道：「那容易，嚼已交給兒子辦去，嚼兒子說這些小事情，等大帥洗澡時，隨便說一句，就得啦。」題甚據作者說確曾聽見有此一說。一時都下傳爲佳話，那都是後來的事，先帶說幾句兒，以見他們君臣相得之隆，遇合之奇，真不愧爲千秋佳話也。如此佳話，真合千秋。

如今却說李彥青探明曹三意旨，知他故劍情深，不忘喜奎，若是別的事情，只消他一聲吩咐，自有許多能幹的人，奪着奉承，那怕殺人放火，也得趕着替他辦好。只因這喜奎，是曹三心愛之人，喜奎一來，却於彥青本身有點關礙，礙他本身，妙不可言。因此倒正言勸諫道：「正言勸諫，更有奇趣。」大帥身繫天下安危，爲時局中心人物，犯不着爲了劉喜奎這個小狐狸子，一個妖怪東西，一個小狐狸子，迷住了一個老怪物兒，想壞了貴體。依理而論，喜奎雖已嫁人，亦可設法弄來，只消等他來華界時候，一輛汽車，迎接了來，還怕不是大帥的人，諒那崔家小子，也不敢怎樣無禮。但聞喜奎嫁人以後，已得乾血癆症，面黃肌瘦，簡直不成人樣兒了。此句吃重。大帥弄了回來，也不中意的，何必負着一個劫奪人妻的名聲，弄這癆病鬼回來，而且太太曉得了，又是洩氣。天下多美婦人，大帥若果有意納寵，小的將來親赴津滬，挑選幾個絕色美人，替大帥消遣解悶，那時候，大帥有了這許多美人，別說劉喜奎那黃病鬼兒，應當貶入冷宮，就是小的，也可請個三年五載的長假，用不着再捱太太的罵了。」說罷，秋波微暈的，嫣然一笑，又仰起頭勾著曹三的頸項，軟迷迷地，說道：「我的親老帥，親老子，不堪至此，肉麻煞人。你瞧瞧，這話可不是哪？」曹三不覺吓了一聲，笑道：「好胡說的小子，啞不過一句空話罷咧，又惹你嘮叨個，這一陣子，你要請假，啞就派你到上房，替太太擦地板，去，看你可受得住這個磨折。」曹三聽了急得抱住了曹三，扭股糖兒似的，嬌癡央告道：「我的親老帥，老親老子，要這樣

去，看你可受得住這個磨折！彥青聽了，急得抱住了曹三，扭股擔兒似的，嬌癡央告道：「我的親親老子，要這樣子狠心時，我的小性命兒也完了一半了。」不堪至此，不忍卒讀。我要死在太太口中，寧可死在死在那裏。死在……」只說了半句，忽把臉一紅，指指曹三，妝了一個手勢兒，什麼手勢，嗤的一聲笑起來了。纏勾多時，把個英雄領袖的曹虎威，攪得喘吁吁地笑而叱道：「小子，虧你說得出來，滾罷，啗要出去了。」說罷，振衣而起。虧他還能殺起身。彥青忙着伺候他穿衣帶帽，將他打扮好了。奇事奇文。這曹三自去幹他的公事，從此再也不提劉喜奎三字。這曹三和喜奎的關係，總算斷絕於李彥青之口，喜奎要是得知此事，還不曉要怎樣感謝他咧。

書中暫時按下曹銀，却言北京政府，每逢年節，沒有一次不是鬧窮，雖然船到橋門，不過也得過去，然而鬧窮的情形，也一年凶如一年。這時已屆年終，外而各省索餉，內而各處索薪，號飢號寒，聲振京邑。可稱鬼道。兼之這時還有中交兩行兌現問題，也鬧得非常棘手。那靳總理雲鵬，自知無術度歲，也惟是知難而退，這時最有總理希望的，自然要推金融界中握有經濟勢力，能彀拉動外債的人，頂為相宜。以借債為能事，此中國財政之所以越弄越糟也。並且除了這一流人，誰也不敢擔這艱難的責任。若問那項資格，雖然不止一人，比較起來，尤以梁大財神梁士詒最為出色。論資格，他又做過總理，當過財長，論勢力，眼前却有奉天的張作霖，竭力捧場。他本人又是一個熱中仕宦，急欲上台之人，就是總統之意，也因年關難過，除了此公，實在也沒有比較更妥的人，堪以勝任。於是梁內閣三字，居然在這臘鼓聲中，輕鬆鬆地一躍而出一面組織新閣，引用手下健將葉恭綽等，作自己黨援，一面設法籌款預備過年。正在與高采烈的當兒，忽然洛陽大帥吳子玉，因魯案問題，拍來一個急電，攻訐梁閣，有限他七日去職之語。梁氏經此打擊，真弄得上台容易下台難。問你還做總理不做。一個才大如山，錢可通神的梁上燕，竟被一電壓倒，大有進退維谷之勢。說者謂吳氏之勢力驚人，但據小子看來，要不是梁閣親日有據，蹈了賣國之嫌，吳氏雖凶，亦安能憑着紙上數言，推之使去呢？

原來魯案交涉，如此帶起魯案交涉，筆姿靈動。中日兩方相持已久，此次華府會議，中國代表施肇基、王寵惠、顧維鈞三人前往出席，日人一面聯絡英美列強，恫喝中國，大有氣吞全魯，惟我獨尊之概。幸而中國三代表，在外交界上，也還有點小小名氣，中國人民，又怕政府力量薄弱，三代表畏葸延誤，特地公推蔣夢麟、余日章二人為人民代表，赴美為三代表作後盾。開會多日，各大議案均已次第解決，只有中日兩國間的魯案，還是頭緒毫無。在人民之意，以無條件收回膠濟路為主要目的，萬一日方不允，則願以人民之力，備價贖回。無奈三代表因政府方面宗旨游移，本人既為政府代表，一切須以政府之意旨為交涉之目的，也自無可如何。一再遷延，至這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夢麟恐長此因循，愈難得有進步，因親至王寵惠寓所，詢其意見。寵惠原是一個學者，忠厚有餘，而才幹未足，對於蔣意，雖極贊同，仍以須請示政府為言，再往訪施顧二人，也都以游移兩可之詞相對付。此等手段，對外人尚不可，況於自己人乎？夢麟無法可施，看看閉會期近，各國代表都已紛紛治裝，預備返國，夢麟只得一面拍電本國，報告情形，一面聯絡留美八大團體，公遞覺書，為最後之奮鬥。三代表不得已，才允即日提出交涉。不料到了議場，施肇基一開口，就提議贖路，并沒提到無條件收回一說。一個代表，連生意人討價本事都沒有，可憐。日人方面，本來得步進步，當時即答應贖路辦法，但須向日本借債辦理。三代表再三爭持，又經各國調停，始終議妥，於十二年內，由中國分期贖路，但二年之後，中國得於六個月前，通知日本一次贖回。又該路運輸總管，須用日本人，案經議決，雖然損失不貲，總算將來可有收回希望。

不料日本代表雖迫於公論，及三代表之交涉，允許贖路辦法，同時政府方面，却暗暗運動梁閣，誘以直接交涉。此等手段，未免卑鄙，中國雖然失敗，還不敢如此丟臉。梁士詒為借款便利起見，竟於二十日密電三代表，令向日方讓步。三代表得此電，令都驚得目瞪口呆，不知為計。明知服從政府，必為人民所攻擊，反抗而代表為政府所簡，派反對政府，即不啻取消本身代表資格。恰巧蔣夢麟和八團體代表過來，三代表因出示電報，問他們有何意見。衆人見了

都大罵政府賣國，勸三代表切勿宣布，逕將議案簽字，再作道理。夢麟說話，尤爲激昂。他說：「與其得罪於真正的國民，寧可得罪於賣國政府。得罪政府，抵拚不做他的官，就完了。得罪國民，我們却連人都不能做了。」官可不爲人，不能不做快人快語。三代表亦奮然道：「只得如此拚一下子，再看。但怕日政府方面，也有訓示到來，他們代表，未必再肯簽字呢。」衆人聽了，一個個愁顏相向，無計可施。果然到了開會之時，日代表劈頭便問三代表，得了貴國訓令沒有？貴我兩國已經在北京講妥各種懸案，准在北京直接交涉，不再由大會議決了。本來中日是近鄰同種之國，貴國古人說：「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如今倒爲了我們弟兄之事，反和外人商量辦法起來，豈非丟臉。如今貴政府既已覺悟，我們代表的責任已算終了。敝代表明後天即欲動身回國去也。」却虧他老臉說得出。三代表見說，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還算顧維鈞積伶料道，這事除了掩瞞以外，沒有別法，只得毅然答道：「貴代表所言不曉，是何內容？敝代表等並未奉有敝國政府何種訓令。關於膠濟一案，昨兒已經議定。今日何又出此反悔之言，不慮爲各大國所笑麼？」却也嚴正。日代表聽了，倒也紅了一紅臉兒，但對於維鈞之言，仍是半信半疑，總之無論怎樣，他既奉到本國訓令，自然不肯簽約。於是三代表并全國人民代表和八團體等，折衝壇坫，費盡唇舌，所得的一絲兒成績，幾乎又要擱置起來。雖然後來仍賴人民督促，各國調停，與代表堅持之功，仍得照議解決，而全國人民，已恨不食梁燕之肉，而寢其皮。該該。就是華會各國代表，也都暗笑中國積弱之餘，好容易爬上台盤，對於偌大外交，兀自置棋不定，終爲日人所欺。從此中國無能的笑話，愈加深印於外人腦筋中了。古人云：「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像梁氏這等謀國，端的與自侮自伐何殊？這又何怪外人之騰笑不休，侵凌日甚呢！真是自取其辱。關於魯案條約，後回另有交代，本回仍須說到梁閣方面。原來梁士詒上台第一步計畫，專在聯日，本爲外援，鞏固他的勢力，豈知全國上下，羣起而攻，人民公論，雖不在他意中，却不料觸怒了這位洛陽太歲，急電飛來，全閣失色。梁燕之內閣命運，真成了巢梁之燕，岌岌乎不可終日起來。正是：

內閣忽成梁上燕，人民都作釜中魚。

未知吳氏若何作對，且看下回分解。

曹三爺出身布販，自致高位，心目中安有所謂國家，更安知所謂政治。毋怪廚子可作縣官，澡役可充處長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夫曰官邪，邪而不失其爲官。若曹三之官，則真不成其爲官矣。哀我人民，何冤何罪，而有此似官非官之官也。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開場

却說梁閣由奉張保舉，本爲洛陽所忌，疾况梁有財神之名，財神爲奉派所用，奉方有財神，洛方只得請天燈星下凡。洛吳怎不起鄰厚我薄之感，爰趁魯案機會，拍出一電，聲討梁閣。電文大旨說：

害莫大於賣國，姦莫甚於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束縛，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卽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開揆，日代表忽變態度，推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接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

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奮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

此電發於十一年一月五日，對於梁閣，可謂攻訐得體無完膚。電發後，直系各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王瑚、鄂之蕭耀南、劉恩源、陝之馮玉祥、劉震華、魯之田中玉、贛之陳光遠、楊慶鎔等，以及附直之河南趙倜、安徽馬聯甲，等也一致通電響應吳氏。於是奉天老張，乃也拍電中央，爲梁閣辨護。略謂：

作霖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爲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局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

老張此電，不但替梁閣辨護，簡直指駁吳氏，於是內閣問題，方才揭破真相，完全變成直奉問題。拍合一筆。此後吳氏爲貫徹本人主張起見，連絡各省，繼續攻訐，非將梁閣推翻誓不干休。最利害的說話，是限梁閣於七日內去職，分明與哀的美敦書無二。而老張方面，爲保持勢力維持顏面計，聯絡浙督盧永祥，亦扶助梁閣。盧氏已先有電到京，詞旨較爲婉轉。至奉張續電，則仍闕發前電之意，惟臨了處，也有以武力擁梁的說話。其詞道：

竊維時局蝸蟻，必須羣策羣力和衷共濟，扶持而匡救之，方足以支將傾之大廈，挽既倒之狂瀾。作霖前此到京，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外有華府之會議，內有交行之恐慌，而積欠京外各軍隊之餉項，併院部各衙門之薪俸，多至十餘月，少亦數月不等，甚至囚糧亦不發放，京畿重地，軍政法學各界，釀成此等奇荒，不但各國之所無，抑亦從來所未有。當此新舊年關，相繼並至，人心惶駭，危險萬分，誰秉國鈞，執執其咎事實具在，可爲痛心。作霖舊日時艱，不忍坐視，故承鈞座之意，隨曹使而周旋，贊成組閣，以期挽救乎國家，接濟之交行，以冀維持夫市面。

凡此爲國爲民之念，當在共聞共見之中。而對於梁君個人，對於交通銀行，平日既無所謂異議，臨時亦絕無絲毫成見。乃國事方在進行，而違言竟至紛起。夫以膠濟鐵路問題，關乎國家權利，籌款贖回，自是唯一無二之辦法。若代表力爭於華府，而梁閣退讓於京師，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吳使並各督責其賣國，夫亦誰曰不宜。但事必察，其有無情，必審其虛實。如果實有其事，卽加以嚴譴。梁閣尙有何辭。倘事屬子虛，或係誤會，則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不特有傷鈞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心。况國務之有總理，爲全國政令所從出，事煩責重，勝任必難。鈞座特簡賢能，當如何鄭重枚卜。若進退之間，同於傳舍，使海內人民，視堂堂揆席，一若無足輕重，則國事前途，何堪設想。今梁閣是否罷免，非作霖所敢妄議，繼任者能否實於梁閣，亦非作霖所能預知。假令繼任產出之後，復有人焉，以莫須有之事出而吹求，又將何以處之。竊恐內閣永無完固成立之日，而國家將陷入無政府之地位。國運且以此告終，是直以愛國之熱誠，轉而爲禍國之導線，以演出亡國之慘劇。試問與賣國之結果，其相去有何差別也。作霖受鈞座恩遇垂二十年，始終擁護中央，不忍使神州陸沉之慘劇，由鈞座而身經之。應請鈞座將內閣總理梁士詒，關於膠濟路案，有無賣國行爲，其內容究竟如何，宜宣示國人，以安衆心。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竊願爲國驅除，盡法懲治。如並無其事，則言者足戒，亦請明白宣示，以彰公道。至用人行政，鈞座自有權衡，應如何以善其後，作霖不敢妄贊一詞矣。抑作霖尤有進者：國家危弱，至斯已極，內閣關係鄭重，早在洞鑒。伏願鈞座採納盧督軍主張有電所陳「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二語，不致令以爲國除奸爲名者，反爲巧官生機會。尤伏願鈞座飭紀整綱，淵衷獨斷，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後國家有真人才。倘彰輝不明，是非不辨，國民人心不死，愛國必有其人。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後，而爲吾民請命也。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等語。諸公愛國熱誠，素所敬佩，敬祈俯賜明教，幸甚！

此電語氣極銳，而措詞却稍爲和婉，聞出某名士手筆。惟奉派內部，也有擁梁與聯直兩派，大概老成一派，謂

「直奉一家，則國事大定，民生可息，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不但非國家之福，於奉方也未必有利。自是正論。况梁葉輩爲舊交通系之首領，已往成績，在人耳目，名譽既不見佳，何必被他利用，輕啓戰端，爲國人所詬病。」主此說者，以察哈爾都統張景惠最爲有力。附和者亦頗不少，無奈作霖正在盛怒頭上，又素來瞧不起吳子玉，說他是後起的小輩，不配干預大政。壞事在此一面，梁葉等人復造作蜚言，說「吳氏練兵籌餉，目的專爲對奉，司馬之心，路人皆見，此次反對梁某，可知非爲魯案，實恐梁某助奉爲虎添翼，實於他的勢力，加上一個重大打擊，名爲對梁，實即對奉，照此情形，奉洛前途，終必出於一戰，也是真話。與其姑息養癰，何如乘機撲滅。現在吳氏所苦，在餉不在兵，一經開戰，某等主持中央，可以扣其軍餉，而對於奉派，則盡量供給，是不待兵刃相接，而勝負已分。」只怕未必。大帥誠欲剪除吳氏，正宜趁此時機，趕緊動手，若稽延時日，一再讓步，吳氏勢力既張，羽翼愈盛，固非國家之福，而奉方尤屬吃虧，那時再行追悔，只怕無濟於事了。」張氏聽兩方說來，均有情理，終以梁閣爲自己推薦，若憑吳氏一電，遽令下台，本人面子上，實在下不去，而且洛吳謀奉之心，早已顯露，將來之事，誠如梁等所言，終必出於一戰，不如及早圖之，爲妙。於是不顧一切，竟將上電拍發，一面召集各軍事長官，大開會議，決心派兵進關，並通知參謀處籌設兵站，準備軍械，且令興業銀行儘先撥洋二十萬元，充作軍費，一面簡蒐師徒，調出兩師團六混成旅，整裝秣馬，擦掌磨拳，專候張氏命令，立刻出發。

這時最爲難的，却有兩人：一個是高踞白宮的徐大總統，一個是雄鎮四省的曹經略使。原因梁氏組閣，先得徐之同意，此時自不能不設法維持，且現在庫空如洗，除了梁氏，誰也沒有這等大膽，敢輕易嘗試這內閣的風味。而且靳氏下台，雖有許多原因，其實還是吃金融界的擠軋，而左右金融界者，仍爲舊交系梁葉等人，若去梁而另用他人，梁氏意不能甘，勢必再以金融勢力倒閣。真是小人，如此循環報復，不但年關無法過渡，而且政治糾紛愈演愈烈，自己這把總統交椅，也萬萬坐不下去了。所以爲本人威信和體面計，爲政局前途計，除了追隨奉張，維持梁

閣外實無比較妥當的法子。但吳氏兵多將廣，素負戰名，也斷不能不設計敷衍。徐氏本人和吳氏本無交誼，調停兩字也覺爲難，想來想去，仍惟求救於曹三。曹和奉張原有姻親，而無大惡感，對於吳氏之劍拔弩張，志在挑戰，也覺太過激烈。但吳氏爲本人愛將，本人以吳氏爲靈魂，向來吳氏所作所言，自己從不加以反對。又因吳氏反梁本爲魯案，題目極其正大，也未便加以制止，所以輕易不好講話。可是魯案因中代表否認會受梁閣讓步的訓令，美國的輿論也非常注意，以爲美總統政策之能否成功，全看山東問題的能否解決。所以當時華盛頓的空氣也頗爲緊張，因此美國人也有出任調停的。英人也希望華會早日結束，加入調停，所以中日代表在二月四日五日六日，接連開了三天會議，方才議定了幾條大綱。運算運氣。第一條，估定山東鐵路的總價值，依照德國的估價爲五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一金馬克，分十五年還清。第二條，規定在款子未償清之前，須任日人爲運輸總管和總會計。第三條，規定鐵路財政細則，由中日主管人員在六個月內協定。當時簽字的，中國全權代表是王寵惠，顧維鈞，施肇基三人；日代表加藤幣原和植原兩人；美國是國務卿休士和專門委員馬萊皮爾三人；英國是貝爾福和專門委員林森格惠生等三人。簽字都用英文，全文在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方才簽約，照錄如下：

第一條 膠州租地。(一)日本以前屬德國膠州租地，交還中國。(二)中日政府各派委員會同清理，移交膠州租地行政及公產等項事宜，並解決一切需乎清理之事。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中日委員應立即齊集。(三)上述移交及清理應趕速辦理完竣，無論如何，不能遲至本條約發生效力六個月以後。(四)日本政府願將膠州租地行政機關之案卷，爲移交上及後日行政所必要者，交付中國。此項交付在交付膠州灣土地後行之。

第二條 公產。(一)日本政府允以膠州租地內一切公產，包括土地建築工程設置等等，無論前屬德有或日本管有期內所購得建造者，一律交給中國，惟本條第三款所列者不在此項。(二)移交公產，中國不任何項

賠償，惟(甲)日本官廳所購置建造者。(乙)日官所改修擴增者不在此限。屬於(甲)(乙)兩項者，中國政府應按日本政府所支出之實費，斟酌繼續損耗成數，酌給相當賠償。(三)膠州租地內此等公產，其屬於設立日本領事館所需要者，日本政府得保留之。日人社會所特需之學校寺院墓地等項，亦准日人社會保留之。此條詳細事宜，由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委員聯合辦理。

第三條 日本軍隊、日本軍隊連同駐防膠濟沿路之日本憲兵，應於中國派有兵警接防鐵路時，趕即撤退。中國兵警之接防，日軍之撤退，可以分段爲之。分段撤除日期，應由中日得力官員協訂。日軍之全部撤清，應趕於簽訂本條約之三個月內爲之。無論如何，不能遲至簽訂本條約之六個月以後。青島日守備隊，應於移交膠州租地行政權時，同時撤清。萬一不及，至遲亦不能過移交行政權之三十日以外。

第四條 海關。(一)本條約發生效力後，青島海關即完全成爲中國海關之一部分。(二)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六日中日所訂青島海關臨時合同，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廢止。

第五條 膠濟鐵路。日本以膠濟鐵路支路及一切附屬財產如碼頭貨棧等項，交還中國。中國以上述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貼還日本。德人所留鐵路財產之確實價值，現估定爲五千四百萬金馬克。中國於貼還此數而外，並貼還日本管路時期中之重大增修實費，惟須酌除損耗計算。上述之碼頭等項產業，除爲日人所增修者外，交還時不須貼費。日人曾作重大之增修者，中日政府各派委員三人共同組成鐵路委員會，按照上所規定，評定鐵路財產價值，並辦理移交此等財產事宜。此項移交，應趕速完成之。無論如何，皆當在本條約發生效力之九個月以內。中國在此項移交完成時，同時應以貼還日本之國庫證券交給日本。此項證券，以此項鐵路財產爲擔保，分期十五年清償，但在發行此券滿五年後，中國得一次清償之。惟須於六個月前預爲通知。在此項國庫證券完全贖回之前，中國應選任一日人爲事務長，一日人爲會計長，會同中國會計長

共同辦事。此項日員，統歸中國局長指揮管轄監察，有相當理由時得免其職。上述國庫證券之詳細條款，另定之。本條所列諸事，須由中日當局協定者，應趕速協訂之。至遲當以本條約發生效力後六個月內為限。

第六條 膠濟支路高徐濟順兩支路之讓權，歸國際新銀團接受，其餘件由中國政府及銀團自定之。

第七條 礦山淄川坊子金嶺鎮礦山之採礦權，前由中國許與德國者，移交於中國政府特許之公司接辦。日人在此公司之股本，不得超過中國股本之數。此等辦法條件，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此項委員，在本條約發生效力後應即齊集。

第八條 開放前屬德國之租地，日本政府表示無意設立日本專管或公共居留地於青島。中國政府表示願公開前屬德國之膠州租地全部，准外人在此區域以內，自由居住經營工商業及其他合法職業。凡外人在此區域合法公道取得之權利，無論在德國租借時期或日本軍事占領時期取得者，皆尊重之。日人所得此等權利之效力與地位問題，由中日聯合委員協定之。

第九條 鹽場製鹽在中國為政府官業，日本公司日本人沿膠州灣所經營之鹽場，統由中國政府備價收回。惟日人對於此等鹽場所出者得購買相當數量。另定相當辦法辦理之。商訂此等辦法并實行移交鹽場由中日委員趕速辦理，至遲須本條約發生效力之六個月內竣事。

第十條 海電日本表示凡前屬德人之青島至烟臺及青島至上海間海電權利之益，均歸中國。惟此兩線中有一部分為日本利用，作青島佐世保間之海線者，不在此例。青島佐世保海電之辦法，由中日委員協定之。惟須尊重現在有效之中外條約。

第十一條 無線電台青島濟南之日本無線電台，應在該兩處日軍撤退時交給中國，中國給以相當賠償，其數由中日委員協訂之。

附約如下：（按附約電文缺一項）

（一）日本表示放棄德國依據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德條約所取得之供給人才資本材料之優先權。

（二）電燈電話等事業，概皆交還中國，電燈屠宰場洗衣廠在市政機關成立時交還。按中國公司法酌立公司辦理，歸市政機關監督管理。

（三）電話事業交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對於電話之擴張改進，有關公益者，外人如有請求，中國政府當酌量允行。

（四）中國政府表示凡道路溝洫自來水公園衛生設備等項公共工程，由日政府交還中國政府者，青島外僑得舉相當代表襄理。

（五）中國政府表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准許青島日商用日文向海關陳述，並依此趨向選用職員。

（六）膠濟鐵路中日委員會，對於條約應行協訂之事宜，如不能協訂者，應由兩國政府以外交手續訂之。在決定此等事時，必須參酌三國專門技師之同意。

（七）日本政府表示膠濟支線之烟濰鐵路，可由中國自行建築，若用外資，國際新銀團可以承借。山東交涉，到了此時，方算告一段落，到六月二日，方才正式換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曹錕見魯案問題已經解決，方才有些允許出作調人之意。恰好曹錕也來向曹錕關說，曹錕這時又礙於兄弟之情，只得派王承斌出關調停。這時徐世昌也託張景惠向曹錕說和，兩人便同向張作霖竭力斡旋。恰巧吳佩孚也派車慶雲出關接洽，和議空氣一時充滿。此之謂回光返照。正是：

弱國無外交，世事憑強力。

未知是否成爲事實，且看下同分解。

民國成立以來，內閣軍閥，往往利用外交爲內爭之武器，此等計劃，在外國亦有之。然外人利用外交，決不失本國之體面，而吾國則不但丟臉，抑且喪失主權，於是引起戰事，互相攻擊，而人民又受其累。誠所謂內訌外患，交迫之秋也。當此時代，惟有人民自身力量，還能震懾外人，魯案卽其明證。若信任政府，倚賴軍閥，是直召亡而已，愛國云乎哉！

第一百三十四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姪失歡

却說關外調人龐集，和平空氣，瀰漫滂遼，誰知張作霖受了梁葉迷惑，以爲有了倒吳的計畫，所以不肯答應。而且新近得了廣東和浙江方面的聯絡，已經訂立三角同盟。據傳三角同盟的內容，是以孫中山先生爲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段芝貴督直，吳佩孚免去直魯豫巡閱副使職，專任兩湖巡閱。此事卽使實現，亦非久長之計，因奉張與洛吳都是贛武派，中山先生豈能作他傀儡，且以先生之明，深知奉張作用，亦未必真肯登台也。條件的內容，曹錕也有些接洽，不過是否實在，卻未可知。張作霖有了這些援助，愈加膽壯氣豪，便決定用武力解決。到了二月中旬，梁士詒續假張作霖便把原駐紮在關內軍糧城地方的奉軍一律調出關外，以示決絕。明明要派兵進關，却先把原在關內之兵調出關外，此正所謂欲取姑與，欲前先去却之法，局外人視之，真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仙丹。這一來，嚇得徐世昌十分不安，立刻派遣孟恩遠趕出關去調解。曹錕也仍派王承斌出關，要求張作霖，不要把奉軍調出關去，誰知兩人到了關外，孟恩遠竟連說話的機會也得不到，王承斌雖竭力向張氏挽留，也毫無效果。

這時吳佩孚因兵力散在陝西兩湖，準備未週，所以十分靜默，並且屢次通電關諸，說本人和奉張，決不開戰。欲冀彌彰。徐世昌則鑒於國民不滿梁氏，樂得去梁以媚吳，又因這時已由梁開問題，而變爲奉吳的本身問題。梁氏去留，反倒無關大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拍發了一個通電，表示去梁士詒，而改任鮑貴卿組閣，因鮑張有親對

直方也有好感，或能消弭戰禍，也未可知。其實這等計劃，並沒多大效力。願信不孚，而徒欲藉稅借以資聯絡，豈有濟乎？卻偏有張景惠、秦華、王承斌、曹銳、孟恩遠這些人，竭力的拉攏。至於鮑貴卿呢？因為雙方一經開火，自己的總理便沒了希望，更是起勁，也跟着張景惠這班人去向張作霖懇情。一半爲公，一半也帶着探探老張對自己的意思如何。誰知老張毫不客氣，依然表示強項。鮑貴卿這時彷彿兜頭澆了一杓冷水，再也不敢妄想做什麼總理，立刻便謝絕了徐世昌。

這時曹銳也在奉天，他對於吳佩孚本來有些妒忌，所以挽留奉軍的意思，十誠分懇，非但希望他不要撤出關外，並且要他增加實力，以保衛京津治安。奉張因提出幾個條件：第一，梁士詒復職；第二，吳氏免職；第三，段芝貴督直。第四，京津地方完全劃歸奉軍屯駐。一想情願，此老亦未免過分。果然把中山先生一說丟置腦後，可見此公非真能崇仰先生者。曹銳滿口應承，當時回到保定，曹錕見了這條條件，却也有些不高興道：「我現做着直魯豫巡閱使，直督應當由我支配，京津是我的地盤，怎的讓他屯兵，倒不許我干涉？這不懂是倒子玉，簡直是和我下不去了。」此語却不懷道。曹銳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想，後來仔細研究了一下，方才悟到雨亭這兩個條件，一半倒是爲着哥的好。」曹錕道：「奇了！這種條件，怎說倒是爲我呢？」曹銳道：「三哥試想，直系的兵權，差不多全在子玉手裏，真可謂巧言如簧。但曹三畢竟不是小孩，豈能如此容易上當？現在要免他的職，如何肯依？假使翻過臉來，連三哥也不認了，三哥豈不要吃他的虧？要是奉軍駐紮在京津一帶，子玉肯聽三哥的命令，假使不服從時，我們便可派京津的奉軍去勦除他，却不爽利。」真是哄孩子語，於此可見曹四不但不知愛國愛民，簡直對於乃兄亦不恤廉價拍賣。曹錕想了一想道：「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說罷！」曹銳不敢多說，就此攔過不談。

那時張作霖和吳佩孚，均各扣留車輛，預備運兵。雙方的情形，更是漸次露骨。各位調人均已無力進言，一個個敬謝不敏，只得去請出幾位老前輩來。兩位是屬於奉方的，趙爾巽、張錫鑒；一位是直方的，王士珍。還有張紹曾

王占元孟恩遠三位。這幾位先生，倒好像專作和事老的，可惜成績很不高明。也附着他們三位的驥尾，拍了一個調停的電報，給張作霖和曹錕，原電曰：

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啓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可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綫，重殘國脈，遺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榱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並請雙方將前綫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報傳論，暫請一概不聞不問，專務遠大，是所切禱！

另外又拍了一個電報，給吳佩孚，詞意大略相類。各方接了這幾個電報，也並沒有什麼表示。在吳佩孚一方，因見各方面情形，愈迫愈緊，知道非一戰不能解決，便親自趕到保定，來見曹錕，請曹錕召集一個會議，付之公決。曹錕也正想借會議來決定和戰，便於四月十一日，召集全體軍官，開軍事會議於保定。吳佩孚、曹銳、曹錕、張福來、王承斌、馮玉祥、張之江等重要高級軍官，均各列席。由曹錕親自主席，吳佩孚、張福來等都主張作戰，曹銳和曹錕都主張議和，討論了許多時候，還沒解決。曹錕意存猶豫，張福來憤然說道：「老帥願意仍作直系領袖，不受他人

節制呢？還是願作別人的附庸？如其願做直系領袖，不受他人節制，除却努力作戰，更有何法？如其願作奉派附庸，也不必更說什麼和不和，我們立刻投降了他們，豈不省事？倒是他爽快。衆人聽了這幾句話，都不禁失色。曹銳曹鏞大怒，一齊起立道：「你是什麼人，敢說這反叛的話？難道不怕鎗斃嗎？」說着，都拔出手鎗來。何至鎗斃曹四曹七一味嬉張，顧城即所以倒矣也。

王承斌慌忙勸住馮玉祥也起立道：「張氏通日賣國，舉國痛恨，非聲罪致討，不足以蔽其辜。如不戰而和，恐怕全國痛恨之心，將轉移到我們身上來了。到了那時，老帥身敗名裂，恐怕悔之晚矣。」馮氏善治軍，明大體，而勇於有爲，只此數言，公義私情，兩面均到。曹鏞之意稍動，回頭看張國銘、吳心田、張錫元等諸將，只見他們也一

齊起立道：「非一戰不足以盡守土之責，非驅張不足以安國家，謝天下，請老帥下令，我們情願率領部曲，決一死戰。」吳佩孚也道：「將士之氣如此，請老帥弗再猶豫。」曹鏞見衆人都如此說，也有些醒悟，那曹銳曹鏞却依舊揎拳擄臂的，在那裏和衆人爭論。曹銳見兩位老弟如此自覺不好意思，只得放出哥哥樣子，把他們喝退，二人都氣忿忿的走了。

曹銳久任直隸省長，因在氣頭上，便要提出辭職，經幕僚再三相勸，方纔改辭職爲請假，所有職務，都由警務處長楊以德代理，這裏吳佩孚等見曹銳曹鏞已去，便從新討論作戰計劃，先由他解釋現在的形勢道：「我們以前所以不敢立刻決裂者，第一因爲兵力都散在陝鄂，二則恐怕粵中出兵攻擾江西福建，使兩省自顧不暇，無力牽制浙江。那時盧永祥之兵，得聯絡馬聯甲舊部擾我後方，更有趙傑首鼠兩端，亦可從河南響應，奉方爲我們心腹之患。現在粵中孫陳分裂，決無暇對外，閩贛便可以專力對付浙江，浙江也決不敢輕易出兵了。馬聯甲舊部沒有盧氏援應，也就不敢妄動。至於趙傑，我已用優勢的兵力，將他監視，料他也決不敢明白表示態度。何況陝西湖北之兵，現已集中河南陝西方面，已決意暫棄，如不能一戰，那裏去抵補陝西的損失？再則我們財力不足，餉彈匱乏，不易久持，敵方有日本爲後援，又經過多年的積蓄，倒晚時，又得了許多軍資，餉械都極充足，利於持久，情勢雖然

如此。恐怕日子愈久，局勢便要愈壞了。」張福來也道：「不說別的，單說他們以前教梁士詒不要發餉給我們，使我們軍士無糧，自己潰散的毒計，也無非注意在這上頭。吳帥也爲這上頭，萬萬不能再忍。總之他們雖利於持久，我們偏要立刻作戰，一鼓作氣的戰敗他們，方爲上計。」曹錕道：「急急應戰，是不生問題了。現在你們卻說應戰的計畫給我聽。」吳佩孚見曹錕已經決定主張，便將進兵的計劃詳細說了一遍。又道：「如此作戰，使敵方處於三面包圍之中，即使一時不能根本消滅，也不怕他們不捲甲而逃。老帥放心，這是有把握的。」此時確有把握，不道將來沒把握的日子有咧。所以君子戒好戰而慎用兵。曹氏大喜，便立刻下令，吳佩孚爲總司令，張國鎔爲東路司令，王承斌爲西路司令，馮玉祥爲後方司令，所有直系各人部隊，都聽吳佩孚節制。會議決定之後，便各秣馬厲兵，急急前進。

這時張作霖的兵，已經從四月九日起，以保衛京畿爲名，不絕的向關內輸送。明明說退暗暗輸進，真令人瞠不遑語。中藏甚妙藥。奉軍原在關內的一師三混成旅，都集中在軍糧城一帶，到了四月初，張作霖又率領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入關，紮在獨流南面。四月十日，奉軍暫編第七旅，又入關駐紮津浦路良王莊衛隊旅，亦進駐津浦路一帶。四月十五日，奉軍又進兵兩旅，駐紮塘沽、天津一帶。次日，李景林又率領萬餘人開到獨流。第二日，張作霖又令砲兵四營帶了五十四門大砲，進駐馬廠，輜重兵進駐蘆台。四月二十日，又派馬隊進駐通州。逐步寫來，羅羅清疏。一時大軍雲集，弄得人民東逃西散，恐慌異常。直軍第二十六師這時駐紮馬廠，原係曹錕所部，那曹錕不聽他們之言，反加叱責，心中十分氣憤，所以在四月十七那天，探得奉軍將要前進，便不等命令，竟自退回保定。有此兄弟，有此部屬，曹三之不失敗者天也。這一來，不覺把吳佩孚激的大怒，立刻稟明曹錕，要將他撤換懲辦。正是：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蝸角紛爭，惟利是務。

未知曹錕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人謂率直戰爭起於梁閣，固也。然不用梁而用趙，方所薦之人，則張氏對之，必不滿意，亦猶洛吳之於梁閣也。即不然，而用

雙方均有關係，或兩不相干之人，則結果仍不能討雙方之好。靳氏前車，亦可借鑒。總之身為總統，而無用人之權，弊之所及，往往如此，於藩鎮又何責哉！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却說曹錕退回保定，吳佩孚大怒，立刻回明曹錕，要依法懲辦。曹錕也很不以曹錕爲然，惟因礙於手足之情，只好馬虎一點，僅免去曹錕二十六師師長職，委張國鎔繼任。吳佩孚見內部一切已妥，便即分遣軍隊，向北前進。這時直方的軍隊，有王承斌所轄的二十三師，原駐保定附近，張國鎔的二十六師，回駐馬廠之南，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在四月中開駐涿州，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第二第三兩補充團，本來駐在高碑店，也由吳佩孚令調北上，至琉璃河駐紮，其餘如第三師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調北上，進駐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馮玉祥一方面，有馮玉祥自統轄的第十一師，胡景翼的暫編十一師，吳心田的第七師，劉鎮華的鎮嵩軍，張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張錫元的一旅，陝西陸軍第一第二兩混成旅，也都出潼關進駐鄭州一帶，軍勢非常壯盛。上回寫奉方派兵，此處紀直派將，遙遙對照，熱鬧中却極整齊。前衛哨兵，和奉軍接愈近，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吳佩孚自己在保定指揮調度，也覺十分勤勞。一天，正在軍書旁午之間，忽然接到張作霖四月十九日發出的一通電報，道：

民國肇造，已逾十年，東北紛爭，西南倣擾，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自爲分裂。黨爭藉口，以法律事實爲標題，軍閥弄權，據土地人民爲私有，擾攘不已，安望治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况自華府會議以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閱牆未息，外侮頻來。匹夫橫行，昔人所恥，作霖不敏，怒焉心擣。戎馬半生，飽經憂患，數年內亂，無絲毫權利之心，一秉至誠，唯國家人民是念。睹邪說暴行之日甚，覺棟崩棟折之堪虞。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

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凡有害民病國，結黨營私，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均視爲統一和平之障礙物，願卽執戈先驅，與衆共棄。此心此志，海內賢達，諒必具有同情。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末議。但以國利民福爲心，或有起靡振頹之望。作霖此舉，悉本於良心主宰，愛國熱誠，共謀統一者爲同志，破壞統一者爲仇讎，決不背公義而庇護一人一黨，亦決不挾私忿而仇視一黨一人。耿耿此心，天日共鑒。儻使統一完成，國事甯息，甚願解甲歸田，享此共和幸福。惟國難未平，匹夫有責，披堅執銳，所不敢辭。兵發在途，遠道傳聞，恐多誤會，用特披瀝奉告，敬希鑒察是幸。

吳佩孚見了這個電報，笑道：「鬚賊欲以武力統一中國，可謂太不知自量。自古說『兵凶戰危』，照他這樣好武黷兵，豈有不敗之理？」一可謂知言，然何以後日又蹈張之覆轍乎？因吩咐祕書白堅武道：「偈們不必理他，那天直隸省議會不是也有一個電報嗎？你只做一个回答省議會的電報，表明我們的態度就得啦。」那祕書便起了一個草稿，送給佩孚覆核。佩孚看那電文道：

接直隸省議會電：以「奉軍入關，謠言紛起，將見兵戈，民情惶恐，紛紛來會，懇代請命，務懇雙方捐除成見，免啓釁端，本會代表三十萬人民，九頓首以請」等語。當復一電文曰：「兵凶戰危，自古爲戒。余獨何心，敢背斯義。佩孚攻擊梁氏，純爲其禍國媚外而發，並無他種作用，孰是孰非，具有公論。至於奉軍佩孚上月蒸日通電，業已明白表示，是否退讓，昭昭在人耳目。乃直軍未越雷池一步，而奉軍大舉入關，節節進逼，孰爲和平，尤爲共見共聞之事。貴會愛重和平，竭誠勸告，佩孚與曹巡閱使，均極端贊同。但奉軍不入關，戰事無從而生。諸君企望和平，應請要求奉軍一律退出關外。直軍以禮讓爲先，對於奉軍向無畛域之見，現雙方既處於嫌疑，並應要求將駐京奉軍司令部同時撤消，以謀永久之和平。至京師及近畿治安，自有各機關負責，無庸奉軍越組。從此各

盡守土之責，各奉中央號令，直軍決不出關尋釁。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至不得已時，惟有出於自衛之一途。戰事應由何方負責，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來中央政局，均由奉張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鑣，遂不惜禍國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爲之保鑣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他人之訐發，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誰縱天驕，而壹意孤行若是。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自洪憲始，洪憲帝制之主張，以梁氏爲渠魁。丙辰以來，國庫負債，增至十餘萬萬，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已貽及於子孫矣。乃猶以爲未足，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盜賊，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至不惜以兵威相迫脅，推其居心，直以國家爲私產，人民爲豬仔，必將此一線生機，根本鏟除而後已。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賊，爲殃民之後盾，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諸君代表直省三千萬人民請命，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請命也。敢布區區，惟諸君垂教焉。」等語，謹聞。

看畢笑道：「這電文很合我的意思，就教他們趕緊拍出去罷。張鬚的電文，也不用我覆他，不如請老帥同他幾句就得了。」談笑從容，與張鬚之劍拔弩張不同，勝負之數，已兆於此。因又回顧參謀道：「偁們的兵，差不多已調齊了，應該趕緊決戰纔是。我想另外擬一個電稿，拍給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各督和煥章，叫他們跟我連名拍一個通電，催張鬚立刻和我們決戰，你看對不對？」參謀祕書等都唯唯稱是。佩孚便又教白祕書擬了一個電報道：

概自軍閥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去障礙，即曰謀統一，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閱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觀，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邪者不見其正。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去國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區區此

心，中外共見。無論朝野耆碩，南北名流，如有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無不降心以從。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內拯國民水火之痛，惟有盡我天職，扶持正義。彼以武力爲後盾，我以公理爲前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結黨營私者何人？亂政干紀，剽劫國帑者又何人？輿論卽爲裁判，功罪自有定評。蠹賊不除，永無甯日。爲民國保莊嚴，爲華族存人格，凡我袍澤，責任所在，除暴安民，義無反顧。敢布腹心，惟海內察之！

這電報拍出去後，不一日，馮玉祥和江西的陳光遠，江蘇的齊燮元，陝西的劉鎮華，河南的趙倜，山東的田中玉，湖北的蕭耀南，都紛紛覆電贊同。這通電便於四月二十一日發了出去。一面分配兵力，這時直軍動員的已有十二萬人，在洛陽的是陸軍第三師，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師，在隴海東的是十一師，在洛鄭間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兩師，二十三師在涿州良鄉一帶，二十五師在武勝關，二十六師在德州保定一帶，第五混成旅在鄭州山東一帶，十二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處，一二三四補充團在涿州良鄉等處，共計有八師五混成旅三團的兵力。吳佩孚因決定以洛陽爲根據地，大隊集中鄭州，分作三路進兵：第一路沿京漢路向保定前進，迎擊長辛店一路的奉軍，以京津爲目的地；第二路側重隴海路，聯絡江蘇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馬聯甲的舊部和浙江盧永祥的襲擊，却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東路，張國鈞聯絡，攻擊奉軍的根本地；第三路是馮玉祥的部隊和陝軍集中鄭洛一帶，堅守根據地，兼爲各方援兵。

調度已畢，忽又接得間諜報告說：一奉軍因戰線太長，業已改變戰略，大隊集中軍糧城，總司令部設於落堡，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兼任，副總司令是孫烈臣，東路軍在京奉津浦一帶，向靜海前進，又分爲三梯隊：東路第一梯隊司令張作相率領的軍隊，就是自己的二十七師，集中廊房，東路第二梯隊司令是張學良率領的軍隊，除卻自己的第三旅外，還有一個第四混成旅，集中靜海，東路第三梯隊司令李景林所領的軍隊，除自己的第七旅外，

還有一個第八旅，向馬廠前進。西路軍沿京漢路前進，兵力也分爲三個梯隊：第一梯隊司令是張景惠，率領暫編奉軍第一師，集中南苑，第十六師師長鄭芬，率領自己的一部分步兵，和第六混成旅，集中長辛店，第二混成旅長鄭殿陞，率領本部兵馬，和第九混成旅爲第三梯隊，向蘆溝橋前進。永定河一帶，還有援軍甚衆，據聞有五個補充旅，九個混成旅之多。總算兵力，有十二萬五千人，都打着鎮威軍的旗號，向南方前進。此處又將雙方兵力，作個總結，因事實煩複，不如不能醒目也。吳佩孚見奉軍已改變戰略，自己也不得不將直軍的佈置，略爲更動。正在沉吟斟酌之中，

忽然曹錕又送來一個回答張作霖的電稿，令吳佩孚斟酌。吳佩孚只得先展開那通電報看道：

民國肇建，戰禍頻仍，國本漂搖，民生凋敝。華府會議以來，內政外交，艱難倍昔，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內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近者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官長，長驅直入，環布京津，銀以事出倉卒，恐有誤會，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遷讓，乃陸續進行，有加無已。鐵路左右，星羅棋布，如小站馬廠，大沽新城，朝宗橋，惠豐橋，燒烟盆，良王莊，獨流，楊柳青，王慶坪，靜海，以及長辛店等處，皆據險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斷絕，海內驚疑，友邦駭怪。錕有守土安民之責，何詞以謝國家？何顏以對人民？耶？向者國家多故，兵爭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設兵事無端再起，不惟我父子弟，慘遭鋒鏑，國基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頃據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甯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兵，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錕愚竊謂：統一之端，以和平爲主幹，萬不可以武力爲標準。方今人心厭亂已極，主張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則統一無期，可以斷言。皓電又謂：「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似此則解決糾紛，必須聽之公論，若以武力督迫其後，則公論將爲武力所指。揮海內人心，豈能悅服？總之張巡閱使若以和平爲統一之主幹，此正錕數年來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爲極端贊同。尤望張巡閱使迅令入關隊伍，仍回關外原防，靜聽國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之相與公同討論。若以武力

爲統一之後盾，則前此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爲殷鑒，銀決不敢贊同，抑更不願張巡閱使之持此宗旨也。銀老矣！一介武夫，於國家大計，何敢輕於主張？諸公愛國之誠，謀國之忠，遠倍於銀，迫切陳詞，俾候明教。

吳佩孚見措辭很妥當，便命回覆老帥，照此拍發，不必再有什麼更改了。一面便繼續調撥兵馬，自己的總司令部，設在保定，自不必說。依照前次的軍事會議，命張國鎔爲東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六師，葛豪的十二混成旅，彭壽莘的十四混成旅，董政國的十三混成旅，吳佩孚自己的第三師的一旅，防守子牙河大城，任邱等處。命王承斌爲西路司令，率領本部的二十三師，張福來的二十四師，孫岳的十五混成旅，張克瑤的第一混成旅，吳佩孚自己所部第三師的一部分，和直隸陸軍三個混成旅，防守固安、琉璃河一帶。命馮玉祥爲後方司令，率領閻治堂所轄的兩師，並河南、湖北各一師，一混成旅，保守鄭洛，爲各方呼應。佈置既畢，忽接大總統徐世昌來了一道命令，正是：

方看軍將紛紜去，又見調和命令來。
未知命令中說的什麼話，且看下文分解。

奉直初戰，直勝奉敗，吳氏所持理由，亦頗合國人心理，故奉直並列，而文字上則暗暗以吳爲主，張爲賓，非作者有私於吳，以作者爲國民一份子，不得不以國民之是非爲是非也。夫使吳氏能於一戰勝奉之後，善保其兵凶戰危之言，息事寧人愛民愛國，扶助政府，處處向軌道上走去，則令譽益彰，民情愛戴，安知今日之吳佩孚不猶曩時之華盛頓也？乃一戰而驕，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之旋踵之間，一敗塗地，本人且不免爲民國之罪人，不亦大可哀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卻說奉直戰事愈迫愈緊的時候，其中最着急的，要算河南北數千萬小百姓，因禁不住軍隊的攪擾摧殘，不得奔走呼號，求免兵燹之苦。此外便是大總統徐世昌，因自己地位關係，到也確實有些着急。軍閥政客之言和平者，大率類此。還有各國各使，恐怕戰事影響治安，累及外人，接連向外交部遞了三個警告書，第一個警告，是四月十四日提出的，內容是：

外交團頃悉中國武裝軍隊擬佔據秦皇島火車站，又塘沽警察長六號通知，該處奉軍司令官擬佔據該處火車站。查一九〇一年條約第九條，中政府讓與各國駐兵某某數處之權利，以期維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係一種專獨權利，故中國武裝軍隊，如佔據此種地點，即係破壞上述條約之規定。本公使聲明此層時，又鑒於華盛頓會議第六號議決案之關於駐華軍隊問題，應同時請貴總長嚴重注意於因此破壞條約舉動而發生之結果。並希將此種結果，警告有關係之司令部爲盼。

第二個警告是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大約說：

外交團曾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領銜公使名義，致照會於外交總長，茲特抄附於此，應請貴總長注意。因中國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現有中國軍隊調動，外交團特再聲明，必將堅持上述照會之條件，並向貴總長爲最嚴重之申告。如因亂事致外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爲此外交團盼望中國政府，應有極嚴厲之設備，以杜武裝軍隊闖入北京，及用飛機由空中轟擊京城之事。爲此照請貴總長查照。

第三個警告，也是四月二十日送出的，大概說：

茲因中國各省軍隊調動一事，外交團認爲應請中國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貴總長之照會，該照會內開：「外交團特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年來每次內戰必受外人多少訕笑責備，真是自取其辱。凡外人所受損失，無論其出於軍隊之行動，或因其放棄責任所致，定唯該管區之上級軍官是問。各國必堅持請中國政府責令該上級軍官，個人單獨負其責任。」等因。茲特再爲聲明此態度，相應照請查照。

徐世昌一則逼於外人的警告，二則逼於國民的責備，怕外交團警告是真，怕國民責備是假。在無可如何之中，只得下了一道命令道：

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遂致近畿一帶，人情惶惑，閭閻騷動，糧食騰踊，商民呼籲，情急詞哀。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聲明移調軍隊情形，覽之深爲惘然。國家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庶政多有闕失，民生久傷憔悴，力謀拯救之不遑，何忍斲傷而不已？本大總統德薄能鮮，不能爲國爲民，共謀福利，而區區斬向和平之願，則歷久不渝。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爲國家柱石之寄，應知有所舉動，民具爾瞻，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念生民之塗炭，矢報國之忠誠，自有正道可由，豈待兵戎相見，特頒明令，着即各將近日移調軍隊，凡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對於國家要政，儘可切實敷陳，以求至中至當之歸。其各協恭匡濟，奠定邦基，有厚望焉。此令。

按自民國六年以後，歷任總統的命令，久已不出都門，現當奉直雙方兵連禍結之時，這等一紙空言，還有什麼效力？此老亦自取其辱。何況這時奉直雖然反對，至於痛惡徐氏之心，却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奉方想攤出段祺瑞，

直方想捧起黎黃陂，爲後文黃陂復職伏線。各有各的計劃，誰還顧到徐大總統四個字兒？這命令下後的第二天，兩軍不但肯撤退，而且愈加接近，同時張作霖宣戰的電報也到了，大約說：

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僻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主張，向使同心合力，無論前年

衡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卽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洲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禁，至今日而愈烈，長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卽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噴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無故招謗，遂擬將國內奉軍悉數調回，乃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曹省長親來，亦以保衛京津，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軍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現之事，共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欺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之，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期，則神州陸沈，可立而待，因一面爲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暨詳情，業於皓日謀日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頻成，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同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頓衡陽之兵，干法亂紀，致成憤於死，賣友欺心，決金口之隄，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強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劫奪鹽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驅各方之款項，專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迫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漢商會，竭閩閩之脂膏，塗炭生靈，較闖獻爲更甚，強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妖孽，障礙統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週旋，以勵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人一黨之成見。皇天后土，其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

張作霖這一個通電發出後，第二天夜裏，西路便在長辛店開火了。接着東路馬廠，中路固安，也一齊發生激

戰。吳佩孚因見戰事重心在西路，便親赴長辛店督戰。前敵指揮董政國，見總司令親來，格外猛烈進攻，士氣也倍覺勇壯。奉軍張景惠見軍勇猛，傳令砲兵隊用排砲掃射，卻不料吳佩孚早已有準備，教軍士們都埋伏在樹林之中。那砲火雖烈，卻也不能怎樣加直軍以損害。雙方鏖戰了一日一夜，奉軍把所有的砲彈已完全放完。此次戰役，西人觀戰，皆謂各國戰爭，從無用砲火如奉軍，此次之利害者，可見奉軍致敗之因，而其砲火之猛烈亦可見。

後方接濟又沒有到，砲火便突然稀少起來。吳佩孚因向董政國道：「敵方的砲火已盡，我們不乘此機會進攻，更待何時？」董政國得令，便命掌號兵士吹起衝鋒號來。一時間直軍都奮勇而進，奉軍死命敵住，雙方又戰夠多時，奉方看看抵敵不住，兵心已見慌張。直軍見敵軍陣線將破，加倍奮勇，奉軍正要退却，恰好張作霖因恐張景惠有失，派遣梁朝棟帶同大隊援軍趕到，奉軍聲勢頓壯。梁朝棟令兵士用機關槍向直軍掃射，直軍死傷甚多。吳佩孚傳令急退，奉軍乘勢追趕，追到良鄉相近，直軍早已退進城去。

奉軍想過去抄擊，不料剛到城邊，忽然地雷炸發，把奉軍炸死了好幾百，傷的更衆。以吳氏之勇，安得輕易退却，此中顯然有詐，而奉軍不知冒昧追襲，宜有此役。此用兵所以貴知彼知己也。

張景惠慌忙傳令退回長辛店。吳佩孚見奉軍退去，正想反攻，恰巧援軍趕到，不覺大喜，立即傳令進攻，想不到奉軍大隊援軍，又從側面攻擊過來。吳佩孚因喚董政國道：「敵軍氣勢正盛，砲火又烈，我們且暫時退回良鄉，再設計破他罷！」又退兵，却是奇怪。董政國雖不知他什麼意思，只是軍令所在，怎敢違抗，自然遵令而退，改取守勢。張景惠乘勢進逼，吳佩孚又傳令退軍涿州。

這時恰好王承斌從中路趕到，原來王承斌雖是西路司令，因吳佩孚在西路督戰，所以兼顧中路。這時聽說西路屢退連夜趕來。吳佩孚見了承斌，便笑道：「我軍正待勝敵，你來幹什麼？」從容談笑，指揮若定，以此作戰，安得不勝？王承斌怔了一怔，不覺也笑道：「特來慶賀！」吳佩孚不覺大笑，因握着王承斌的手道：「你道我何故屢退？因我探得敵軍的軍實彈械都在三家店，所以詐退誘敵，一面卻分兵去三家店，焚燒他的輜重，使他救應不及。我們再從

正面向前急攻，豈有不能破敵之理？現在你來恰好，可代我當住正面，我自己領兵去破三家店。」此公畢竟多謀。承斌十分佩服，自己率領士兵和張景惠接戰，卻讓吳佩孚去打三家店。

張景惠以為直軍屢敗之餘，涿州必然旦夕可下，進攻得十分猛烈。王承斌也是直方一員戰將，自然竭力抵抗，不讓奉軍得一些便宜。支持了兩日，忽見奉軍急退，知道吳佩孚攻擊三家店已經得手，張景惠要回去救援，故此急退，便傳令追擊。奉軍支持不住，不覺大敗，仍然退回長辛店。王承斌克復良鄉，正要前進，忽見北面遠遠有一彪隊伍到來，十分驚訝，連忙着人哨探，方知是吳總司令的軍隊，從三家店回來，不覺十分驚疑。兩人見了面，承斌便問三家店事情如何？吳佩孚道：「我軍已圍三家店，正要攻下，卻不防敵軍第二十七師全部從豐台開來，我軍兩面受敵，損失不少咧。」攻三家店之計雖未售，而勝張景惠之計則已償，可謂一牛成功。且喜良鄉已經克復，我軍正好乘此戰勝之威，分作三路進攻，以防敵軍夾擊。一商議已定，便命董政國率領本部隊伍為左翼，進攻三家店；王承斌為右翼，進攻豐台，自己擔任中鋒，進攻長辛店。

這時張景惠率領一師之衆，扼守長辛店，忽報吳佩孚親自督隊進攻，便和梁朝棟、鄒芬奮勇抵抗。梁朝棟更是奮不顧身，指揮兵士衝擊，想不到砲火無情，忽然一顆子彈飛來，向梁朝棟的前心穿進，自背後穿出。梁朝棟一聲阿呀，就此哀哉上饗，主將一死，隊伍自亂。此中不無天意。吳佩孚乘勢衝鋒，奉軍紛紛潰退。張景惠止遏不住，只得拍馬而走。鄒芬還想死戰，不料左股也中了一彈，也便負傷而逃。直軍大獲全勝，占了長辛店。第一次直奉戰爭，此次亦係戰爭最烈之事。

張景惠退到蘆溝橋紮住，查點將士，梁朝棟已死，鄒芬帶傷，其餘士兵死傷的更多，十分傷感憤激。因又抽調了幾旅援軍，誓死要奪回長辛店。真是一人拚死，萬夫莫當。一場惡戰，果然把直軍擊退，克復長辛店。吳佩孚退了幾十里路，到大灰場紮住，探聽左翼還在相持之中，不能抽調，自己軍隊又少，怎生支持得住？若從別處調兵，又恐遠水救不得近火，正在徘徊無計，忽報馮玉祥率領本部隊伍到來。此中不無天意。不覺大喜。馮玉祥見了佩

孚動問戰事情形，佩孚說了一遍，玉祥沉吟了一回道：「敵軍驍勇，非用抄襲之計不能勝，如敵軍來攻，請總司令在對面抵抗，我率領所部，從側面抄過去夾擊，可好嗎？」吳佩孚大喜道：「如用抄襲之計，最好從榆堡過去，可惜那裏的地勢，我還不甚熟悉，最好你替我在這裏應付一切，讓我到榆堡察看形勢，再作計較。」馮玉祥允諾。吳佩孚便至榆堡察看了一回，回到大灰場，雙方已戰了一日，這時剛才休息。吳佩孚因對馮玉祥道：「榆堡形勢很好，如由此渡河，包圍奉軍，必勝無疑，只可惜王承斌已由我派去援助中路張福來。」上文只言左翼尙在相持之中，不及右翼初疑漏筆，讀此始恍然。一時不克調回，再則奉軍砲火太烈，我軍進攻亦很不容易，不知煥章可有萬全之策麼？正是：

欲使三軍能勝敵，全須大將出奇謀。

未知馮玉祥如何決策破敵，且看下回分解。

奉勝則必去徐而擁段，直勝亦必去徐而擁黎，故直奉之戰，無論孰勝，皆於徐不利，灼然可見也。徐既明知之，故處心積慮，必使奉直免於一戰，庶已得於均勢之下，保留其地位，故其調停之念，實出至誠，然而私也。事勢至此，竭忠誠之心，未必可以感人，况以公言濟其私，而欲使悍將驕兵俯首受命，寧非癡人說夢乎？徐氏素稱圓滑，圓滑之極，往往弄得兩不討好，一敗塗地，可笑亦正可憐也已。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却說吳佩孚問馮玉祥有什麼計策破敵？馮玉祥想了一想道：「奉軍砲火雖烈，然不能持久，我們不妨以計誘之，可令我帶來之老弱殘兵爲先鋒，敵人見了，必然輕進，等他們身入重地，砲彈不繼，然後請大帥抄襲到他背後，那時敵人前後不能救應，必然大敗，我們乘勢進攻，就可以復奪長辛了。」吳佩孚稱善，當下依計而行。此時

能用馮氏，後來又不能合作，何也？兩軍交綏，奉軍見直軍人甚少，戰鬥力又弱，果然仗着砲火之威，拚命前進，一點不作準備。直軍且戰且退，已退了好幾十里。這邊吳佩孚抄到奉軍背後，前後夾攻，奉軍大敗，急急冲出重圍，逃奔豐台。吳佩孚克復了長辛店，不想張作霖又加派了幾旅救兵，使張景惠重奪長辛。吳佩孚奮勇抵禦，一日之間，屢進屢退。長辛店得而復失者九次，終究因吳馮二人都是武勇絕倫的大將，張景惠抵當不住，仍復敗退。恰好奉軍中路失敗，許蘭洲陣亡，張作相雖稱善戰，終究不是王承斌張福來的敵手，因此節節敗退，西路也被牽動，不能復戰。張景惠只得率領本部第一師，和第二十八師退往南苑，被駐京的一九兩師遣散。

還有奉軍東路，初時雖屢次得利，連占大城青縣、霸縣等處，無奈因張學良受傷，不能猛進，等到西路戰事失敗的消息到後，士無鬪志，俱各潰散。李景林只得率領全軍二萬餘人，退保良王莊、獨流等處。不料直軍進占落堡，乘勢進攻，李景林支持不住，只得潰退。中途又遇直軍用砲火截擊，損失甚重，等到退回山海關時，已所餘無幾。張作霖見戰事已一敗塗地，民國以來戰事往往一敗即潰，此非訓練不精，實緣無主義之戰，兵心不服，故勝則要功而猛進，敗則一潰而難收。軍閥家猶恃其武力，不知覺悟，可哀也。只得把司令部移到灤州，以圖再舉。以開平為第一道防綫，令李景林扼守，古冶為第二道防綫，令張作相防守，灤州為第三道防綫，張作霖自己防守，昌樂為第四道防綫，令孫烈臣扼守。一面收拾殘軍，一面補充軍實。

吳佩孚探得消息，便也集中兵力，以胥吾莊為第一道防綫，由彭壽華擔任，蘆台為第二道防綫，令穆旅擔任，軍糧城為第三道防綫，由王承斌擔任。前鋒和奉軍小接觸了幾次，陣陣勝利。灤州附近的地方，到也佔領了不少。一面又由海軍總司令杜錫珪截擊奉軍的歸路。原來杜錫珪本不決定助吳，後因薩鎮冰南下，說蔣拯北上討奉，蔣拯欣然答應，所以海軍便加入了直方。前此奉方張宗昌想率兵乘艦，由青島登陸，海軍也會幫助田中玉迎擊。一面由田中玉通告日本，禁止奉軍登陸。張宗昌的計策，方纔完全失敗。所以我國的海軍力雖然很薄弱，然而在一

內戰時，却也很有些用處。薄弱的海軍，偏有利於內戰，此二句言之痛心。閒話休提。

再說張作霖在沒有戰敗以前，知道徐世昌屈伏於直軍武力之下，與自己必無利益，便已通電獨立，東三省政事，由東省人民自主，不受政府節制，與長江及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動，一面又暗地聯絡河南趙倜、趙傑兄弟，教他們獨立。趙倜因河南的直軍尚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一時不敢輕動，但是又怕將來直軍戰敗，對不住奉方，不好見面。左思右想，只得宣告中立，以免得罪一方。不想剛在宣告中立的一日，奉軍便已敗退軍糧城，趙倜十分懊悔，惟恐吳佩孚要和自己下不去，正在惶惑無主的時候，忽接報告說：「中央查辦奉直戰爭中罪魁的命令已下。」一打落水狗趙倜不知查辦的是些什麼人，急忙要來看，却有兩道命令，第一道是勅令奉軍出關的原文道：

前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至近畿一帶，迭經令飭分別飭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戰鬪。近數日來，槍砲之聲，不間晝夜，難民傷兵，絡繹於道。閭閻震驚，生靈塗炭，兵凶戰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嚴飭所部，停止攻擊。奉天軍隊，即日撤出關外，直隸各軍，亦應退回原駐各地點，均候中央命令解決，務各凜遵！此令。

第二道命令，纔是查辦罪魁的原文道：

此次近畿發生戰事，殘害生靈，折傷軍士，皆由於葉恭綽等構煽醞釀而成。禍國殃民，實屬罪無可道。葉恭綽、梁士詒、張弧，均着即行褫職，並褫奪勳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此令。

趙倜看完，把命令一擲，歎了口氣道：「事無曲直，兵敗即罪，葉、梁等都是奉方的人，使直方戰敗，恐怕都是功臣了。」此公忽然作此公論，令人發笑。他話雖如此說，却已知奉方不足恃，竭力想和直派聯絡，因恐趙傑不知進退，有些意外的舉動，以致挽回不來，便急忙拍了個電報給趙傑，教他不要妄動，想不到趙傑在前一天已經闖下了一場大禍。原來靳雲鶚的軍隊，原駐鄭州，因直奉大戰，形勢吃緊，所以開拔北上助戰，料不到剛到和尚橋地方，便遇着趙傑的軍隊，一陣邀擊，靳雲鶚出其不意，如何抵敵得？住抵抗了一陣，便敗退待援。等到趙倜電報到時，已經不及。

那靳雲鶚敗至武勝關後，立即電告曹錕、吳佩孚以及直系各督軍乞援。吳佩孚見了這電報，便批交馮玉祥相機辦理。其餘田中玉、陳光遠、張文生、齊燮元等，也分電馮玉祥和趙倬，願出任調停。那馮玉祥知道趙氏兄弟已爲奉方所收買，決不肯善罷干休，所以一面請趙倬制止趙倬進攻，一面派兵救援靳雲鶚。那趙倬見事已決裂，因和左右商議道：「馮玉祥如果真心調停，就不該派兵前來，這顯然已不放心我了。」卻也聰明。要是由他削平老二，我的勢力愈孤，他必然再行大舉攻我，那時悔之何及？到不如乘他不防，暗地在半路襲擊，打他一個湊手不及，豈不強如坐以待斃？一想情願，所謂知己而不知人也。左右也都慫恿他用武力解決，趙倬意決，便派兵埋伏在中牟附近，專等馮玉祥的軍隊廝殺。馮玉祥原是近代智勇名將，如何不防？此所謂知彼知己也。他一面派兵前進，一方早已另派精銳繞出中牟之後，以備萬一。趙軍如何知道？一見馮軍便槍礮齊發，不防馮軍的別動隊，從後包抄過來，兩面夾攻，趙軍抵擋不住，敗回開封。這時曹錕、吳佩孚還不會知道趙倬邀擊馮軍的事情，所以在電呈徐世昌的時候，並不會說及。那徐世昌已在直軍全權支配之下，見了電報，自然巴結，當即下了一個命令道：

據直魯豫巡閱使曹錕電呈：「據駐鄭旅長靳雲鶚王爲蔚等報稱：『河南第一師師長趙倬，率領所部，襲攻鄭州，職旅迫不得已，竭力抵禦』等情。查鄭防向由該兩旅駐守，趙倬竟敢聲言驅逐，逕行襲擊，已電飭該旅長等固守原防，弗得輕進，請即將趙倬褫奪官職，並免去本兼各職，交河南督軍依法訊辦一等語。豫省地方緊要，該師長趙倬身爲將領，豈容任意稱兵，擾亂防境，着即行褫奪官職，並勳位勳章，交河南督軍趙倬，依法訊辦，以肅軍紀。此令。」

這命令剛才發表，趙倬截擊馮玉祥的報告又到，徐世昌只得也下令查辦。改任馮玉祥爲河南督軍，遞遺陝西督軍缺，由劉鎮華兼署。查辦張作霖的命令，也在同日頒布。蒙疆經略使東三省巡閱使等職，一律裁撤。並調吳俊陞爲奉天督軍，馮德麟爲黑龍江督軍，袁金鎧爲奉天省長，史紀常爲黑龍江省長，至於河南方面，趙倬的

實力已完全消滅，自然毫無抵抗，逃之夭夭。所晦氣的，只有開封商民，未免又要搜刮些盤費，給他使用，這原是近來普通之事，倒也用不着大驚小怪的。極沈痛語，偏作趣話，作者未免忍心，丟下這邊。

再說張作霖雖然戰敗，在東三省的實力，並未消滅。奉方屢仆屢起，雖曰人謀，亦地勢使然。徐總統一紙公文，如何中用不到一天，東三省的省議會、商會、農會、工會等團體領袖，因要巴結張鬚，立刻發電否認張作霖免職命令，那吳俊陞、馮德麟、袁金鎧、史紀常等，自不消說，當然也通電否認。可是張鬚在灤州一方面，因前鋒屢敗，海軍又圖謀襲擊後方，不敢逗留，支持了幾日，便退出灤州。直軍乘勢佔領古冶、開平、窪爾里等處，因吳佩孚此時目光已從軍事移到政治方面，也不大舉進攻。倘能從此不用武力，豈不大妙？初時曹錕想請王士珍出來組閣，會由曹錕領銜，和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蕭耀南、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陸洪濤等聯名請王士珍出山，收拾時局。王士珍雖非絕意功名的人，因鑒於時局的糾紛，並未全解，吳佩孚又尚有別種作用，辭謝不允。吳佩孚因和左右商議，擁護黎元洪出山，以恢復法統為名，庶幾可以號召天下。舊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衆議院議長吳景濂，見國會有復活希望，自然歡喜。這班議員先生，也陰乾得可憐了。他們在吳佩孚門下活動已久，此時見他要恢復法統，王家襄便竭力攬撥道：「南北的分裂，實起於法統問題，大帥主張恢復法統，實是謀國的不二妙計。國會恢復，黃陂復職，南方護法的目的已達，當然只好歸命中央，那時統一中國的首功，除了大帥，誰還當的上？便算美國華盛頓的功勞，也不過如此罷咧。」吳景濂也道：「大帥在戰前本已想奉黃陂復位，因為外交團恐怕增加一重糾紛，表示反對，大帥纔沒有實行。現在奉軍已一敗塗地，中央的事情，只要大帥一開口，誰還敢說半個不字？何況恢復法統，原是為國為民，並不是為自己謀利益，國民正求之不得呢。大帥果肯做這樣的義舉，全國人民，竭力擁護還不夠，誰還肯反對嗎？」吳佩孚道：「我早已想過，恢復法統有兩件最重要的，一件是恢復國會，一件是請黃陂復職，只不知先做那件纔好。」

吳景濂道：「這不用說，自然要先恢復國會。自然公的地位頂要緊，一笑。總統是由國會產生的，不恢復國會，總統便

沒根據了。」吳佩孚道：「這件事，我已示意長江上游總司令孫馨遠，請他做個發起人，他已拍過一次通電，你們見過沒有？」王家襄道：「我是吳議長向我說的，却不會見過原電。」吳佩孚便把孫傳芳的原電找出來，遞給王家襄，王家襄接來看道：

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來，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消，倘有擾亂之徒，應在共棄之列。

王家襄看完電又道：「這也奇怪，馨遠這電報，說得很切實，為什麼竟一些應響也沒有？」吳佩孚道：「這也無怪其然，你想我們內部自己也沒決定確當辦法，怎樣有人注意？既你們兩位都贊成先復國會，等我稟命老帥和各省督軍聯名發一個通電，徵求國民對於恢復國會的意見就是了。」吳景濂笑道：「這是好事，誰肯不贊成？何必徵及別人意見？」此公向來專擅，老毛病至今不改。吳佩孚道：「話雖如此說，做總不能這樣做，而且我主張發電時，還不能單說恢復國會，須要夾在召集新國會和國民會議聯省自治一起說，方才不落痕跡。」王家襄吳景濂都唯唯稱是。王家襄又道：「北方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南方的事情，也須注意纔好。」在事實必有此語，在文章亦不可不有此伏筆。聽說廣東政府已下令，教李烈鈞等實行攻贛，大帥也該電飭老陳加緊準備才好。」吳佩孚道：「不打緊，南政府免了陳炯明的職，陳炯明難道就此罷手不成？你看，不要多久，廣東必然發生內爭，那時他們對內還沒工夫，還能打江西嗎？」吳氏料事雪亮，不愧能人。吳景濂忙答道：「大帥是料敵如神的，當然不得有錯，我們那裏見的到呢？」王家襄道：「你我要是見的到此，雖不能和大帥一般威震四海，也不致沒沒無聞了。」說得吳氏哈哈大笑。兩個恭維得不要臉。一個竟居之不疑，都不是真正人才。彼此商議了一回。吳王方才辭出，在一處商議道：「大帥不肯單提恢復國會，恐怕將來還有變卦，我們須要上緊設法才好。」兩人商量多時，便決定再去見曹錕，請他先准議員

自行集會。曹錕問子玉的意見怎樣？吳景濂道：「吳大帥非常贊成，不過要我們先稟明老師，老師不答應，他是不敢教我們做的。」曹錕聽了這話，歡喜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倆原是不分彼此的。」曹三一生做事，昏聩無能，偏能深信吳子玉，不可謂非絕大本領。既他這樣說，你們只管先去集會便得，何必再來問我。」吳王兩人得了這兩句話，十分歡喜，便又同去見吳佩孚，說老師教我們先行集會。堂堂議長一味奔走權門，詔嬭軍閥，如此國民代表，辱罵煞人。正是

反覆全憑能拍馬，縱橫應得學吹牛。
未知吳佩孚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嘗奉直初戰之時，實粵中北伐之好機會也。乃陳炯明天良喪盡，叛國叛黨，并叛身受提挈之中山先生，以致坐失事機，久羈革命，不免為吳佩孚所笑。此僥倖之肉，其足食乎？此中山先生所以深致恨於陳氏，蓋非為私憤，而實為革命前途悲也。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

却說吳景濂王家襄對吳佩孚說曹錕叫他們先行集會，吳佩孚聽說是老師的意見，自然沒有話說，叫他們到天津去自行召集了。這時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等，奉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命令，誓師北伐，可惜已遷江西省內，被他們攻克的地方已經不少。吳佩孚雖明知他們必有內爭，也不敢十分大意，便根據陳光遠告急的電報，請政府令蔡成勳為援贛總司令，率領本部軍隊南下。不過這種事情，吳佩孚並不怎樣放在心上，驕氣深矣。他所注意的，仍在政治方面。恰好孫傳芳因五月十五的電報，無人注意，又打了一個電報給孫中山和徐世昌，原電大約道：

自法統破裂，政局分崩，南則集合舊國會議員，選舉孫大總統，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

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據北京政府，以爲抵制。誰爲合法？誰爲違法？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惟長此南北背馳，各走極端，連年內爭，視同敵國，閱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弊，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壞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長策。近得各方復電，多數贊同。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聖，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於護法，法統已復，功成身退，有何留連？北京徐大總統，新會選出，舊會召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兩先生體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尊榮，及時引退，中國幸甚！

徐世昌接了這電報，還不十分注意，不想第二天又接江蘇督軍齊燮元來了一個電報道：

我大總統本以救國之心，出膺艱鉅，頻年以來，艱難幹運，宵旰殷憂，無非以法治爲精神，以統一爲嚮嚮。乃不幸值國家之多故，遂因應之俱窮，因國是而召內訌，因內訌而構兵衅，國人之苦怨愈深，友邦之希望將絕。今則關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連禍結，靡有已時，火熱水深，於今爲烈。竊以爲種種痛苦，由於統一無期，統一無期，由於國是未定。羣疑衆難，責望交叢，曠觀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對於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於改絃易轍之途，欲其長治久安，不得不謀根本之解決。今則恢復國統已成，國是萬喙同聲，羣情一致。伏思我大總統爲民爲國，敝屣尊榮，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屢聞德音，虛已待賢，匪伊朝夕。若能俯從民意之請，願仍本救國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讓，復示大公，進退維公，無善於此。

徐世昌見了這兩個電報，知道已不是馬虎得過去的事情，便和周自齊商量辦法。周自齊道：「事已至此，總統要不聲不響的過去，是萬萬辦不到的了，不如借着孫傳芳的電報，發一個通電，探探各督軍的意見，各督軍當然不能貿然決定辦法，往返電商，交換意見，必然還要許多日子。」捱得一天是一天。我們大可乘此轉圜，現在便說得箇妥些，又怕什麼？」徐世昌見他說得有理，便也發了一個通電道：

閱孫傳芳勸電，所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使億衆一心，悉除逆詐，免斯民塗炭之苦，躋國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強盛。鄙人雖居草野，得以餘年而享太平，其樂無窮，勝於今日十倍。况斡旋運數，搗濟危亡，本係鄙人初志。鄙人力不能逮，奉賢協謀，以成其意，更屬求之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無希戀。

徐世昌發這通電的時候，正是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天舊國會的宣言也到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民國憲法未成以前，國家根本組織，厥惟臨時約法。依據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則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參衆兩院之令，當然無效。又查臨時約法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則國會成立以後，不容再有參議院發生，亦無疑義。乃兩院既經非法解散，旋又組織參議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國會，以及同年之非法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之任大總統，既係選自非法，大總統選舉會顯屬竊行爲，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於此終結。至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種種罪惡，舉國痛心，更無俟同人等一一列舉也。六載分崩擾攘，不止撥亂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國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當王、吳二氏率領一百多位議員，發表宣言的時候，馮、玉、祥和劉、鎮、華也有電報請徐、世、昌辭職，把個徐、世、昌弄得六神無主，坐立不安，正在欲住不能，欲去不舍的時候，一瞥鷄肋風味，忽保定方面，派張、國、淦來京，有要事見總

統世、昌十分憂疑，急教請見兩人見了面，略談了幾句，國、淦便開言道：「近日孫、馨、遠、馮、煥、章各督軍的電報，和國會的宣言，徐、先生都見到嗎？」不稱總統而稱先生，不承認其爲總統之意，在於言外，咄咄逼人。世、昌、炳、炳的說道：「都見到，都見到。」國、淦道：「既都見到，不知道尊意如何？」世、昌勉強笑了一笑道：「我久想辭職，苦於沒有機會，今日能夠脫

卸仔肩，是最好沒有的了。就是當初，我也何曾願意負這個鉅責，都只爲曹吳兩帥和雨亭極力勸駕，所以勉強上台，這並非個人私言。張先生洞燭事理，想必知道。」國淦道：「已往之事，可不必再提，徐先生既願辭職，不知何日讓出公府？」咄咄逼人。世昌聽了，不覺一怔，接着又笑道：「我也很想早些出京，只恨尚有幾件事情未了，待佈置了再走何如？」國淦道：「曹吳兩帥吩咐，說得異常響亮，愈速愈好，徐先生倘遲疑不決，多延時日，恐有不利。」一邊卑詞哀告，一邊咄咄逼人。世昌道：「決不過久，一兩日內，必當離京。」至此亦決不能不說此語矣。國淦道：「既然如此，明日再來討取回信。」說畢辭去。

世昌憂憤交集，無法可施，因想現今掌兵權的，只有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彼此還有些交誼，不如請他來商量商量，看有什麼計較，主意打定，便急忙派人把王懷慶請到公府裏，把張國淦的說話，如此如彼的說了一遍，請他代爲想法。王懷慶想了半晌，方才說道：「這件事，直方要人，都已接洽一致，實在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我看總統還是讓步些，免得惹氣。」世昌見王懷慶也如此說，更覺憂憤，想了一回，又忽然道：「當初並不是我自己願意幹這牢什子的總統，原是他們慫恿我出來的，現在又這樣逼我，其實難忍此軍閥之傀儡，所以不易爲也。我偏不走，看他們怎樣奈何我？」王懷慶不做聲，想當初亦在勸薦之列。半晌，方才冷笑道：「我看菊老還是見機些罷。他們原不和你講什麼前情，你要不走，他們老實說，合法總統已經復位，用武力來對付你，你怎樣抵當的住，到那時仍免不了一走，還壞了感情，失了面子，何苦呢！倒不如趁早讓位，倒冠冕的多了。」徐世昌仰首無話，良久，方才歎了一口氣道：「我走後，他們難保不仍要和我爲難，爲後文伏線。與其走而仍不討好，倒不如現在硬挺了。」王懷慶道：「總統如其果願下野，所有生命財產，我當負保護全責。」世昌默然不語。王懷慶再三相勸，徐世昌方才答應，當日擬好了一道辭職命令道：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內，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又載副總統同時缺位時，

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等語。本大總統現因懷病，宣告辭職，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職務。此令。這命令用印發表後，便由王懷慶保護悄悄出京去了。國務總理周自齊得了這道命令，便也下了一道院令道：

本日徐大總統宣告辭職，令由國務院依法攝行職務，所有各官署公務，均仍照常進行。京師地方，治安關係重要，應由京畿衛戍總司令督同步軍統領、京兆尹、警察總監妥慎辦理。此令。

一面，又由閣員聯名致參衆兩院一電，大略道：

自齊等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黎元洪處，也去了一電道：

國事重要，首座不可虛懸，自齊等暫維現狀，未便久攝，敬請鈞座，即日蒞京視事，並推恩洪明日來津迎迓。誰知徐世昌雖去，黎元洪却並不曾允許復職。原來黎元洪隱居天津，日子已久，自從奉直交惡，直方要人和舊國會議員紛紛向他接洽，他門下的政客，也分頭向各方活動。自從恢復法統之呼聲一起，素來冷落的黎宅門口，頓時車馬駢集，十分熱鬧起來。每日催他復職的電報，總有幾十起。吳佩孚的電報尤多。各方的代表和國會議員，汽車馬車，日夜往來不絕。黎氏因怕蹈覆轍，不肯輕易允諾。誰知在這萬衆歡迎的當兒，忽然接到一份出人意外的反對電報，那電報的原文道：

徐總統冬電，藉悉元首辭職赴津，無任惶惑。大總統對於民國爲公僕，對外爲政府代表，決不因少數愛憎爲進退，亦不容個人便利卸職任。雖約法上代理協行，各有規定，而按諸政治現狀，均有未合。即追溯民國往事，亦苦無先例可援。項城大故，黃陂辭職，河間代任期滿，係在國會解散，復辟亂平以後。以故新舊遞嬗，七轡不驚。今則南北分馳，四郊多壘，中樞尤破缺不全，既無副座，復無合法之國務院，則約法四十二條大總統選舉法第

五條，代行攝行之規定，自不適用。乃僅以假借約法之命令，付諸現內閣，內閣復任意還諸國會，不惟無以對國民，試問此種免職行動，何以見重於友邦？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一也。聞有人建議以恢復法統爲言，並請黃陂復位，國人善忘，竟有率爾附和者。永祥等反復思維，殊不得其解。蓋既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統系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爲選擇。二三武人之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此理既明，則約法之解釋援用，自無聚訟之餘地。約法上只有因故去職，暨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文，則當然黃陂辭職，自不發生法律問題。河間爲舊國會選舉之合法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爲止，毫無疑議。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卽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爲公民，早已無任可復，強而行之，則第一步須認河間代理爲不法。試問此代理期內之行爲，是否有效？想國人決不忍爲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國家糾紛。如此則黃陂復位之說，滴陷於非法，以黃陂之德望，若將來依法被選，吾儕所馨香禱祝，若此時矯法以梏之，訴諸天良，實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又一也。邇者民治大進，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見。僞造民意者，已覆轍相尋，執法自便者，亦屢試不清。孫帥傳芳刪電，一所謂以一人愛惡爲取舍，更張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後亂漸紛。一云云，誠屬懲前愆後之論。顧曲形終無直影，收穫先問耕耘，設明知陷阱而故蹈之，於衛國則不仁，於自衛則不智。永祥等怵目橫流，積憂成瘵，夙有棟折榱崩之悔，敢有推抱斂手之心。臨崖勒馬，猶有坦途，倘陷深淵，駟追曷及。伏祈海內賢達，准法平情，各抒議論，本悲憫之素懷，定救亡之大計。寧使多數負一人，勿使一人負多數。永祥等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

這電報是六月三日，盧永祥從浙江拍發的。其餘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以及主張聯省自治的褚輔成、孫洪伊等，也都紛紛表示反對。黎氏本人，因此愈加消極了。這時他門下的政客張耀曾等發起急來，也發了一個通電。

約法及總統選舉法之規定，總理在任期中，離職之情形，只有三種：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彈劾去職，三曰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三者有一，即為合法離職。三者以外，總統不讓職於他人，他人不得以離職要總統，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總統於六年七月，被逼離職，尚餘任期一年三月有餘，其離職原因，與前述第一第二兩事無關，即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屬毫不相涉。蓋我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二項，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本師美憲前例，專指總統精神喪失而言。縱謂文義渾括，強為寬解，則所謂故者，當然依限於總統本身，所謂不能者，當然限於總統自動。譬如總統久罹重病，或因公遠赴異國，援引適用，尚屬可通。至於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於壓迫，如憑藉兵威，使總統不能在職，不敢復職者，是私擅廢黜總統耳。非法律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也。私擅廢除總統，本為法所不許，即當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列。藉曰不然，則總統選舉第五條二項之規定，不啻明詔為副總統者，時時可驅除總統而代之。敗紀獎亂，莫甚於此。立法本意，斷斷不然。故從法律上立論，自民國六年七月黎大總統之離職，推之法定三種原因，無一而當，是其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也。非法律上之辭職，故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離職無效，故馮副總統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無法律之效力。在昔大法摧毀，事實相尚，舍法言權，夫復何說？今則尊崇法統，萬事資以判斷，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黃陂黎公，仍在總統之位，而其行使職權時間，尚有一年三個月有餘也。黃陂離職無效，一旦障礙既去，當然繼續開會。黃陂繼任，應竟其未盡之期，亦猶國會續開，應滿其前此未滿之任。法理彰明，決非曲解，此則願吾人共加注意者也。茲事體大，解釋疑義，權固屬於國會，敷陳常理，責仍在於學人。耀會依法言法，自信無他，國人崇法護法，諒有同感。

這電發表，各方的議論愈多，但在時勢情理各方面說起來，黎元洪實有不能不復位之勢。當時黎氏原有這

樣一個通電：

自引咎辭職，蟄處數年，思過不愆，敢有他念，以速官謗。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釋，乃才輕力薄，自覺勿勝，諸公又何愛焉？前車已覆，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谷。

可見他辭意本來很堅，無奈直方各人，已成欲罷不能之勢，如國務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劉夢庚，商界代表張維鏞，安迪生，曹錕代表熊炳琦，吳佩孚代表李單率，以及各省代表，共四十餘人，都紛紛赴黎宅請黎復職，正是大運忽迴春氣象，寒門又似市塵中。

未知黎氏肯答應否，且看下回分解。

黃陂起義武昌，首創民國，論革命之功，自屬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論，民國十餘年來，自總統以迄軍閥，亦未有潔身自好如黃陂者。故以功業言，以道德論，均不得不為民國完人。惜其才識稍短，不免受人利用，遂以退隱之身，再作一度傀儡，幾致身名兩敗，性命不保。讀史至此，不能不哀黃陂之長厚，而痛恨軍閥政客之無賴也。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却說曹吳和各團體各省的代表，紛紛赴黎宅請黎元洪復位。黎元洪被逼不過，只得說道：「我亦是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各方迫於救國熱忱，要我出來復職，我亦豈能再事高蹈？但現在國事的癥結，在於各省督軍擁兵自衛，如能廢督裁兵，我自當犧牲個人之前途，以從諸公之後。」措詞却亦得體。因又發出一個長電，洋洋數千言，不但文辭很佳，意思亦極懇到。原電如下：

前讀第一屆國會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並承曹吳兩巡閱使

等十省區冬電，請依法復位，以維國本。曾經復電辭謝，頃復奉齊督軍等十五省區冬電，及海軍薩上將各總司令等江電，京省各議會教育會商會等來電，均請旋京復職。又承兩位議長及各省區各團體代表敦促，僉以回復法統，責無旁貸，衆意所趨，情詞迫至，人非木石，能無動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徇衆請，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辭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公，矜而復我，我獨不愧於心。歟抑諸公所以推元洪者，謂其能統一也。十年以還，兵禍不絕，積骸齊阜，流血成川，斷手削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扶弔未終，死傷又至。必謂恢復法統，便可立消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爲醫者入手之方，而癥結固別有在乎癥結。惟何督軍制之召亂而已。民軍囑興，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號屢易，權力未移，千夫所指，久爲國病。舉其大害，厥有五端：練兵定額，基於國防，歐戰既終，皆縮軍備，亦實見軍國主義，自促危亡。獨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衆，竟駭聽聞，友邦之勸告不聞，人民之呼籲弗恤。強者擁以益地，弱者倚以負嵎，雖連年以來，或請裁兵，或被繳械，卒之前省後增，此損彼益，一遣一招，糜費更多。遣之則兵散爲匪，招之則匪聚爲兵，勢必至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誰實爲之。至於此極，一度支原則，出入相權，自擁兵爲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中央以外債爲天源，而典質皆絕，交吏以橫征爲上選，而羅掘俱窮。弁髦定章，蹂躪豫算，預征至及於數載，重納又限於崇朝。以言節流，則校署空虛，以言開源，則市廛蕭條，賣女鬻兒，禍延數世，怨氣所積，天怒人恫，二也。軍位既尊，爭端遂起，下放其上，時所有聞，婚媾凶終，師友義絕，翻雲覆雨，人道蕩然。或乃暗煽他人，先行內亂，此希後利，彼背前盟，始其不端，部屬離貳，各爲雄長，瓜剖豆分，失勢之人，不圖報復，陰結仇敵，濟其慾心。禍亂循環，黨讎百變，秦鏡不能燭其險，禹鼎不能鑄其奸，覆亡相尋，憎不怨悔，宰制一省，復冀兼圻，地過八州，權逾二伯，扼據要塞，侵奪鄰封，猜忌既生，殺機愈烈，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弱與一強爭，均可洩其私讎，寧以國爲孤注，下民何辜，供

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國地大物博，交通阻滯，雖有中樞，鞭長莫及，匪厲行民治，教育實業，皆難圖功。自督軍制興，濫用威權，干涉政治，囊括賦稅，變更官吏，有利於私者，弊政必留，有害於私者，善政必阻。省長皆其姻婭，議員皆其重儷，官治已難，遑問民治。憂時之士，創爲省憲，冀制狂瀾，西南各省，迎合潮流，首易爲總司令，復擬易爲軍務院，隸屬省長。北方明哲，亦有擬改爲軍長，直屬中央者。顧按其實際，以爲積重難返之勢，今之總司令，固猶昔日之督軍也。異日之省長軍長，亦猶今之總司令也。易湯沿藥，根本不除，雖有省憲，將焉用之。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藩鎮割分之實，魚肉我民，而重欺之子，遺幾何，抑胡太忍，四也。立憲必有政黨，政黨必有政爭，果由軌道，則政爭愈烈，真義愈明，亦復何害。顧大權所集，既在督軍，政黨爭權，遂思憑藉。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倚督軍爲中心。自是厥後，南與南爭，北與北爭，一省之內，分數區焉，一人之下，分數系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爲重，縱橫捭闔，各戴一尊，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三端之下，惡若蛇蝎，畏若虎狼，而反鍵飛符，方鳴得計，卒至樹倒猱散，城崩狐遷，軍人身殉，政客他適，受其害者，又別有人，斬艾無遺，終於自殺，怒潮推演，可爲寒心，五也。其餘諸禍害，尚有不勝枚舉者。元洪當首義之時，原定軍民分治，卽行廢督，方其子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顧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兵柄，爲羣帥倡，禍患之來，聽之天命，輕車驟出，江河晏然。督軍之無關治安，前事具在。項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勸進，授人以柄，往者至今，竟成跋扈。今日國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卽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生死所關，亦必起而自謀。恐督軍身受之禍，將不忍言。爲大局求解決，爲個人策安全，莫甚於此。或謂：「茲事體大，旦夕難行，必須於一省軍事妥籌收束，徐議更張。」不知陸軍一部，責有專司，各地獨立，師旅皆自有長官統率，與督軍存廢，景向無關。督軍果自行解職，但須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獨立師旅，暫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聽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制，此不足慮者一。或謂：「師族直屬，恐餉項無出，激成變端。」不知其軍餉皆取國賦，非損私財，督軍雖廢，國賦自在，且漫

無考核之軍事費，先行消滅，比較今日欠餉，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慮者二。或謂：「倉卒廢督，恐部屬疑懼，危機立生。」不知督軍易人，黨系不得，恐遭遣散，心懷反側，誠或有之。若督軍既廢，咸轄中央，陸軍部爲全國最高機關，昭然大公，何分畛域？萬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軍部亦易於安置，何懼投閑？督軍果剴切勸導，當可渙然冰釋，此不足慮者三。或謂：「督軍皆望重功高，國人託命，一旦廢除，殊乖崇報。」不知所廢者制，並非廢人，督軍多首創民國，與同休戚，投艱遺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國人必有特別之報酬，功偉者國人亦有相當之付託。果肯自行解職，國人更感激不暇，寧忍聽其優游？否則民意所趨，發生誤會，恐有不能相諒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禍而求福，督軍之明，抑豈見不及此？此不足慮者四。或謂：「戰事方劇，兵禍未平，猝言廢督，必至統率無人，益形危險。」不知全軍司令，並非盡倚重督軍，且年來戰爭，皆此省與彼省，此系與彼系耳。卽或號召名義，彼善於此，國人皆漠然視之，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若既求統一，中央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從前誤解，悉可消融，萬一怙惡不悛，征伐之權，出自政府，亦覺師直爲壯，此不足慮者五。或謂：「中央此時已無政府，稽留時日，牽動外交。」不知開員攝行，已可負責，且法統中絕，已及五年，國人淡然若亡，久儕元洪於編戶，此元洪法律不負責也。元洪所述，論既至公，事猶易舉，久延不決，責有所歸，此元洪事實之不負責也。况華府會議，外人以友誼勸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觀既熟，高義久敦，當必恤此陸危，力爲贊助，此不足慮者六。或謂：「總統不負責任，廢督與否，應俟內閣主持。」不知出處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後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積弱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使非督軍自行覺悟，則廢督之事，萬非內閣所能奏功，彼時內閣可引咎辭職，總統何以自處？若督軍自行覺悟，放刀成佛，指顧間耳，嗣後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爲內閣計，應先決者一。或謂：「東海去位，京畿空虛，一再遲延，恐生他變。」不知國無元首，匪自今始，總統一職，名存實亡，空籍縱久，何關輕重？京畿責任，自有長官，必可以維持秩序，果有其變，元洪無一兵一卒，又何能爲？若督軍不廢，他日京畿戰禍，能保其不續見乎？此爲地方計，應先決者二。或謂：「督

軍愛戴，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有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軍，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同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軍自賴，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決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侍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即欲畫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督先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從前解散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於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實式憑之，廢不能徧，圖不能盡，靦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國者衆人之責，非一人之力也，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惑歟？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以實權爲難捨，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黎元洪叩。

通電發後，曹吳復電，首先贊成，願即廢督裁兵，爲天下倡，請黎早日赴京負責。其餘如河南馮玉祥、陝西劉鎮華、湖北蕭耀南和孫傳芳、四川劉湘、山東田中玉、安徽張文生、江西陳光遠、江蘇齊耀珊、海軍杜錫珪、薩鎮冰等，也紛紛覆電贊成，此皆所謂今之投機家也。力請黎氏即日晉京，更兼黎派政家，也都紛紛催促，以爲機不可失。於是黎元洪在六月十日連發兩電，一電謂：「各督復電允廢督裁兵，謹於十一日入都。」一電謂：「入都暫行攝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到了次日，由各省代表人等，奉迎入都，攝行大總統職權，明令撤銷六年六月十二日之解散國會令，兼國務總理署教育總長周自齊、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董康、陸軍總長鮑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農商總長齊耀珊、署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均准免去本兼各職，特任顏

惠慶爲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譚延闓署內務總長，董康署財政總長，吳佩孚署陸軍總長，李鼎新署海軍總長，王寵惠署司法總長，黃炎培署教育總長，張國淦署農商總長，高恩洪署交通總長，譚未到前，由張國淦兼代，黃炎培未到前，由高恩洪兼代。一切政事，也很有更張。國內報章騰載，全國歡呼，各省人民，頓時都有一種希望承平之象，以爲從此可入統一太平時期。論到黎氏爲人，雖則才力不足，却頗有平民氣象，不說別的，單論公府中的衛隊，以前總有這麼二三營陸軍駐紮白宮內外，到了黎氏復職，便一律裁撤，只用一百多個警察維持。單舉衛隊一事，即爲後文公府被圍張本。即此一端，其他也可想見了。此自是持平之論，閒話休提。

却說黎氏復職以後，不但直派各督一致擁戴，便是素持反對如盧永祥、何豐林等，也都電京承認。這時直奉戰爭，還未完全解決，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特電黎氏，主張奉直停戰，並陳辦法四條：一請直軍退駐留守營，奉軍即開始撤退出關，於七日內撤盡，以保雙方安全；二請中央派一雙方都有友誼的大員，並雙方各派公正人，共同監視雙方撤退，以期妥協；三謂督軍巡閱之廢止，全國一致，東三省不能獨異；四撤兵後，京奉路即恢復原狀。黎氏接到這電報後，一面轉交吳佩孚、曹錕，一面電復東三省，徵求切實意見。那東三省聯合會的電報，原由張作霖授意而發的，得了黎氏復電，自然還去和張作霖商議。

這時張作霖已改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他自灤州退出後，因戰爭失敗，影響到東省市面，不但人心恐慌，銀根更十分吃緊，紙幣的折扣逐漸低落，因此張學良等，主張與直派議和，請英國傳教師德古脫氏運動外交團出來調停。德古脫因張學良也是教徒，當然允許幫忙，想不到外交團反因怕受干涉中國內政嫌疑，大都不肯接受。這個提議，張學良無法，只得仍請德古脫以私人資格介紹自己，和直軍直接談判。此時直軍司令已移至秦皇島，吳佩孚自己却在保定，陸軍總長一職，也未就任，司令部的事情，完全由彭壽莘在那裏處理，所以德古脫氏先介紹張學良到秦皇島和彭壽莘相會。兩人談了一回，意思非常接近。當下彭壽莘特電陳明吳佩孚，雙方訂定於六

月十一日提議具體辦法。學良回去和作霖說明，作霖當時也沒有什麼話說。

也是活該山海關附近小百姓的災星未退，到了那日，奉直兩軍又發生一次衝突，奉方偏得一個小小勝利，張宗昌等便攛掇張作霖乘勝反攻。作霖認爲妙計，無論別人如何阻止，也不肯聽，立刻加派大隊，大舉進攻。直軍乘戰勝餘威，如何肯伏輸，不消說，當然也是猛烈反攻。奉軍究竟是喪敗之餘，如何抵抗的住？戰了一晝夜，大敗而退。直軍長驅直進，正在得意，非常料不到震天價一聲響，地雷觸發，把前鋒軍士炸死了幾百，急忙退回陣線。奉軍又乘勢反攻，直軍正抵抗不住，幸喜援軍開到的快，沒有失敗。奉軍也因人數尚少，不能取勝，又添了一師生力軍，兩方就此劇戰起來，相持了三日三夜，雙方死傷均達數千。吳佩孚此時已命張福來回防岳州，聽這個消息，急忙和王承斌同到陣線上來觀察。看了一回，便和王承斌定計道：「如此作戰，損失既多，勝利又不可必，不如派軍隊過九門口，繞到長城北面，攻敵軍之背，敵軍首尾受敵，可獲大利。」王承斌欣然願領兵前往，當日領了本部軍隊，悄悄過了九門口，來到奉軍背後。

奉軍正和直軍死戰，想不到一陣槍砲，紛紛從背後飛來，只道是自己軍隊倒戈，軍心立刻渙散，紛紛潰退。副總司令孫烈臣正在親自督隊，見了這情形，知道止遏不住，只得敗退。想不到王承斌的軍沿途截擊，不但士兵死傷極多，連自己也身中流彈，不能作戰。張作霖經此大戰，知道已屆非講和不可的時候，只得又叫張學良央求德。古脫運動外交團調解。張學良不肯道：「當初原勸父親暫時忍耐，息戰講和，也好養精蓄銳，等他們有隙可尋時，再圖以逸待勞，必然可以報此大仇。」父親偏要聽別人的話，要乘勢反攻，才有今日之敗。老張非執拗也，總是不伏氣耳。德古脫原和他們約定十一日商訂具體辦法，我們已失了信，再去求他，如何肯答應？一張作霖變色道：「你是我的兒子，怎敢摘我短處？只好擺出老多多架子來了。沒了你，難道我就不能講和不成？」學良碰了一個釘子，只得仍和德古脫去商議。德古脫果然不肯答應，說：「已經失信了一遭，無臉再去見人。」學良回報張作霖，張作霖無法，這纔

授意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向北京政府求和。方得到黎氏回電，要提出切實辦法，便又回電，願派張學良孫烈臣爲代表，入關講和。吳佩孚便派前線的王承斌和彭壽莘爲代表。雙方磋商了幾日，方才訂定和約，劃出中立地點。雙方各不駐兵，並請王占元、宋小濂監視撤兵。到了六月二十八日，雙方軍隊都撤退完畢，直軍調回洛陽，秦皇島的司令部，到七月四日撤消。第二日，京奉路完全通車，一場大戰，就算從此了結。不過換了一個總統，幾個閣員，雙方除卻損折些械彈糧餉和將士的生命而外，也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利益。痛語可作軍閥棒喝，却冤枉小百姓多負擔了幾千萬的戰債，幾千萬的戰時損失，萬千百條的性命，豈不可歎！沈痛之至，閑話休提。

却說吳佩孚自黎氏入京就職後，以謂大功告成，南北之爭，就此可免。因此電請孫中山、伍廷芳、李烈鈞等北上，共議國事。正是：

要決國家大計，端須南北同謀。

未知中山先生等，究肯北上否，且看下回分解。

一場大戰，極五花八門之觀，自有中華民國以來，兵連禍結，未有若斯之盛也。究其開戰之由，與戰事結果，敗者固垂頭喪氣，勝者亦所獲幾何。善夫作者之言曰：雙方除損兵折將，丟械傷財外，都無利益可言，徒然爲國家增負擔，爲小民毀身家而已。嗟夫，不亦大可已哉，不亦大可已哉！

第一百三十六回 圍公府陳逆干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

却說孫中山先生在廣西預備對北用兵，屢次電囑陳炯明籌餉，誰知陳炯明此時已暗和吳佩孚通款，不但

不得不將其停職，所以在四月二十一日那天，護法政府下令，罷免陳炯明廣東省長及粵軍總司令本兼各職，所遣廣東省長一職，以伍廷芳繼任，並將粵軍總司令一職裁撤。陳炯明得了這個命令，便帶領本部軍隊，連夜開到惠州駐紮，自己避到香港去了。第二天中山先生和許崇智胡漢民等，回到廣州，和伍廷芳諸人說起這件事，彼此嗟嘆不已。此時陳炯明雖去，廣州治安，並無變動，更兼中山自己回來佈置了一回，越覺四平八妥。

有人說陳炯明軍隊，並未解決，恐怕接連北方軍閥，爲內顧之憂，須要根本剷除才好。却非過慮，中山先生向來是忠厚待人的，聽了這話，便道：「競存雖然根性惡劣，決不至作反噬之事。此之謂以君子之心，測小人之腹。何況其部下不少朋理的人，豈有異動？」因又和伍廷芳廖仲愷等商議：「內部的事情雖多，北伐却萬不可中止，我意欲即令李協和率師攻贛，你們以爲何如？」雖在危急多事之秋，而無一時忘却北伐爲國之志，令人感泣。廖仲愷道：「總統日夜憂勤，無非爲着護法，想解除北方人民被軍閥壓迫的痛苦，北伐不成功，護法的目的不能貫徹，北方的人民不能解除痛苦，總統的計劃，自是慮得重要。」伍廷芳也很贊成此說。中山大喜，便下令飭李協和攻贛，一面又派許崇智梁鴻楷兩軍，同時出發，攻擊贛南。許梁奉令，當即厲兵秣馬，紛紛出動，贛南的守備很弱，如何當得北伐軍的精銳，一見北伐軍的旗號，便相率潰退，因此許梁兩人，兵不血刃的，得了龍南虔南兩縣，略爲佈置，便繼續推進。

此時陳炯明部隊，也陸續由桂返粵，到廣州以後，便向護法政府提出要求，一要求恢復陳炯明的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兩職，促其歸國，二罷免胡漢民。中山先生見了這兩項要求，想起陳炯明以前的功績，很覺惋惜，便又令他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均准節制調遣。像總統這樣仁慈寬大，若在別人，不知道要如何的感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本來知人是最不容易的，但孫先生之於陳競存，却不能以此相比，因先生非不知陳氏爲人者，當時所以收容之故，必有難言之言隱，不得已暫以相忍爲政耳。誰知陳炯明受了吳佩孚的通款，竟忘了革命的天職，不但不肯就職，而且暗地囑使部

將葉舉等通電請孫總統下野，一面派兵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各機關，並派兵進駐韶關，遏阻北伐軍的歸路。孫

總統本是仁厚寬大之人，除卻心心念念，在於革命救國外，其餘的事情，不甚放在意中。近因疊報黃大偉佔領崇義，許崇智佔領信豐南康贛州，李烈鈞佔領大庾，十分高興，因出師未久，江西已半入護法政府管轄之下，不能沒有統轄的官吏，便下令任命謝遠涵爲江西省長，徐元誥爲政務廳長。

後來又據報北政府所派的援贛總司令蔡成勳，雖於六月十三日到南昌，却和陳光遠不睦，傾軋甚烈。陳光遠憤而辭職，北政府已下令廢除江西督軍，以蔡成勳節制江西全省軍隊。江西省長楊慶棻原是陳光遠的私人，當然連帶去職。北政府爲要見好護法政府起見，不委別人，竟以謝遠涵繼任。也算苦心一笑。這消息剛好和吳佩孚邀請中山先生北上的電報齊到，中山見了吳佩孚的電報，只付之一笑，並不回答，只催促北伐軍趕緊前進。

想不到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十點鐘，中山正在批閱軍牘，忽然接到一個軍官的電話報告，說今夜粵軍將有變動，請總統趕緊離府。中山不信，原是不肯逆許工夫。批閱軍牘如故，又過了兩個鐘頭，忽見秘書林直勉匆匆的進來，向中山行了一個禮，便忙忙的說道：「報告總統，今夜消息很不好，請總統趕快離開公府，暫時避一避。」中山等他說完，很從容的說道：「請你先說明白怎樣一個不好消息。」林直勉道：「據確實的報告，粵軍准定在今夜發動圍攻公府，請總統趕快暫避。」中山微笑道：「競存便險惡，也決不至做出這種滅倫反常的事情，何況其部下又都是我久共患難的同志，就使競存確有此心，他們也未見得肯助桀爲虐。你聽得的，莫非是些謠言罷？」正說着，參軍林樹巍也驚慌失色的走了進來。中山方要詢問，林樹巍已啓口說道：「請總統趕緊離開公府，粵軍要來圍攻公府了。」中山道：「你們不必驚疑，這必是不逞之徒，在那裏造謠，諸君萬一信以爲實，反使粵軍生疑，倒是激之成變了。」林直勉道：「粵軍素來蠻不講理，總統決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總統將怎樣辦呢？」中山慨然道：「廣州的警衛軍，我已全部調赴韶關，即此便可見我並沒有一點疑忌彼等之心，就使他們要不利於我，也何必出此下策。自是仁人長者明智之見，其如直勉所言，不可以常理度之何。如敢明目張膽，謀叛作亂，以兵力

加我，則其罪等於滅倫反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我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的重任嗎？性命輕而體制重，先生可謂見大持重。我在今日，惟有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其言慷慨可泣鬼神。林直勉、林樹巍等見先生決心如此，不敢強勸，只得太息而退。

中山因時候已遲，便也退入私室就寢，誰知剛好睡倒，各處的電話，接連不斷的，都來報告這事，請中山速速離開公府，中山神態鎮定一些也不變更。到了二點多鐘，粵軍又有軍官潛自出來報告說：「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兩點鐘出發，並備好現金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的賞金。並且約定事成之後，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爲粵軍大搶劫之暗號。以大搶三天爲攻擊先生之報酬，先生足以千古而陳氏之罪惡不法，上通於天矣。中山聽了這話，還不肯十分相信，正待解說，忽聽一聲很尖厲的號聲，遠遠的飛入耳裏，接着到處也掌起號來，不一刻，號聲由模糊而漸漸清楚，方知粵軍確已發動，因卽傳令衛隊，準備防禦，那軍官也告辭而去。這時已有三點多鐘，林直勉、林樹巍等又來苦勸中山暫離公府。中山厲聲道：「競存果敢謀逆作亂，則勘亂平逆是我的責任。豈可膽小畏避，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從心，亦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怎說暫避的話？」數言可買金石，今日讀之，猶覺生氣食虎。第一次慨然，第二次厲聲，其意志愈堅矣。林直勉等再三相勸，中山只是執意不從。樹巍見他堅決如此，知道不是言語所可爭，也不管什麼，便上前挽住中山的手，想用強力扶他老人家出去，一人作倡，人人應和，一時間七手八腳的把一位鎮定不屈的中山先生四面扶住，用力挽出公府。中山先生掙扎不脫，只得和他們同走。先生不屈於強暴凶橫的威勢，却屈於忠義熱烈的武力，爲之一笑。

這時路上已佈滿了粵軍的步哨，見了中山一行人，莫不仔細盤詰。幸喜林直勉口才很好，才得通過。剛到財政廳前，粵軍的大隊已經到來，衆人因被盤詰的利害，不能通過。中山先生只得單身雜在粵軍之中，一同行走。先

生向來非常鎮定，臨到大事的時候，更是從容不迫。粵軍只道是自己隊伍中人，並不疑心。比及到了永漢馬路出口，方纔脫險，便走到長堤海珠的海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溫樹德聽說中山到來，又驚又喜，驚的是粵軍必然確已發動，喜的是總統幸脫虎口，當下忙忙的迎接到裏面，談了幾句。樹德道：「此地無險可守，萬一叛軍大隊攻擊，必又發生危險，不如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一個討賊的計劃罷。」中山然其言，便和他一同到楚豫艦上，召集各艦長商議平逆之策。各艦長不消說自然義憤填膺，誓死擁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第三天，有人從公府逃出，向中山陳訴粵軍的殘暴。中山先問五十多個衛隊的情形，那人道：「衛隊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對抗了三四個鐘頭，叛軍衝鋒十多次，都被衛隊用手機關槍擊退。死傷的數目，總在三四百以上。後來因為子彈缺乏，才被叛軍繳械。還有守衛公府的警衛團和叛軍抵抗了十多個鐘頭，後來子彈告絕，全被繳械。繳械以後，叛軍又用機關槍掃射，全都被害了。」真可謂場很毒之能事，盡殘忍之大觀。中山太息不已，那人又道：「叛軍初時用速射礮注射公府，後來恐總統還在粵秀樓，又用煤油燒斷通公府的橋，以防總統出險。沿路伏着的叛軍更多，專等總統的汽車出來，突出截擊。後來始終沒見總統出府，還仔細搜檢了一回呢。」中山點頭微喟，揮手令退。

那人去後，忽報外交總長伍廷芳和衛戍司令魏邦平來見。中山立刻傳見，兩人進內見了中山，便議論討平叛逆的事情。中山令魏邦平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的叛軍，恢復廣州防地。魏邦平唯唯遵命。中山又向伍廷芳道：「今天我必須帶領艦隊討平叛軍，否則中外人士必定要笑我沒有勘亂之方，而且不知我行蹤所在，更易使革命志士渙散。」始終見天持重，不斬新於小節。假如畏懼暴力，蟄伏黃埔，不盡討賊職守，徒爲個人避難苟安之計，將怎樣曉示天下呢？」伍廷芳聽了非常贊服，立刻出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魏邦平也告辭而去。

中山當即統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礮台，駛至白鵝潭，當令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的粵軍發礮，粵軍因沒有障礙，不能抵抗，死傷的約達六七百人，大部頓時潰走。艦隊沿長堤向東前進，不料魏邦平所部陸軍，竟不能如期策應。粵軍乘勢復合，發砲抵抗。中山知道亂事不能即平，只得暫時率艦回至黃埔，商量第二次進剿方法。那陳炯明見海軍擁護中山，知道不收買海軍，決不能消滅中山的活動能力，便進行運動海軍中立。因海軍正在憤激的時候，急切未見效果，便勒軍廣州城內，實行其大放假的預約，搶掠燒殺，愈久愈烈，甚至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有女子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腹脹如鼓而死者，殘酷的情形，令人聞之髮指。中山在艦上聽見這些消息，愈加傷感，因陸軍力量薄弱，當即寫信給前敵李協和、許崇智、朱培德、黃大偉、梁鴻楷等，教他們迅速回粵平亂，有一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語。自己又從楚豫艦移到永豐艦辦公。

此時各處起義的軍隊頗多，在黃埔一帶的，有徐樹榮、李天德、李安邦等所部約一千多人，軍威稍振。中山正思攻取魚珠、牛山各礮台，為掃滅叛軍的預備。忽然有人進來報說：「伍總長廷芳逝世。」不覺吃了一驚，把手中的筆，跌落地上，因流淚向左右說道：「本月十四日，廖仲愷因赴陳炯明惠州之約，不想被扣石龍，生死未卜，已使我十分傷感，現在伍總長忽棄民衆託付的重任，先我而逝，豈不可傷！海軍將士聽了，也十分悲憤，誓必討賊。廖仲愷被扣事，亦屬重要，逃匿總理口中，亦省筆之法也。並全體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表示服從總統，始終不渝的決心。這時粵軍運動海軍，正在猛進，故各艦中的不良官長，已頗有不穩的舉動，因此也有帶兵來問中山道：「我們官長和叛軍訂立條約，是不是已得到總統的許可？」中山不好明言，又不願追問，只微微點頭而已。此等處不但顯見中山之仁厚寬大，其智慮亦非常人所及。蓋如一追問或明言已所不許，則事必立刻決裂矣。海圻各艦兵士，以此都疑心溫司令有不利中山之舉，要想拒絕司令回艦。中山聞知，再三調解，方才沒有實現。其實這時的海陸軍有顯明從逆的，有態度曖昧

主張中立的，不過尚在醞釀之中，尚未完全成爲事實。所以中山惟出以鎮靜，全以至誠示人，大義感人，以期衆人感動，不爲賊用。陳炯明此時本在暗中操縱指示叛軍的行動，並不會公然露面，但是輿論上已唾罵的非常利害。陳炯明沒法，只得差鍾惺可帶了自己的親筆信，到永豐艦上，晉謁總統，懇求和解。原信道：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此正盤龍語也。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肅此即請鈞安。陳炯明敬啓。六月二十九日晚。

中山見了這封信，還沒下什麼斷語，忽然魏邦平來見，中山便把這封信交給他看。魏邦平把信看了一遍道：「看他這封信，也還說得很懇切，或者有些誠意，不知總統可准調解。」中山正色道：「當初宋亡的時候，陸秀夫恐帝受辱，甚至負之投水而死。魏同志今日之事，不可讓先烈專美於前，我雖才疎，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勉。宋代之亡，尚有文陸明代之亡，也有史可法等，如民國亡的時候，沒有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人，怎樣對得住爲民國而死的無數同志？作將來國民的模範。既自污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燦爛的歷史，又自負三十年來效死民國的初心，還成什麼話？」擊裂金石，語驚鬼神。魏邦平見中山說得十分嚴正，不覺勃然變色，正是：

正語忽聞嚴斧鉞，厚顏應須冷冰霜。

未知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以中山先生之仁厚寬大，而竟有利用其仁厚寬大，以逞其干法亂紀悖逆不道之事者，則信乎叔世人心之不足恃，而君子之不易爲也。然而盤根錯節，正以造成偉大人物之偉大歷史，而最後勝利亦終操於偉大人物之手。彼陰賊險狠之小人，徒爲名教罪人，天壤魔齋而已。吾人觀於先生與陳氏之事，乃又覺君子不易爲而可爲，小人可爲而終不可爲也。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州

却說魏邦平聽了中山先生一席說話，不覺變色遜謝。邦平去後，海軍的消息日漸惡劣，紛傳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聽魚珠牛山各砲台，砲擊各艦，不肯相助。一時人心極為惶恐，中山仍是處之泰然，非常鎮定。在此危疑震撼之秋，吾不厭責陳炯明，又何忍責三艦先生之意，殆亦如此。因此浮言漸息。過了幾天，鍾煌可又代陳炯明至永豐艦，向中山求和。中山笑道：「陳炯明對我毫無誠意，求和的話，豈能深信？況且本係我的部隊，此次舉動實是反叛行爲，所以他只能向我悔過自首，決不能說求和。」名不正則言不順，先生以正名爲言，亦是見大務遠。鍾煌可還待再說，忽然魏邦平派人來見中山，中山傳見，問其來意。來人道：「魏司令對陳炯明願任調停之責，擬定了三個條件，先來請總統的示下。」中山問他怎樣三個條件，來人道：「第一條是逆軍退出省城，第二是恢復政府，第三是請北伐軍停止南下。」中山斟酌了一回，方才答應。鍾煌可見中山已經答應，便和魏邦平派來的代表一齊告退。

兩人去後，忽然又有粵軍旅長李雲復派代表姜定邦來見中山，回顧幕僚道：「你們猜李雲復派代表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祕書張俠夫對道：「大概是求和之意。」中山點頭道：「所見與我略同，就派你代表我見他罷！你跟我多年，說話必能體會我的意思，也不用我囑付了。」張俠夫應諾，便出來招待姜定邦，問其來意。姜定邦道：「此次事件，實出誤會，陳總司令事前毫末知情，近來知道了這件事，十分愧恨，情願來向總統請罪，務乞張祕書轉達總統海涵，狗對廟抗，李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也請轉達總統。張俠夫道：「李旅長如果能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斷無見罪之意。至陳炯明實爲此次事變的禍首，亦即民國的罪魁，如可赦免，那麼反覆無常的叛徒，誰不起而效尤？還有什麼典型法紀可言！」其言亦頗得體。姜定邦再

三請張俠夫向總統進言勸解，俠夫道：「轉言斷沒有不可以的，至於答應不答應，總統自有權衡，兄弟也不敢專擅。」定邦笑道：「只要張同志肯向總統善言，兄弟就感激不盡了。」說畢，又再三懇託而去。

張俠夫回報中山，中山道：「陳炯明請罪，既無誠意，却偏有許多人來說話，難免別有狡計，我們還當趕緊催促前敵各將士回粵平亂，不可中了他緩兵之計。」林直勉等這時也在左右，當下插言道：「在目下狀況之中，這回師計劃實在非常重要而且急迫。聽說溫司令因受敗類何某等挾制，態度非常曖昧，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也受了叛軍運動，不日就要離開黃埔。如三艦果去，則其餘各艦直對魚珠，都在礮台的監視之下，如礮台發砲射擊，各艦沒有掩護，必然不能再抗，那時前進既為礮台所阻，要遠離黃埔，則海心岡的水勢又淺，各艦決不能通過，那時各艦即不為礮火所毀，也必被他們封鎖，不能活動，束手待斃，總統也須預先佈置才好。」中山微笑道：「我們既抱為國犧牲的決心，死生須當置之度外，方寸既決，叛軍還有什麼法子種種謠言，何足盡信。處處出之以鎮靜，非抱極大智慧人，何足以語此？」

在此危疑震撼的時候，我們只有明斷果決，支持這個危局，不必更問其他了。」

到了晚上，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倍加惶惑。看中山時依舊起居如常，如屹立之泰山，不可搖動，盡皆嘆服，心思也就略為安定。在危難之時，如主帥一有恐懼擾亂現象，則軍心立散，然衆人知此而未必能知戒而鎮定，較上者亦屬出之勉強，中山蓋純釋出之自然，故能成偉業也。

單等魏邦平調停的條件實現。到了第二天，陳炯明的部將洪兆麟派陳家鼎拿着親筆信，

來見中山，信中的意思大概說：「自己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為總司令。」

中山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給洪兆麟，信中所寫，無非責以大義，却一句也不提及陳炯明。這天，魏邦平又來見中

山，問他逆軍爲什麼還不退，廣州魏邦平頓了一頓，方才說道：「這事還沒有十分接洽妥當，最好請總統發表

一個和六月六日相同的宣言，責備陳軍各將領，不該輕舉妄動，那麼陳軍必然根據這個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

府。」原來中山先生曾於六月六日在廣州宣言，要求兩件事情，一件是懲辦民國六年亂法的罪魁，二件是實行

兵工制，所以魏邦平有此請求。中山因他事出離奇，便道：「魏同志的話，真令我不懂，陳軍甘心叛逆，何必去責備他。如果他們確有悔禍的誠意，我日當另外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可先教他們把廣州附近的軍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免殃及百姓，把廣州完全交與政府，方才談到別的。」魏邦平默然半晌，又說道：「現今事機危迫，總統何妨略為遷就一點，庶幾使陳軍有擁護總統的機會，也未始不是民國之福咧。」中山正色道：「如其不能先教逆軍退出廣州，則我也甯甘玉碎，不願瓦全。我係國會選舉出來的總統，決不能做叛軍擁護的總統。請魏同志努力訓練士兵，看我討平叛逆。」魏邦平道：「總統固執如此，恐有後悔。」中山斷然道：「古時帝王殉社稷，總統是應死民國，何悔之有？」先賢云：「臨難毋苟免。」能勵行此語者，其惟中山乎？魏邦平乃默然而去。

次日，林直勉聽了這些話，不覺太息道：「時局危迫如此，竭誠擁護總統者，究有幾人？魏司令不足責也。只不知北伐軍隊到什麼時候才能南返咧。」正在感歎，忽然有人進來，彷彿很驚遽似的，倒使直勉吃了一驚。急忙看時，原來是林樹巍。樹巍見了直勉，卒然說道：「林同志可知禍在旦夕嗎？」直勉驚訝道：「拯民兄爲什麼說這話？」樹巍道：「頃得可靠消息，三大艦決於今日駛離黃埔，留下的盡是些小艦隊，我們前無掩護，後無退路，豈非危機日迫了嗎？」林直勉道：「這消息果然確實嗎？」樹巍正色道：「這事非同兒嬉，那裏有不確實的道理？」林直勉笑道：「此事我早已料到，不過在今日實現，未免太早耳。」說着，便和林樹巍一同來見中山。中山見了林直勉和林樹巍，便拿了一封信及一個手令給他們看。兩人看那封信時，原來是許崇智由南雄發來的。春雲忽風，沈悶略滑，大略道：

陳逆叛變，圍攻公府，令人切齒痛恨。北伐各軍，業已集中南雄，指日進攻詔關，誓必討平叛逆。朱總司令所部滇軍，尤爲奮勇，業已開拔前進，想叛軍不足當其一擊也。

讀完，不覺眉頭稍展，說道：「北伐軍回省，叛軍想不日可以討平了。」中山道：「最後勝利，自必在革命軍隊，

叛逆的必敗，何消說得。今日果應其言。你們且再看我的手令！林直勉果然拿起手令一看，原來是令飭各艦由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的，不禁驚訝道：「總統爲什麼要下此令？」中山道：「此令還待斟酌，並非即刻就要發表的，你們可不必向人提及。」林樹巍道：「命令沒有發表，我們如何敢洩漏？但總統還沒知道三大艦已變節附逆，要離開黃埔了。」中山泰然道：「我剛也接到這個報告，所以有駛往新造村的決心。」林直勉道：「海心岡的水甚淺，隊艦怎樣通得過？」中山不答，兩人懷疑而退。

到了晚上，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果然升火起錨，駛離黃埔。中山得報，立刻下手令，教其餘各艦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各艦長得令，都派人來稟道：「海心岡水淺，如何得過？」中山道：「不必就心，我自方法可以通過，否則我怎麼肯下這令？」各艦長只得遵令前進。到了海心岡，果然安然而過，並不覺得水淺。衆皆驚喜，不解其故。我亦不解讀者將謂中山有何法力矣。中山向他們解釋道：「我當時雖不信三艦即時叛變，然而早已防到退路，軍事勝負原難一定，深恐一有蹉跌，便被叛軍封鎖，所以暗地時派人去測量海心岡的深淺，據報總在十五尺以上，所以我毫不在意。當時所以不告你們，恐怕萬一洩漏，爲逆軍所知道，在海心岡一帶增加砲兵截擊，則我們通過時，未免又要多費周折了。」見中山之鎮定，原有計劃，非一般愚厚有餘，智力不足，所可比擬萬一衆皆歎服。

中山到長洲後，即傳令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戒備，以防叛軍襲擊。或請中山駛入省河，乘叛軍之不備而攻之，可獲勝利。中山嘆道：「我非不知此舉可以獲勝，但恐累及人民，於心何安？」先看此句，則知後文中山之入省河，實出萬不得已，而叛軍之殃民，亦益覺可惡可恨。我們現在所應注意的，是叛軍探知我們離開黃埔，必然派隊來襲擊，不可不防。

正說時，忽然槍砲之聲大作，探報魚珠礮台之叛軍鍾景棠所部，渡河來襲。我要塞司令所部已出動應戰，衆皆駭然。中山即時出外眺望，並令各艦開砲助戰。鍾部因無掩護，死傷甚衆，紛紛潰退。中山見馬伯麟正在指揮部下追擊，心中甚喜，忽見自己隊伍中飄出幾面白旗來，不覺心中大驚，急忙用望遠鏡仔細審視，只見幾面白旗，在着海

軍陸戰隊的隊伍中飛揚。可惡可恨。隊長孫祥夫指揮部下兵士，反身向馬伯麟衝擊。鍾景棠部乘勢反攻，馬伯麟抵禦不住，兵士大半潰散。中山頓足道：「不幸又傷我如許愛國士兵，真是可痛。」說着，便下令教各艦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潰兵。

馬伯麟登永豐艦向中山謝罪。中山撫慰他道：「馬同志忠勇可嘉，使人人皆如馬同志，則叛軍早已討平。今日敗衄，由於孫祥夫的背叛，馬同志何罪之有？」馬伯麟遜謝。中山又道：「今長洲要塞既失，我欲令各艦攻佔車歪砲台，以爲海軍根據地，未知馬同志以爲如何？」馬伯麟道：「車歪砲台，形勢非常險惡，砲隊密布，要想攻克，他果然很難，便想通過也絕不容易，似乎不如把艦隊駛到西江去活動，還比較妥當。」中山笑道：「馬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如往西江，必須經過牛山魚珠各砲台，更兼三大艦駐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們各艦行動，便算我們能夠衝過牛山魚珠，三大艦也必阻止我們通過，到那時我們反而進退兩難了。所以我們這時除出襲取車歪砲台，駛入省河一個計劃之外，更沒有別的妥當方法了。」衆人聽了，方才恍然，盡皆拜服。

於是中山率領永豐、楚豫、豫章、廣玉、寶璧各艦，由海心崗開到三山江口，已經天色微明，各艦先向車歪砲台、粵軍的陣地，粵軍發砲還擊。當時艦隊砲少，粵軍布置既密，大砲又多，各艦長雖然進攻，而甚爲惶恐，進退莫決。中山奮然曰：「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意氣振山岳。說完，即令座艦先進，再令各艦繼續往前奮勇衝突。不料艦隊剛到砲台附近，粵軍預先布置在那裏的兩營野炮隊，立即砲彈齊發，向艦隊注射。艦隊猛攻多時，總因陸上的部隊太少，只攻克東廊一岸。各艦通過時，都受微傷，只有座艦，連中六彈，受傷最重。士兵死傷更多，不能久持，只得直開到白鵝潭，準備召集各艦，以圖再舉。

恰好又有永翔同安各艦來附義討逆，中山甚喜。當時商人恐怕在此開戰，頗生恐慌。稅務司夏竹和西人惠爾來見中山，相見畢，夏竹先問道：「總統來此，是否避難？」中山正容道：「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此地是中華民國

國的領土，我當然可以自由往來，怎麼說是避難？心能持重，語自得體。你說的什麼話，真使我絲毫不懂了。」題目正大。夏竹支吾道：「並非多問，因此地是通商港，接近沙面，惟恐一旦發生戰事，牽動外國戰艦，發生交涉，所以我請總統不如暫時離開廣州，可以不使商業發生影響。」此輩但知奉承資本家，帝國主義耳，他何所知。中山佛然道：「這話是你所應說的嗎？我生平只知公理和正義，不畏強權，不服暴力，決不怕無理的干涉的。」剛和夏竹卑鄙的心理相反。夏竹默然。惠爾在旁看了，不覺肅然起敬道：「總統真中國人中之愛國奇男子，誰說中國沒有人才呢！我今日才見總統的大無畏精神咧！」真心佩服。夏竹聽了這話，更覺慚愧，便和惠爾一同致敬而退。兩人去後，又有海軍總長湯廷光來信，請求准予調解。中山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大略說道：

專制時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國，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則和平解決，吾亦所願也。

第二天，中山正在慰勞海軍將士，忽接湯廷光送來議和條件，完全以敵體相視，並以次日十二點鐘為限。中山毅然令秘書起草，覆絕調停。信內有最扼要的幾句話道：

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的誠意，即如來函所稱，准以明日十二時為限可也。

各士兵聽了這事，十分憤激，爭着要見中山，情願出死力討賊。中山慰諭道：「昨天各艦通過車至砲台時，忠勇奮發，殊堪嘉尚。中國海軍，如都能夠像昨天那樣勇往直前，殺敵致果，則前途實有無窮希望。現在雖在危迫之中，還能如此勇敢向義，叛逆之徒，必然被我們討平。不過時間問題，諸君何必急急於一戰咧！」能使軍人如此，先生之德行，豈易多見？各兵士始含憤而退。

此時又有水上警察廳所轄的廣亨廣貞兩艦，前來效順。不料開到車至砲台附近，被粵軍砲火截住，兩艦抵抗了幾個鐘頭，因艦力薄弱，不能通過，只得和東廊附近陸上的各部隊一齊退到江門。中山得了這消息，正和幕

僚談論贊歎。忽然汪精衛來見，中山問他有什麼事。精衛道：「剛才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據說叛軍在韶關大敗，我滇軍確已占領芙蓉山帽子峯等要害，推進甚速，所向無敵……」精衛剛想說下去，忽然張俠夫匆匆進來，說道：「奇怪之至！剛來附義的永翔艦，不知如何，又升火要離開這裏了。又不先來稟白一聲，不知是何道理。」精衛道：「我剛進來時，聽說是溫司令來召他去的，不知道是否確實。」張俠夫道：「我們該截留住他，別讓他離開爲是。」中山道：「他既稱有溫總司令的命令，且由他去罷，不必阻當。」先生一味從容。又回顧精衛道：「你且說你韶關的消息。」精衛道：「我軍的飛機隊，聽說也已經飛過韶關，在馬霸河頭等地方拋擲炸彈，命中的很多。現在省城叛黨，都有遁逃的現象，韶關大概指日便可被我軍克復了。」正是：

歲寒方知松柏勁，世平安識忠臣心。

未知此說究竟可靠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智者每流於刻，仁者恒失之愚。中山處事，果敢敏決，待物尤極寬仁，而待物寬仁之中，又常含智計，而果敢敏決之中，亦常含寬仁。如言不究葉李已往之罪，智計也；而有寬仁在焉，其不尼永翔之行，與含容溫樹德，不欲士兵拒之，寬仁也；而有智計在焉，讀者苟能細細繹之，則雖不能親炙中山，而其兼有智仁勇之偉大人格，亦可於想像中得之矣。

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却說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朱培德各部軍隊，在江西的戰事，本來節節勝利，已經占領贛南各地，蔡成勳雖代陳光遠節制江西軍隊，也無法抵抗。孫中山發信催促回軍平亂的那日，李烈鈞正在猛攻吉安，和沈鴻英的部隊劇戰，以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隊，也加入前線，北軍陡然增加了許多生力軍，氣勢大振，因此北伐軍不

能長驅直上。好在湖南陸軍第六混成旅長陳嘉祐所部的一旅，也幫着李軍助攻，還能維持個勢均力敵，想不到廣州政局變動的消息傳來，頓時使北伐軍生了內顧之憂，只得撤退回粵。陳氏之肉，真不足食也。周蔭人部乘勢追擊陳嘉祐部被打的大敗虧輸，因此回不得湖南，只得退入廣東，助北伐軍討伐陳炯明。朱培德、李烈鈞、許崇智等退到邊境，大家商議道：「我軍一齊撤退，北軍乘勢進逼，則腹背受敵，必難取勝。何況我們餉械的接濟，已經斷絕，勢不能持久，不如留一部分軍隊，堅守贛南，分一部分軍力去討伐陳逆，方有救應。大家便決定先由朱培德、許崇智、黃大偉等部南下，其餘暫留贛南，防北軍追擊。許崇智的部隊擔任中路，進攻仁化，黃大偉擔任東路，進攻始興，朱培德擔任西路，進攻樂昌，雙方劇戰多日，互有勝負。李烈鈞這時正在防守贛州，也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劇戰。李烈鈞雖是智勇兼備的軍事家，無奈人數既少，又是久戰的疲卒，餉械又無處籌劃，因此抵抗了半個多月，已是大不容易，便支持不住，被北軍奪了贛州。」

却好這日聽說許崇智等的軍隊，也吃了敗仗。南雄、始興等處，都被陳炯明占領，許崇智等殘部，陸續由閩邊退去，知道已不能退到韶關一帶，便分向湖南、廣東交界的地方退却了。韶關那面，許崇智、黃大偉兩部軍隊，戰敗退往閩邊，朱培德、陳嘉祐等部，還在仁化、樂昌一帶劇戰，無如子彈缺乏，只得也同時退却。朱培德退向廣西邊境，陳嘉祐仍回湖南去了。所有北伐部隊，到此總算已完全失敗。大書特書，所以直誅陳氏之罪也。

這消息傳到廣州，中山還不肯深信，程潛、居正等都請中山辭粵，中山不從道：「這種戰報，都出之敵方，豈可盡信？萬一前方並未失敗，而我先離廣州，又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之將士？」苦心孤詣。如此者已非一日，到了八月九日那天，各處敗耗，方才證實，中山當即召集各艦艦長，開軍事會議，決定大計。各艦長齊聲道：「贛南既已失陷，南雄又復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事決難順利。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不如暫時到上海去，慢慢的再圖討伐叛逆之計，較為妥當。」中山深知在此無益，便決定離粵赴滬，一面又通告各國領事，說明總統即日離粵的事情，一

面又叫人向商輪公司，預定輪位。幕僚一齊諫止道：「總統一身，關係民國存亡，何可行此冒險之事？萬一叛軍有什麼陰謀，豈不危險？」中山侃然道：「我本中華民國之總統，一切當示人以公正偉大，仍是不肯言逃之意，讀之令人起敬。豈可鬼鬼祟祟，學末路政客，失敗軍閥的樣子，祕密動身嗎？」是能見到大處，非專以大言欺人者比。幕僚再三婉諫，總未得中山許可。

衆人正在爲難，恰好英領事託人回報說：「孫總統如果決意離粵，我可派礮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香港，不必另搭商輪。而且明天還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香港往上海，如孫總統往上海，請於下午三點鐘趁摩漢礮艦到香港，我可以電知香港預備輪位。」衆幕僚聽了，都大喜道：「難得英領事盛意，總統不可辜負了他。」中山沉吟未答，那回報的人道：「英領事此舉，非常誠意，總統無論在邦交上着想，或友誼上着想，都不可辜負他。」中山方才應諾，到了下午三時，帶了幕僚，登摩漢艦離開廣州，艦隊的善後事宜，委託秘書林直勉和參軍李章達兩人代爲辦理，並發恩餉一月，以獎勵官長士兵忠勇勤勞的功績。

到了四點鐘，摩漢號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中山在船上向衆人說道：「想不到我們今日竟得脫險，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我們身上，萬萬不可輕棄，負了初心。」讀之令人起敬，還令人下淚。林樹巍道：「總統忠於爲國，對於世界政治情形，觀察得尤其透澈，不知道中國究要怎樣才能富強，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山素來是沉默莊嚴的，此日却和往日不同，議論風生，很有悲歌慷慨的樣子，當時便回答道：「中國要求自由平等，脫離列強的壓迫，除却革命而外，自然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大聲疾呼。至如聯省自治之說，不過是軍閥割據的一種變相，萬萬不可實行，而且是決不能實行的。張俠夫道：「美利堅德意志不都是聯邦制嗎？爲什麼在他們行之，便可以致富強，在中國便不能實行呢？」中山道：「你們可謂知一不知二。美德各國本來沒有軍閥割據的事實，而且他們的領土較小，不能單獨存在，所以可行，至於中國，不但土地比世界各國要大，就是人民也比各國爲多，假

便准許各省自治，則各省無論在財力兵力上以及其他，都可脫離中央而獨立。軍閥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決不能免，所以不如分縣自治，較為妥當。因為縣的範圍有限，一鄉一縣的事情，人民容易見到，該興該革的地方，亦容易實行，可以不至如省自治制的大而無當也。」

主聯省自治者，未嘗不言之成理，惜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耳。

張俠夫道：「總

統偉論，我們都明白了。但此是內政問題，若就外交而論，又當聯絡那一國呢？」
中山道：「這也未可執一而論，須看他們的情形。」
衆人齊聲道：「請總統不妨把各國的情形解釋給我們聽聽，看中國該學那一國，該聯絡那一國？」
中山道：「美國人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國尊重主權，又尚道義，英國外交則專重利害，不過他的主張，中正不偏，又能識別是非，主持公理，所以對外態度，總不失其大國之風。現在我國的外交，該學英國公正的態度，美國遠大的規權，法國愛國的精神。」

即尊重主權，蓋尊重本國之主權，即愛國之表現也。

以立我們民國千百年永久之大計。至於

在國際地位上言之，和我們中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的，却只有德國。可惜我國人不明白他的真相，因他大戰失敗，便以為不足齒列，不知道他們的人才學問，都可以資助我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所以此後我國的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然應當注重，不過對於歐亞大陸的俄德兩國，更不能不特別留意，不可盲從他國，反被別人利用咧。」

今日之外交家，應以此語為針言。

衆人聽了，都各欣然。彼此往復討論，直到後半夜兩點鐘，方才各自就寢。

天明六點鐘，摩漢艦已到香港，香港政府即時派人來照料搬過俄國皇后郵船。到了正午十二時，郵船開行。次日，又接到廣州英領事的無線電，報告白鵝潭海軍和保護人員離粵赴港的情形。中山覆電感謝。一行人在郵船住了五天，無非討論些國家世界的事情，和談論廣州的事變而已。到了八月十四日上午，郵船開到上海，中山在吳淞口登陸。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在岸上歡迎的足有好幾千人，中山聽說他們在風雨中已等候了好幾日，是難得十分感謝。落了寓所後，在下半天便召集中華革命黨的同鄉，討論國會和時局問題。第二天便發表了一

個護法宣言。這宣言的稿子，是中山在郵船上決定的。原文道：

六年以來，國內戰爭，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隳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鬪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就職以來，激勵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一統。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攜，以謀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燬於礮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僅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砲壘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迺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死傷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才，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變以來，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託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肺肝如見。按當日事實，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槍擊不已，繼以發砲，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煨燼，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

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何，可證其欲蓋彌彰已。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即以事實言之，文於去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凶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至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慌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即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督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孟賊。凡有血氣，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

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使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其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舉步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鑒之。

此項宣言發表以後，南北人民，才曉然於廣東兵變之內幕，都痛恨陳炯明，斥爲國家之賊，社會之蠹，而對於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却益發深切堅固，認他宣言的方略爲救國惟一之良藥，即認定先生爲現代惟一救世主者。曾幾何時，叛逆者終爲世棄，而先生革命大業，不久即告成功。可見民心向背的關係匪輕。我人論史至此，惟有引用尙書「作僞作德，勞逸拙休」兩語，爲嘆感奮勵資料罷了。正是：

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何苦爲小人。

南方兵變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時北方也有幾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民國以來，戰爭靡已，雞蟲得失，蝸角紛持，主事者認爲大事，旁觀者久已齒冷。寢至彈雨槍林，都成司空見慣，有識者且置爲無足許論之問題。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確當之教訓者，則民心向背，可爲勝敗之標準，歷試皆驗，無一或爽。故以廣東事變而論，自陳氏背叛，而國人對於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堅，即爲革命事業生色不少。是陳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適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雖能逞志一朝，結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陳氏所爲，不基然與不基然與？嗟夫！彼野心軍閥，可以悟矣。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楊師戰敗 興大獄羅氏蒙嫌

却說民國十一年，除却北方的奉直大戰，和南方的陳炯明叛變以外，四川也正在槍林彈雨之中。逐回寫來，令人目迷神眩，得此繩束，精神百倍。這時四川督軍兼省長劉湘，已經通電辭職，所有軍民政務，交由他部下王陵基向楚成兩人代拆代行。至於他所以辭職的緣因，大概是由劉成勳逼迫之故。此時四川有實力的軍閥，除劉湘以外，還有川軍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第二軍軍長楊森，第三軍軍長劉成勳，都勢力很強，而尤以劉成勳的實力最為雄厚。如鄧錫侯、賴心輝、田頌堯、劉斌等都聽他指揮的。在今年七月初，楊森與但懋辛，又因防地衝突，發生意見。楊森自恃勢力較強，竟率兵進迫忠州。忠州原是但懋辛的防地，見楊森大軍臨境，少不得派兵迎敵。無奈楊森兵多械精，但懋辛如何抵敵得住？只支持了一天，便敗退梁山。那梁山是一個小縣，在忠州的西北地，當羣山之中，形勢向屬險要。但懋辛退到梁山，當時便召集部下，開緊急軍事會議，商議應付之策。部下軍官齊聲道：「梁山地勢險要，進攻不易，我們願竭死力應戰。」但懋辛道：「現在我軍兵少械缺，餉彈不繼，決難持久，不如暫退綏定，一面電成都代表聯絡劉成勳，協同對楊，方能計出萬全。如其困守梁山，再打一敗仗，那就不可收拾了。」部下各軍官聽得有理，便立即開拔，退到綏定，一面電知成都代表，向劉成勳接洽一切。

劉成勳本來也怕楊森勢力日漸澎湃，很想驅除他，離開四川，無奈一時沒有機會，只得隱忍。這時聽說楊但開戰，第一軍戰敗，立刻召集賴心輝、鄧錫侯一班人，商議道：「楊森若戰敗，但懋辛又得了忠州、萬縣等地方，勢力益強，將來難免侵略我們，不如乘此時機幫助但懋辛，攻擊重慶、瀘州，使他首尾不能救應，一則使但懋辛感激，此後可以收為我用，二則可以乘勢佔領重慶、瀘州等地，也可多一籌餉之地。」軍閥等地以戰之目的，不過如此而已，彼輩豈能

知大義哉？三則去了腹心之患。一衆人一致贊成，正待發電討楊，恰好但懋辛的代表前來，接洽請救。劉成勳大喜，虛已接納，十分優待。當由一三兩軍，共推劉成勳爲川軍總司令，討伐楊森。劉成勳即日就職，分派鄧錫侯、賴心輝、田頌堯、劉斌各軍，往攻重慶、瀘州各地，一面電知但懋辛。

此時但懋辛已退到遂寧，得到這個消息，便南下進攻瀘州。楊森聽說劉、但聯軍來戰，不敢輕敵，在永川、瀘州等處，嚴密防守。但懋辛一則報仇心切，二則得了劉成勳所助餉彈，軍勢頓壯，三則楊森兵力已分，反成了此衆彼寡，因此激戰了幾次，楊軍節節敗退，竟被但軍佔了瀘州。楊森便集中兵力，在永川、璧山一方面，并力攻擊劉成勳的軍隊。劉軍方面的前敵總指揮鄧錫侯，是第三軍中最善戰鬪的師長，本不難一鼓擊敗楊森，却因楊森把所有的兵力，大部都在這裏，拚命的抵禦，所以激戰了幾次，都不曾得手。

鄧錫侯焦躁，思得一計，自己向璧山敵陣，猛撲了兩次，卻急忙退守銅梁去了。楊森只道他要渡嘉陵江，取包抄的戰略，便分兵防守這一面。隔日果然探報第一軍渡江的很多，楊森急忙把璧山的兵力，調到青水關一方面，卻把永川方面的軍隊，退到來鳳驛，把戰線縮短，以便救應璧山。不料第三軍渡嘉陵江的，不過一部分，大部還在全德場，得了調救青水關、麻柳坪一帶的消息，便乘勝襲擊。楊軍防守人少，又不曾豫備，支持不住，立刻潰退。等來鳳驛的救兵來時，鄧侯早已佔了璧山。

在永川一方面的第三軍，是賴心輝所部的隊伍，得了鄧錫侯的約會，也乘勢猛攻。楊森這時，先得了璧山不守的消息，此時又得了這方面的報告，便又傳令來鳳驛的軍隊，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應。

但懋辛自得了瀘州後，隨即進兵佔領合江、江津、綦江等處，這時又下了南川，正待向涪州進攻。楊森恐怕後路有失，急忙分兵去救涪州。重慶方面的兵力，愈加薄弱，鄧錫侯、賴心輝等乘勢猛攻，楊森大敗，退守忠州，連防守涪州的軍隊，也受了影響，連夜退到石柱去了。鄧錫侯等得了重慶以後，立即領兵追擊，探報田頌堯克了大竹、劉

斌攻克東鄉，前進更猛。楊森見忠州已在包圍之中，知道難守，便又放棄陣地，退守萬縣。但懋辛得了石碛，並不休息，立刻前進，在塗井渡江，進撲萬縣。一二兩軍，又在懷渡開火。一方是累敗之卒，一方仗戰勝之威，只支持了半天。二軍楊森所部，便大敗而退。但懋辛乘勢進攻，佔了萬縣。第三軍的大隊，也陸續到來，休息了幾天，又繼續前進。和楊森的軍隊在廟基灘開火。楊森此時已存背城借一之心，所以勉勵部下，努力死戰，絕不退却。雙方激戰了幾夜，終究衆寡勢異，漸漸抵當不住。一三兩軍乘勢猛撲，楊森頓時大敗，士兵紛紛潰散。一部退至湖北施南一帶，楊森自己逃到宜昌，向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要求收編。孫傳芳不敢專擅，電詢吳佩孚的意見。吳佩孚正因勝了奉天，陳炯明又逼走了中山，在那裏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吳佩孚武力統一的迷夢，確由此時起。得了這消息，自然極願收留楊森，爲自己將來武力取川的嚮導，所以立刻電令孫傳芳收編，不願改編的，資遣回籍。孫傳芳準此辦理，共得了一混成旅之衆。吳佩孚仍令駐防鄂邊，聽長江上游總司令節制調遣。

劉成勳但懋辛鄧錫侯等自逐出楊森以後，便組織了一個省憲會議籌備會，自己擔任籌備員，進行四川自治省憲事宜，以便永久割據。凡贊成或提倡聯治者，除却希圖軍閥餘瀝之政客而外，皆軍閥之存此心理者也。然川鄂邊境一面，因

追擊楊軍之故，時時有與鄂軍開火之慮，所以形勢也非常嚴重。後來經孫傳芳和劉成勳各派代表，議定了三條和約：一、川鄂軍同時撤退，兩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即恢復。三、川鄂聯防條件，繼續有效。方才雙方撤兵，言歸於好。吳佩孚自收了楊森之後，教他積極訓練士兵，一面又替他補充軍械，以備再舉。民國以來的失敗軍閥，只要有一成

一旅的餘衆，不上幾時，便又恢復勢力，再成軍閥。

因此兵額雖少，力量倒還充實。吳佩孚自是歡喜。不過此時北方又有直奉

備戰的消息，人心非常恐慌。幸喜鮑貴卿竭力調和，又經奉直當局通電否認，人心方安。想不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直奉戰爭的謠言方息，北京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却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大總統黎元洪正在批閱文件，忽有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說有緊要機密事要見。黎元洪很是驚訝，即

命請見。吳景濂見了黎元洪，走上前一步，悄悄的說道：「有一件機密事兒，和總統接洽。」黎元洪詰問什麼事？吳景濂道：「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納賄情事，請總統即下手諭，命步軍統領捕送地方檢察廳訊辦，以維官紀。這是衆議院的公函，這件事情，完全由景濂等負舉發之責。」黎元洪接過公函，看了一遍，不覺勃然大怒。黎氏本稱廉潔，對於官吏受賄，自應震怒，但此事却不免又受人利用了。立刻下了一個手諭，給步軍統領，着將羅文幹逮交法廷訊辦。步兵統領得了這個緊急手諭，當然不敢怠慢，立派排長王得貴，帶領全排士兵，武裝實彈的趕到羅文幹的公館裏，把士兵四散埋伏，了自己只帶了兩個人上去，叫開了大門，只推說有要緊事要親見總長，問總長可在家？門上不明就裏，便老實告訴了他。王得貴更不說什麼，竟衝將進去。門上攔不住，只得也跟了進來。

羅文幹這時正抱着他的愛妾，在那裏沉醉於好夢之中。忽聽得房門外有人叫喚，不覺驚醒，怒道：「什麼人，這時候還有什麼事？」王得貴道：「總長果然在家，我們奉了大總統和統領的緊要命令，特來請總長去商議要事。」羅文幹怒道：「這早晚還有什麼事？你去回復總統，說我明天早晨再來商議罷。」王得貴道：「這不行！統領說過，今天非請總長一到不行。」羅文幹更怒道：「什麼話？我不去，他待怎樣？」他的愛妾這時已被他驚醒，見羅文幹發怒，忙勸道：「人家這樣要緊來請你，定有了不得的急事，你不去，豈不誤了事啦？」羅文幹聞着美人口中一絲絲的香氣，吹到鼻孔中來，不覺酥了半邊，立刻很溫柔的笑道：「一時生氣，却把你驚醒了，這又是誰的不是啦？」他那愛妾也斜着眼道：「別胡說啦，還不起來，別誤了國家的緊要事呢！」羅文幹被催不過，只得勉強穿着衣下牀，開出門來，只見房門口立着三個軍人，和自己一個門房，不覺又發怒，罵那門房道：「什麼人，也不問個明白，也不先來請示，就胡裏胡塗的帶進來。」門上應了幾個是道：「小的和他說過，再三攔他不住咧。」羅文幹又很生氣的看着王得貴道：「你說有什麼事？」王得貴行了一個軍禮道：「統領教咱來請總長即刻過去。」羅文幹道：「什麼事？這樣要緊，你回去說，夜深了，有什麼事，請你們統領明天到部裏來找我罷。」王得貴道：「這不行，我

們統領奉了大總統的命令，說非請到總長不可。」羅文幹又怒又奇的說道：「什麼話！非去不可！你們統領奉了大總統的命令，干我甚麼？我又不奉到大總統什麼命令，非去不可，這不是笑話嗎？」王得貴道：「回總長的話，大總統的命令，就是教總長非去不可的。」羅文幹道：「我不懂你的話你說……」羅文幹說到你說兩個字，便沉沉着，看着王得貴，等王得貴回話。王得貴知道不和他說個明白，他是不肯去的，便掏出一張公文來道：「請總長聽這一張公文，就知道了。」羅文幹拿着公文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道：「奉大總統手諭，准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函開：『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納賄情事，請求諭飭步兵統領，捕送地方檢察廳訊辦。』等由，准此，仰該統領即便遵照，將該總長捕送京師地方檢察廳拘押，聽候訊辦。此諭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該排長即便前往將羅文幹一名拘捕前來，聽候函送檢察廳訊辦，切切毋延。此令。」羅文幹看完，方才恍然大悟，一好好！原來有這麼一樁事，好好！我就和你同走。」說着，便叫人備汽車，和王得貴一同到了步軍統領衙門裏，步軍統領連夜就備文把他送到地方檢察廳裏去。還有一位財政部的庫藏司長黃體濂，同時也被捕送檢察廳。

第二天，國務總理王寵惠，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孫丹林，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得了這個消息，真是物傷其類，彼此備位閣員，却無端被總統捕去了一個，如何不憤怒着急？立刻相互打電話，商議了一回，便開了一個府院聯席會議，在會議席上，先請黎總統宣布經過事實。黎總統把事情說過後，高恩洪首先起立說道：「這件事實是總統違法，無論總長犯了什麼罪，除却司法機關以外，總統怎麼可以叫步軍統領捕人？此卻是據理而言。何況現行的是責任內閣制，假使大總統隨意可以捕人，我們這閣員還幹得了嗎？」高恩洪坐下以後，孫丹林、顧維鈞等也先後立起來發言，責備黎元洪以爲總統違法。黎總統原是個忠厚長者，被他們羣起而攻的責備起來，竟一句也不會分辨。張紹曾看不過意，便立起來排解道：「事情已經過去，這時說

也無益，不如大家討論一個補救的辦法罷！」高恩洪道：「怎樣補救？我們內閣總辭職就完了。」顧維鈞道：「現在也沒別的法兒，吳張既爲告密，當然該負責任，只請總統下一個命令，叫法庭依法辦理，實則嚴懲，虛則反坐，看他們敢不敢擔當？」衆皆贊成。當下便照此意擬了一個命令，請黎總統蓋印發表。

聯席會議剛散，這消息已給吳景濂、張伯烈知道，連忙又趕到公府裏來，阻止黎總統蓋印。黎總統這時已弄得全無主見，聽了這面好聽了那面也好。吳張如此說，便把命令擱下不發表了。這件事別的不打緊，却觸怒了一位太歲爺吳佩孚將軍，立刻拍電痛斥黎總統違法。張紹曾先提出辭職，王寵惠、顧維鈞、孫丹、林湯爾和李鼎新、高恩洪等雖不辭職，却拍了一個通電，大略道：

總統違法拘捕閣員，十九日府院聯席會議所擬命令，又因議員包圍總統，不令蓋印，責任內閣制完全破壞，待羅案解決，卽全體辭職，以謝國民。

羅文幹在獄中，也呈請總統，將吳景濂告密案，下令交法庭辦理。黎總統對於別的，到不甚注意，只有吳太歲爺這一電，却有些受不住。隔了一天，便派孫寶琦、汪大燮、黃開文、蔭昌四位大老親到地方檢察廳裏，把這位羅長從獄裏迎接到公府禮官處居住。想不到這位太歲爺的恩主曹錕，偏似和這位太歲故意爲難似的，反而發了一個電報，列舉羅文幹五罪，請中央組織特別法庭，或移轉審訊，澈底根究。還有如王承斌、齊燮元、熊炳琦、馬福祥、盧永祥等，也紛紛響應，發電攻擊羅氏。黎總統有了這位曹老帥撐腰，膽氣陡壯，立刻發了一個電報，指斥吳氏、吳佩孚見恩主曹老帥和許多督軍的電報，都和自己的電報意思相反，正在懊悔事情做得太鹵莽，偏又來了大總統斥的電報，此時無可如何，只得又發電聲明擁護總統，服從曹帥，對羅案不再置喙。所有太歲爺的威風，此時真減削了不知多少。此等地方，我却認老吳還算一個忠厚人。

黎元洪對於這件案子的真相，也曾發電聲明，並且反對組織特別法庭，又因曹錕和各督，盡皆攻擊羅氏，料

道羅氏強不到那裏去，便又送到獄裏去，教這位赫赫的總長，重去嘗嘗牢獄風味。王寵惠顧維鈞孫丹林李鼎新湯爾和高恩洪等人，便一齊提出辭職，並通電聲明：「各方舉動，不由正規，無力維持，即行辭職，不到部院，惟羅案倘有牽涉之處，仍當束身待訊，決不游移。」黎元洪接了這個辭呈，當即批准，並即特任汪大燮爲國務總理，王正廷爲外交，高凌霨爲內務，汪大燮又兼財政，張紹曾爲陸軍，李鼎新爲海軍，許世英爲司法，彭允彝爲教育，李根源署農商，高恩洪署交通，這件內閣的風潮，總算過去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却說羅文幹下獄以後，到了十二月十一日，經檢察廳宣告羅文幹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方才和黃體濂一同出獄。無奈這件事又引起了議員方面的反對。此時的黎總統真叫做四面楚歌，雙方爲難。此時的內閣總理汪大燮，已因軍閥政客的反對而辭職，黎總統另任張紹曾爲總理，施肇基爲外交，高凌霨爲內務，劉恩源長財政，張紹曾兼陸軍，李鼎新長海軍，王正廷長司法，彭允彝長教育，李根源長農商，吳毓麟長交通。一國的內閣總長，廢置如奕棋，國事安得不壞。這幾位新總長，因恐怕國會投同意票時，遭了否決，竭力拉攏討好，免不得又詢國會的意見，由彭允彝在閣議中提出議決，將羅文幹再交法庭審訊，因此又激起了一次大學潮。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言彭允彝干涉司法，差與爲伍，辭職出京，北京於是發生了一個留蔡驅彭的運動，整整鬧了兩個月，正是

國家之敗由官邪，政以賄成世乃亂。

這次學潮結束的時候，孫中山已回廣東，詳細情形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之離合，大率以利害爲斷，利害相同則仇讎亦合，利害衝突則夙好亦離，劉成勳之助但懋辛，特以楊之力足爲已敵也，使但強而楊弱，則楊可以不走，然則禍福相倚，盛衰相伏之理，豈虛言哉？

第一百四十四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鏖兵

卻說廣東自孫中山先生赴上海後，陳炯明便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在白雲山總指揮處開了一個軍事會議。葉舉、洪兆麟、尹驥和新近歸附的林虎等都以籌餉爲言。陳炯明因請接近銀行界的陳席儒擔任廣東省長之職。到了第二個月，自己也恢復了粵軍總司令的名稱，以葉舉兼參謀長。此時李烈鈞已拋棄軍事，遶道長沙，赴上海養病。陳嘉祐部在湖南已被宋鶴庚部改編，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部在福建。聯絡王永泉、徐樹錚、臧致平等圖攻李厚基。李明揚、朱培德、賴世璜等部經湖南退入廣西。梁鴻楷部降了陳炯明。至於廣西那面的情形，也很複雜。劉鎮寰既通電就廣西各軍總司令職，而廣西自治軍韓彩鳳據柳州，梁華堂據桂林，陸福祥在桂邊，都和劉氏不相統屬。陸榮廷又在龍州，就廣西邊防督辦職。沈鴻英也在贛南發出通電，班師回桂。這時西南的情形，真可謂亂得一團糟了。兩廣此時情形，真紊若亂絲，更過漢末羣雄割據時候。

卻說滇軍朱培德、贛軍李明揚、賴世璜等，自從江西退到湖南，湖南邊防，頓時十分喫緊。趙恆惕派人敦勸朱培德等明知久留湖南，也屬非計，故於九月中，又退入廣西，占領全縣，向桂林進展。在桂林的梁華堂，得了這個消息，一面布置防線，一面聯絡柳州韓彩鳳，協力抵抗。韓彩鳳自從驅逐盧燾，占領柳州後，勢力大張，得了梁華堂的聯絡，更覺氣勢十倍，以爲朱賴屢敗之軍，不足以當一擊，所以不甚經意。梁華堂等候韓彩鳳的救兵不到，祇得獨力抵禦。只一仗，便大敗而退，把一座桂林城，輕輕送給朱賴了。

恰好這時沈鴻英也班師回桂，假道湖南邊境，到了桂林附近，講起沈鴻英軍原和北軍合作，抵抗北伐軍的。這時因岑春煊蟄伏滬濱，願和中山先生聯絡，所以冤家變爲親家，不但彼此合作起來，而且還加入了一個張開

儒，彼此又暫時決定，先由沈鴻英向西南柳州進展，掃除韓彩鳳。那韓彩鳳見滇贛軍占了桂林，重新又來了一個沈鴻英，纔覺有些恐懼，不等兵臨城下，先自在雒容布防嚴守。沈鴻英的前隊到了雒容，雙方開火，因後隊尚未趕到，人數很少，抵抗不住，傳令後退。韓彩鳳以為沈軍如此不經戰，何足畏懼，便乘勢輕進。不料沈鴻英大隊到來，奮勇反攻，韓彩鳳不過是些烏合的民軍，如何抵禦，當即大敗而走，退回柳州。沈鴻英派師長何才傑追擊，又奪了柳州。

韓彩鳳失了根據地，真個弄得無路可奔，祇得以唇亡齒寒之說，向陸福祥告急。陸福祥知道韓彩鳳失敗後，自己也決不能免，不如先發制人，所以並不遲疑，立刻派兵和韓彩鳳合軍，復奪柳州。沈鴻英急忙帶隊來救，已是不及，祇得又退守雒容。韓彩鳳乘勝進攻雒容，何才傑接住劇戰。沈鴻英早悄悄帶了一團多人繞到韓彩鳳陣後，兩面夾攻，韓軍又大敗而退。沈鴻英乘勢前進，又占柳州。韓彩鳳退到鳳凰嶺，依險而守，一面向割據南甯的陸雲高求救。陸雲高見梁華堂、韓彩鳳等屢敗，恐怕自己也不免，急忙派隊馳救。倚仗人多，把沈軍驅出柳州，重新占領。不料沈鴻英的退却，本屬一種戰略，出城時，城裏早已埋伏了許多便衣兵士。韓彩鳳黑夜進城，如何知道，剛纔天色微明，沈鴻英已經反攻過來。韓彩鳳正待出城抵禦，忽然幾處火起，沈鴻英的便衣軍紛紛發作，和韓彩鳳的自治軍巷戰起來。韓彩鳳聽說沈鴻英的軍隊已經入城，只嚇得膽戰魂飛，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早走上了三十六策的最上策。不料剛到南門，便被沈軍的便衣隊捉住，韓軍無主，不戰自潰，紛紛繳械。沈鴻英入城，部下解到韓彩鳳。沈鴻英笑道：「他已全軍覆沒，不過一個常人而已，何必殺他。」當下便傳令釋放。韓彩鳳赧然感謝而去。沈鴻英沒一面布告安民，一而因陸福祥幫助韓氏，陸榮廷請撤懲陸福祥和林廷俊，否則限十日退出南甯。陸榮廷也沒

有圓滿答覆。此老末路，也着實可憐。

其時朱培德正在運動駐紮梧州的粵軍劉震寰，對廣州宣告獨立，討伐陳炯明，並宣言擁護孫中山先生，在

梧州粵軍中有一部分不願討陳的軍隊，連夜逃出梧州，退守封川口，以圖反攻。陳炯明得了這個消息，急忙派參謀長葉舉爲總指揮，帶領親信軍隊三十營，由肇慶向梧州反攻，真是兵精勢銳，十分了得。滇桂粵聯軍竭力抵抗，還覺支持不住。朱培德情知不可力敵，變更戰略，一方以攻爲守，一面請沈鴻英帶領所部，取道懷廣，去攻陳軍的側面。一方面設法運動陳部在後方的軍隊和海軍倒戈。那葉舉正在向梧州猛攻，忽報沈鴻英部攻擊四會，方才分兵去救。忽然又報後方梁鴻楷部已附聯軍，不覺大驚道：「梁鴻楷斷我們的後路，倘不急退，恐怕要求退而不可得了。」當下一面通知前軍，一面急忙退到三水防守。在前敵的各軍，得了撤退的命令，方想退時，後路早被沈鴻英、梁鴻楷等截斷，當下潰散的潰散，繳械的繳械，只賸得少數部隊，退往羅定等處了。葉舉退到三水以後，急忙調集北江援軍，折入河口，防阻滇桂聯軍的東下。無奈軍無鬪志，屢戰屢敗，省城震動，一時人心非常恐慌，各團體紛紛派代表謁見陳炯明，請陳下野。到了十二年一月十五那天，情勢更緊，部下都主張退保東江。陳炯明尚在猶豫未決，忽報海軍總司令溫樹德已和滇桂軍取一致行動，魏邦平也態度不明，知道事已無可挽回，只得長歎一聲道：「大勢至此，只好退保東江一切事情，由你們斟酌做去，我就徇了人民之請罷！」虧他老面皮當日便通電下野，領兵退出廣州，往守惠州根據地，一部分退往北方韶關一帶，以便和吳佩孚派往援閩師次江西的孫傳芳部隊聯絡。綜計六月十五通電，請孫中山下野，到十二年一月十五，陳炯明自己通電下野，整整不過七個月，距八月十五復回廣州，不過五個足月。真是何苦設陳氏能預知如此短促，當亦不復甘冒此叛變之名矣。作者於此，特地將他日子細算一番，調侃不少。陳部洪兆麟的軍隊，原屬湘軍，並非陳氏嫡系，這時見陳氏失敗，便在汕頭宣告獨立，歡迎孫中山許崇智回粵。陳氏叛變，洪兆麟最爲賣力，此時叛背陳氏，亦最起勁，此輩心目中固未嘗知有信義也。孫中山此時尚在上海，許崇智則在福州，他從韶關戰敗後，便和黃大偉、李福林等退入福建，因福建督軍李厚基禍國害民，致電聲討，恰好這時徐樹錚到閩，暗地運動李厚基部的旅長王永泉和許崇智聯絡，反對李厚基，並通告設立建國軍制置府，限李厚基於二十四

小時內退出福州。李厚基見了這個電報，勃然大怒，即刻率領親信部隊，到水口來和王永泉決戰。雙方支持了幾天，未見勝負。許崇智探得福州空虛，便派黃大偉和李福林，連夜前往襲取福州。既無守備，自難抵禦，因此黃李兩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得了福州。李厚基聽說福州已陷，無心作戰，王永泉乘勢進攻，李軍抵抗不住，立刻潰散。李厚基急忙逃入日本藉的台灣銀行，第二天又逃入中國軍艦。海軍中人對李厚基原無好感，當時便把他監視起來了。他還有留下的親信軍隊，史廷黈部，想復奪福州，再去聲討王永泉，不想也敵不過黃李部隊，一仗便大敗而退，也被海軍陸戰隊截留遣散。

許崇智與徐樹錚王永泉進了福州，便商量建設計劃，徐樹錚毫不客氣，何必客氣。決定依照自己所著的建國真詮，設官分職，以制置府名義，任王永泉為福建總撫，統轄軍民兩政。這些消息傳入陳炯明和北京政府當局的耳朵裏，盡皆耽心。此時陳炯明虎踞廣州，正是全盛時代，立刻便派洪兆麟為援閩總司令，尹驥為總指揮，率部討伐許崇智。洪兆麟雖則接受此項命令，但到了汕頭，便不肯前進，所以此路軍隊和許崇智並未接觸。北京政府所患的，卻不在許而在徐，所以也派江西的常德盛師為援閩總司令，入閩討伐徐樹錚。常德盛進兵以後，又派李厚基為福建討逆總司令，薩鎮冰為副司令，高全忠為閩軍總指揮。薩鎮冰原屬海軍中人物，得北京政府的好處，便竭力為李厚基想法，因此李厚基得脫離海軍監視，赴南京求援。

許崇智等在福州得了這個消息，便開會討論。李福林道：「孫總統昨天電任我們為東路討賊軍一二三路司令，並說前福建第二師長臧致平已經回到廈門，一定有所活動，南路可以無憂。常德盛未必肯死戰，我們只派隊堵截，也不必十分擔憂。至於高全忠並無大不了的實力，也不足慮。我們現在要留意的，只有海軍一方面罷。」許崇智等都稱是，便決定防守西北路，一面向海軍疏通，教他們不要幫助北京政府，至少的限度，要守中立。一面向通電，就東路討賊軍司令職。

許崇智部許濟奉了許崇智的命令，在杉關防守，常德盛的軍隊到了杉關，許濟不戰而退。常德盛兵佔了杉關，又向光澤進展。許濟接住，稍許抵抗了一回，便退守邵武。常德盛覺得非常奇怪，反而不敢輕進，竟在光澤逗留，改攻勢爲守勢了。許濟得了這消息，立刻電報許崇智，許崇智大笑，和黃大偉又商量了一條密計，只過了兩日，黃大偉便領着原部，投西北路上去了。

一日，忽然徐樹錚來訪，二人談了一回軍情，忽然說起制置府的事情。許崇智道：「制置府的存廢，現在並無問題，只有統撫閩人却非常反對，還是設法改變的好。」徐樹錚默然半晌，方道：「我改任王永泉爲總司令，林森爲省長，軍民分治如何？」許崇智道：「這也是救急之法，不妨如此決定。」次日，徐樹錚果然下令裁撤總撫，改任王永泉爲福建總司令，林森爲省長。王永泉初時還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後來聽說是許崇智的意思，十分不悅。王永泉之反對許崇智，蓋種因於此。對徐樹錚的態度，也漸不如前。徐樹錚見機，於十一月二日，離開福州去了。許崇智和王永泉，却仍似往日一般共事。

其時李厚基在南京得了齊燮元的幫助，攜着巨款，到廈門和高全忠商量，要想反攻福州。誰料臧致平的舊部，已經接洽妥當，在夜間一齊發動，圍攻高全忠。高全忠大敗，和李厚基一齊逃到鼓浪嶼去了。常德盛部此時已佔領邵武，聽了這個消息，一面又探報黃大偉已領兵到泰寧，將繞攻後路，便不戰而退，竟連杉關也完全放棄。許濟即跟蹤前進，收復了杉關。吳佩孚聽說援閩各軍屢敗，十分震怒，又令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爲援閩總司令，移兵入閩，一面又令駐紮江西的周蔭人爲總指揮。周蔭人奉令，便帶領一混成旅軍隊，開入邵武。孫傳芳也運兵由武穴入贛，轉入福建，準備廝殺。不料孫傳芳軍隊，到得福建時，許崇智已由孫中山任命爲廣東總司令，拔隊回粵。王永泉本已與許崇智不和，當時便聯絡薩鎮冰、劉冠雄等，電致中央，聲明擁護。孫傳芳得了這報告，也電呈中央，和曹吳請示。吳佩孚知道他的意思，當即電請中央下令道：

迭據薩鎮冰劉冠雄電呈及臧致平王永泉一再來電，詳述前此不得已之情形，及擁護中央之赤忱，所有前此討逆軍總副司令名義，應即撤消，其援閩軍隊，着即停止進行。所有閩境主客各軍善後事宜，即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妥為協商辦理。總期彼此相安，毋再發生枝節，以重民生。此令。

除這一個命令以外，還有三道明令，同日頒布。一道是令李厚基來京，另候任用；一道是裁撤福建督軍缺，一道是取消王永泉的通緝。比及孫傳芳的軍隊到了福州，北京政府又下了一大批命令，一是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楊希閔幫辦廣東軍務善後事宜，一是任命林虎為潮梅護軍使，兼任粵軍總指揮，一是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一是任命鍾景棠為廣東陸軍第二師師長，一是任命黃業興為廣東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王定華為廣東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一是任命溫樹德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一是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一是特派王永泉幫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任命臧致平為漳廈護軍使。孫傳芳等得了這命令，便通電就職。福建的事情，總算告了一個段落，暫且按下不提。

再說許崇智部不曾回到廣東之前，廣州各軍共同設立了一個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推魏邦平為主任，不料在海珠會議席上，朱培德因魏邦平前此曾經附和過陳炯明，言語之間，彼此發生衝突起來。滇桂軍恐怕他反動，索性將他扣留，一面將他所部陸軍第三師繳械遣散，以前附和過陳炯明的粵軍和劉震寰的部隊都離開廣州去了。沈鴻英把自己的部隊，也開到廣州城外，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回粵，主持善後，一面又電促許崇智急速回粵。許崇智率隊到了大埔，不知怎樣，和洪兆麟的軍隊，又發生衝突起來。洪兆麟不願和許氏發生戰禍，至危及自己的地位，傳令部下退讓。許崇智因此得通過饒平，到達潮州。這時尹驥的部隊駐紮汕頭，正想派隊堵截，忽又聽說商會已接到許崇智的電報，勒令供餉二十萬，不覺大怒，立刻派兵向許崇智進攻。因此許崇智軍不能直接回到廣州。正是：

海起風雲。

左解。

先生回粵主政，不但西南人民，喁喁望治，即全國人心，亦深盼北伐早成，以遂來蘇之願。不圖陳氏叛命，事業爲之停頓。孫先生亦不得已，蒙塵離粵，暫避凶鋒。數月之間，內亂復起，各派紛爭，甚且蔓延桂閩湘贛。將既倏離，條合各派亦忽戰忽和，而究其離合和戰之故，雖個中人且不能自解，遑論其他。要之害民傷財，折兵損爲不可掩之事實，誰爲禍首，貽此鞠凶，誠不能不深恨陳逆之狼子野心，禍延各地也。

俗通

